

第十三卷第一期

新年號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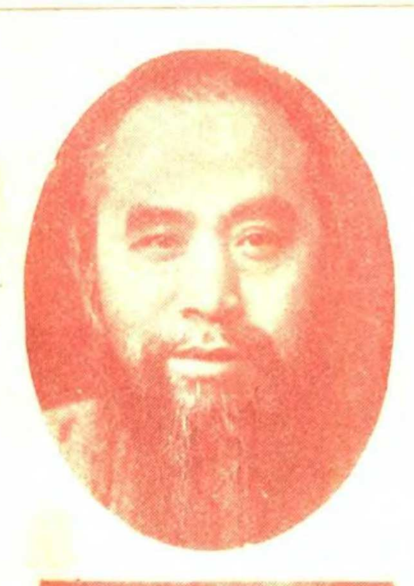
新歲中之中樞新陣容 其一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行政院長蔣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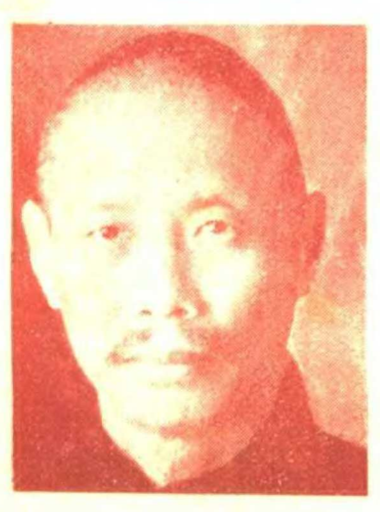
考試院長戴季陶



監察院長于右任



立法院長孫科



司法院長居正

新歲中樞之新陣容 其二



內政部長蔣作賓



軍政部長何應欽



海軍部長陳紹寬



實業部長吳鼎昌



財政部長孔祥熙



外交部長張羣



交通部長顧孟餘



鐵道部長張嘉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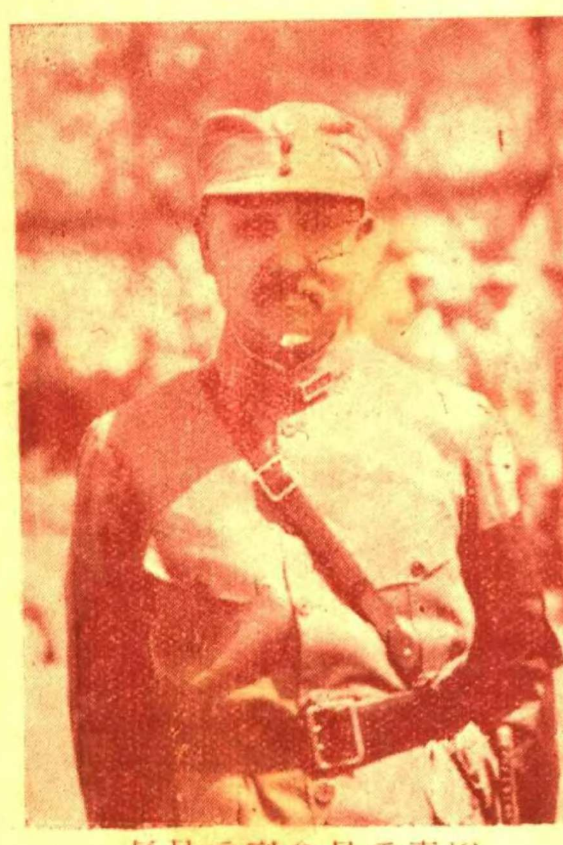


新歲中之中樞新陣容 其三

中央常委兼中政會主席 汪精衛



中央常委兼中常會主席
胡漢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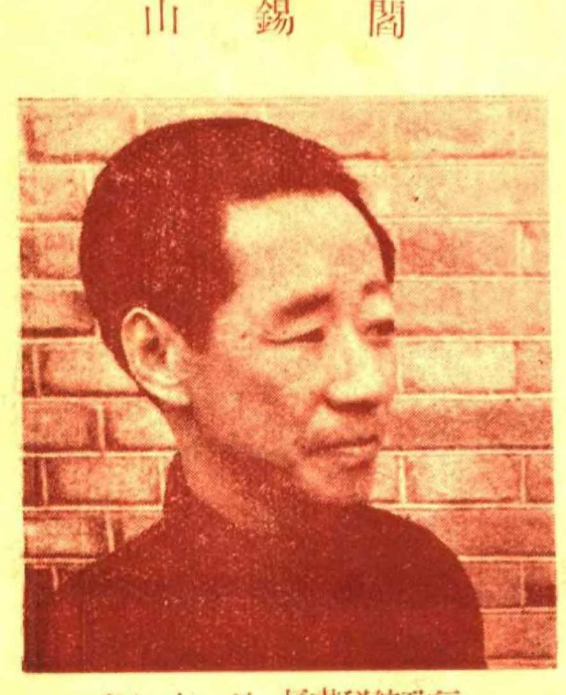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閻錫山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馮玉祥



參謀本部總長
程潛



行政院秘書長 翁文灝



實業部常務次長
周詒春



行政院政務處長 蔣廷黻

各都會學生請願之一斑



十二月十八日在南京國民政府門前集衆請願之學生。

十二月二十日滬市各校學生在市府前跪地請求之情形。





上海學生在市府前列隊請願。

北平學生二次示威大遊行，中華門前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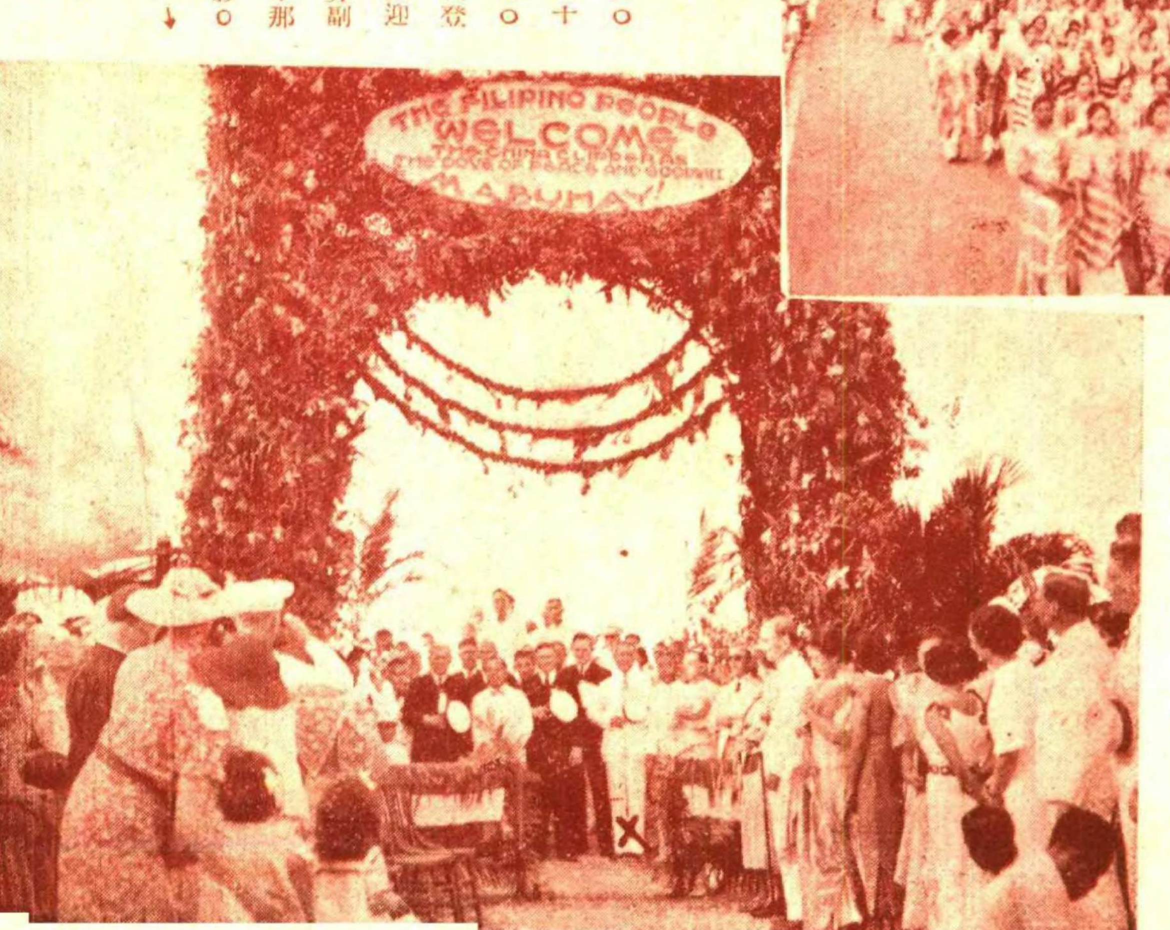
菲島歡迎橫太平洋郵機首次臨蒞盛況

「中國快機」號在海面將降落時之雄姿。→

汎美航空公司之橫太平洋郵航機「中國快機」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加州起飛，二十九日抵菲，圖爲該機在馬尼拉灣七號碼頭降落時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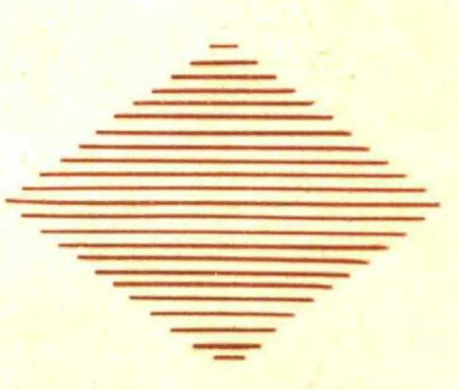
菲島婦女運動週第三日家事演講時聽衆之一部。←

美機抵菲日。歡迎羣衆在十五萬人以上。下爲駕駛員登陸後，在歡迎牌坊下與菲副總統奧斯米那（×）合影。↓



菲島婦女運動大遊行之領袖隊。參加者凡數萬人。↑

王爾三自馬尼拉寄





國聞週報新年號

第十三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卷頭之辭

記者

今天是中國走入解決國家運命的民國二十五年的開始，本社同人，謹於此第十三卷第一號第一頁，爲全國同胞，致賀歲之意，並說幾句肺腑之談。

從入今年起，中國人對於裏裏外外的一些問題，勢必要挺身去擔負，去解決，絲毫不能躲閃游疑了。國難演至如此，其總原因，還在自己。就是過去大家意見態度理解之未能一致。照現在說，中國人大概已覺悟無黨可分，無派可談了。散漫自私的中國社會，難得這機會，使大家感覺到國家與自己眞是有密切關聯；感覺到眞要亡國，要做亡國民，並且實證了亡國民的况味之不堪。這眞是値得感謝的。

今年的大事，第一還是在鍛錬自己，團結自己，充實自己。現在想想，過去中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藝上，作許多空爭，甚至箕豆相煎，這眞是愚極了。一切問題，在國家完整獨立這一大問題之前，都是次要的，是附屬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家看看這傾危之巢，還顧得講甚麼黨，甚麼派？

中國最近，確有些進步，此時的輿論，無形中有了一種歸趨，就是大家覺悟，必須要拚命救亡。現在的政治情形，不能說就符於輿論的期望，但大家若不斷的加以鞭策應當有前進的希望。中國今日的大需要，是要以輿論人心之力，陶冶

出來一個顛撲不破的中心，以此中心，動員全國的智力，作各種救亡的工作，在任何禍患之下，中心不破，工作不停。

至於我們具體的希望，第一仍是先解決自己的問題。現在國難這樣緊急，分割之禍，眼看到了三千年以來的中原，而國內自己還有戰事，這個重大矛盾，無論如何，要去克服他。我們以爲，如陝北，如川邊，就局部說，實際是民生問題，能救濟人民，就能恢復秩序。總之，無論如何，今年應當以努力消滅國內戰禍，爲內政上第一目標。

我們關於對日問題，也有些一貫的認識。簡單說：中日兩國民的關係，在某種條件下，是樂觀的。條件爲何？就是中國如能解決自己的矛盾，中國人如能團結工作，那麼最後是樂觀的。

入今年後之國際大局，也是到了最緊張與微妙的階段，這和中國的問題，息息相關，就世界的意義說，中國人在自己救亡建國的工作上，並沒有多少障礙，只要自己有出息，一定能達到成功的境地。

最後再重述一句，今年與中國，關係重大極了。國難的最高峯，興國的眞起點，大概都是今年之事！本社同人，願附於全國言論界之末，追隨全國同胞，略盡一點傳達或記載的職務，盼望多年愛讀諸君，仍然加以指導。末了，謹祝全國同胞，爲國服務，多多進步！

我們圖謀自存的途徑。我們擁有四萬萬以上的人口。除了幼年與老年不計外，所有身心健全的男女，當不下一萬四千萬，每個都是一個可能的克服逆勢遭遇的主人。現在的問題祇是如何能夠將每人的能力由可能的變爲實現的，由潛存的變顯明的，發揮的。一萬四千萬的男女如果自安於被動的地位，不肯運用他們做主人的資格，他們當然祇有忍受他們現在所受的或者比現在所受還要更惡劣的逆境。他們受苦祇好怪他們自己。如果這些男女都覺得自己應該並且能夠支配自己的運命，都要集會合起來以通力合作的努力來克服環境的困難，那末，何堅不摧，何敵不破。

這些上萬萬的人已經覺得應該，並且能夠如此的努力了麼？可惜他們至今還沒有達到能夠顯明的發揮自己能力的境界，雖然近年來比較以先已經較爲進步了。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不是能力不得發揮，反而是能力的徒然消耗，耗費能力的人大略可分爲三類。第一，有許多正當職務的人而不肯忠實的做他們的職務。有許多衣足飯飽的人而不肯做些有益社會，有利國家的事業。這一類人常具有充分的能力但完全將它耗費了。第二，有不可勝數的人，完全沒有事做，成爲失業階級。他們不特不能爲社會生產，爲社會服務，反而要依賴社會的扶助，他們不能養育自己與他們的家庭，需要社會的救濟。這類人可以說完全耗費了自己的精力，同時還成了社會的負擔。第三，有許多人以信仰的謬誤，眼光的短淺野心的懸妄，或生活的壓迫，日夜孜孜專耗費他們的精力在增強逆勢的遭遇。這類人的消耗至爲可慮。他們與前兩類不同，不僅僅消極的停止發揮能力，不僅僅沒出息的依賴旁人，乃是積極的戕賊自己的社會，殘害自己的同胞，不僅僅是單純的消耗，乃是對於整個民族生命的侵蝕。

這樣的消極的與破壞的耗費精力實在是今日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正確的統計，不知在這一萬四千萬的身心健全的男女中，有多少是無補於社會有害於民族的消耗他們的精力。我們祇能就日常的觀察，偶然的見聞，窺察一二，但就是極淺薄的考察已經使我們不得不吃驚精力消耗量之巨。失業者，溺職者，不勞而獲者，祇管享受者，立於反社會反民族的地位以肥己者，何止以萬計。這種消極的耗費，或者更壞的，破壞的力量，都使我們環境的逆勢更陷於莫可挽救的程度。

使這個嚴重問題益加嚴重的就是知識階級，富庶階級，中產階級的徒然消耗自己的精力與能力。人力的消耗可以說是任何階級通常的現象。在社會制度沒有完備之先，在社會發展沒有近於理想境界之先，人力的消耗大概是不免的。但

是最可憂慮的是社會的中堅分子成了消耗精力的主要階級。中國還沒有像西洋產業發達的國家那樣產出近代的中產階級。所以祇於那些有財產的有地位的，收入較高的，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們聊充作社會的中堅。他們的責任遠高於一切的人，因為他們的智慧，能力與地位都使他們的行為有遠大的影響於社會。因此之故，祇有這些中堅分子的努力，祇有他們將可能的精力與能力全用在有益於民族與社會的事業上，這個民族纔可以希望有可以克服它現在所遭遇的逆境之一日。至於那些『蚩蚩之氓』祇可以做生產的主要分子，在現狀下，還不能希望做主要的改變環境的主人。一個農人不耕田，農業生產量當然要減少，一個工人不織布，工業生產量當然要縮減，這固然是社會的損失。但是如果在位的，有資產的，有教育的徒然耗費自己的精力或竟用精力去摧殘自己的民族，這個影響遠超過失業廢職的損失，無可補救。這個民族，這個社會的滅亡必然可指日可待了。

對於這個嚴重問題的解決就是設法使全國人力合理化。合理化在近年已通行於各國的工商業界，它的原則就是汰除一切的耗費以達到最經濟的最高效率的生產或消售。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就是削減一切人力的耗費與破壞，使全國的人力都能最經濟的最高效率的維持民族的生存，促進民族的進步。中國的人力從它的可能性方面看來，實在是可以羨慕的。世上那一個國家有這樣大量的人力。如果這大量的人力完全向一個正大的目標發揮出來，會成就如何偉大的事業。以擁有上萬萬的人口的民族，而將它的精力完全放在消耗與破壞上，讓全民族飄流衰落，終至要斷送了它的生命，實在是奇聞，在理論上說不通，在事實上不能相信。

負合理化全國人力的責任最大的當然是政府。它可以照管全國的所有方面。假使中央與地方政府都向人力合理化方面努力，一大部分人力的耗費都可以節省，轉移到建設的工作。退一大步說，拋開政府不談，凡是在社會上支配人與事的也都可以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校長，教員，掌櫃，工頭，以至家主婦，每個人都有資格，有能力推行合理化的原則，汰除耗費與破壞，將一切人力都引到民族生存的工作。再退一步說，每個人，不論他的地位如何，都是一個可能的推行合理化的原則者。自己身體勵行，用自己的榜樣，影響旁人，就可以慢慢的推廣。這個人雖然僅僅像一星之火，但它可以擴大，可以蔓延，可以成為全民族復興的胚胎。

青年們，不要悲觀，不要苦悶。要知道祇有全民族都死光了，或全民族雖未全死盡，而自決的精神在個人的意識中，完全消滅了，這個民族纔喪失了自己的生命。不然，每個人都是社會改革的核心，每個人都是民族復興的主動力。問題祇是每個人要覺悟他自己的責任，要努力的發揮他的精力與能力。



日本管窺之三

知堂

此刻現在自己伸出嘴來談中日事情，有點像樊遲樊噲的小兄弟一樣，實實是「樊惱自取」。可是不相干，我還想來說幾句話。這並不是像小孩玩火，覺得因危險而好玩，也當然不是像法師振錫，想去醒迷警頑。我只是看到別人的幾句文章，略略有點意思想隨便說說罷了。胡適之室伏高信二君的兩篇大文都在報上讀過了，兩篇都寫得很好，都說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却不是這個。我所說的是一個在東京的留學生眞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寫來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隨東師觀早大演劇博物館，初期肉筆浮世繪展，昨又隨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館並美術館之現代板畫展等，東師一一賜為詳細說明，引起無限的興趣。同時益覺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過去的日本却實在更可愛。江戶今雖已成東京，但仍極熱望能在此多住幾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來東京，則更多賜教啓發的機會了。然而這些希望看來似乎都很渺茫也」。

這里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兩個人，黃遵憲與葉昌熾。黃君著的人境廬詩草卷八有「馬關紀事」五首，顯然是光緒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貽驕倨書。改書追玉璽，絕使復輶車。唇齒相關誼，干戈百戰餘。所期捐細故，盟好復如初」。

黃君雖然曾著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在中國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戰爭的甲午的次年就敢於這樣說，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識。葉君詩文集外著有語石，最有名，歿後出板的緣督廬日記鈔卷八記庚子九月間事有兩則云：

「初九日，莒南來久談，云日本使臣及統兵官因待中國太厚為其國主撤歸，此必各國有責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

跡，然而中國苦矣。初十日，昨民南云，慶邸回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執之云，爲中國計，第一請停戰，第二急派兵剿義和團，無令他國代剿，失自主之權。畿輔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躪者，此兩言之力也。爲我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這里所記的是否事實我不能知道，或者莒南所談原只是道聽塗說亦未可知，不過那都沒有什麼關係，所可注意的是葉君在庚子那時對於日本的態度。這種態度大約也不只葉君一人，有莒南等人展轉相傳地來說，可知這空氣傳播得頗廣，葉君却把牠表示出來罷了。

從庚子到現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聽到了眞君的話，很有點出於意外。眞君本來是頗愛人境廬的詩的，所以意見與黃君相近吧？但是這里有點不同，黃葉二君親日的意見大抵以政治爲立腳點，而眞君則純是文化的，這是我所很感到興趣的地方。說到親日，我在這里不免要來抄錄一篇小文，對於這個名詞略加說明：

「中國的親日派，同儒教徒一樣，同樣的爲世詬病，却也同樣的並沒有眞實的當得起這名稱的人。

中國所痛惡的，日本所歡迎的那種親日派，並不是眞實的親日派，不過是一種牟利求榮的小人，對於中國，與對於日本，一樣有害的，一面損了中國的實利，一面損了日本的光榮。

我們承認一國的光榮在於他的文化——學術與藝文，並不在他的屬地利權或武力，而且這些東西有時候還要連累了缺損他原有的光榮。（案如歐戰時德國文學家霍普忒曼，非洲戰爭時義國科學家馬爾可尼，各爲本國辯解，說好些可笑的話。）

中國並不曾有眞的親日派，因爲中國還沒有人理解日本國民的眞的光榮，這件事只看中國出板界上沒有一冊書或一篇文講日本的文藝或美術，就可知道了。日本國民曾經得到過一個知己，便是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他才是眞的親日派。中國有這樣的人麼？我慚愧說，沒有。此外有眞能理解及紹介英德法俄等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眞的親英親德等派麼？誰又是專心研究與中國文化最有關係的印度的人呢？便是眞能了解本國文化的價值，眞實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復古與自大的，眞的愛國的國學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們同你做了幾千年的隣居，却舉不出一個人來，可以算是你眞的知己。但我同時也有一句勸告，請你不要認不肖子弟的惡友爲知己，請你拒絕他們，因爲他們只能賣給你土地，這却不是你的眞光

案。」

此文係民國九年所寫，題曰親日派，登在當時晨報「第七版」上，因爲還沒有所謂副刊。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文章的那樣寫法與有些意思現在看來覺得有點幼稚，十幾年中事實也稍有變更了，這里所說的話未必能算全對，不過對於親日的解說我還是那麼想，所以引用了。所謂親日應該是Nipponophilos 一語的翻譯，是愛日本者，也可以說是日本之友，而友誼又與親族關係不同，他不會去附和械鬥，也不講酒食徵逐，只因相知遂生情意，個人與民族雖大小懸殊，情形却無二致。世界上愛日本者向來以小泉八雲爲代表，近來又加添了一個葡萄牙人摩拉蔼思(W. de Moraes)。此外如法國的古修(P. L. Couchoud)等大約還不少，不過在日本沒有翻譯，所以不大知道。小泉八雲的全集已有日譯，原書又是英文，大家見到的很多，摩拉蔼思的著作今年有兩種譯成日本文即日本的精神與德島的盆踊。講到專門的研究，文學方面不及張伯倫，美術方面不及非納羅沙與龔枯爾，他們只於日本一般的文化與社會情形感到興趣，加以讚賞，因爲涉及的範圍廣大，敍說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數的讀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淺薄的缺點。還有一層，「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毀與贊歎都不甚可靠，這彷彿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或滿意，沒有什麼清白的理解根據，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這是十年前所說的，到現在也是這樣想。小泉八雲的文章與思想還有他的美，摩拉蔼思的我更覺得別無特色，或者一半因爲譯文的無味的緣故亦未可知。他們都不免從異域趣味出發，其次是濃厚的宗敎情緒，這自然不會是希伯來正宗的了，他們要來了解東洋思想，往往戴上了汎神的眼鏡，或又固執地抓住了輪廻觀，憑空看出許多幻影來。日本原來也是富於宗敎情緒的民族，却未必真是躭溺於靈魂與輪廻的冥想，如基督敎人之所想像。如小泉八雲著怪談中的蚊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末尾云：

「假如我要被判定去落在食血餓鬼道中，那麼我願意有這機會去轉生在墳前的那些竹花瓶裏，將來我可以從那里偷偷地出來，唱著我的細而且辣的歌，去咬我所認識的人。」

這說得很有風趣，但在上文說如東京想要除滅蚊子，須得在寺裏墓塲的一切花瓶的水上注上石油，因爲這裏邊能發育蚊子，但是這斷不可能，不特破壞了祖先崇拜之詩美，而且戒殺生的宗敎與敬祖的孝心也決不能奉命云云，如當作詩人自己奇怪的意境看固亦無妨，但若是算作實寫日本的情形則未免是謬誤之一例了。中國人論理可以沒有這些毛病，因爲我們的文化與日本是同一系統，儒釋道三種思想本是知道的，

那麼這裏沒有什麼隔閡，了解自然容易得多。十五年前說中國還沒有講日本文學的書，現在也是有了，世上難得再有小泉八雲那樣才筆，但是不下於他的理解總是可能的，所以這件事似乎看下去很可以樂觀。我嘗說過，日本與中國在唐朝的往來眞是人類史上最有光榮的事，純是文化的友誼的使節，一點都沒有含著不純的動機，只有在同時代的中國與印度的往來可以相比，在外國絕對找不出一個類似的例來，羅馬與希臘的文化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那卻是從侵略來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國對於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遠地種下了，可是「緣」卻不好，這多少年來政治上的衝突成了文化接觸的極大障害，所以從又一方面看去樂觀是絕無根據。在這個時候聽見眞君的幾句話，確是空谷足音，不能不令人瞿然驚顧了。

要了解別國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從前我說文化大抵只以學術與藝文爲限，現在覺得這是不對的。學術藝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會上卻很有勢力，少數人的思想雖是合理，而多數人卻也就是實力。所以我們對於文化似乎不能夠單以文人學者爲對象，更得放大範圍來看才是。前日讀谷崎潤一郎的新著小說武州公秘話，卷二記桐生輝勝十三歲時在牡鹿城爲質，藥師寺軍圍城，輝勝夜登小樓觀女人們裝飾所斬獲的首級事，我覺得很有意思。老女最初說明道：

「近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從自己的隊夥中叫去五六個人，把斬獲的敵人的首級拏來與首級簿對勘，換掛首級牌，洗濯血跡，去辦這些差使。首級這東西，若是無名的小兵的那或者難說，否則凡是像點樣子的勇士的頭，那就都是這樣的好好地弄乾淨了，再去供大將的查檢。所以都要弄得不難看，頭髮亂了的給他重新梳好頭，染牙齒的重新給染過，偶然也有首級要給他薄薄地擦點粉。總之竭力地要使那人保存原來的風貌與血氣，與活著的時候彷彿。這件事叫做裝飾首級，是女人所做的工作。」隨後紀述這工作的情形云：

「人數正是五個。這裏邊的三個女人都有一個首級放在前面，其餘的兩個女人當作助手。第一個女人舀起半勺熱水來倒在木盆裏，叫助手幫著洗那首級。洗了之後把這個放在首級板上，遞給第二個人。這個女人接了過來，給他梳髮挽髻。第三個女人就在首級上掛上牌子。工作是這樣的順著次序做下去。最後，這些首級都放在三個女人後面的長的大木板上，排列作一行。」關於梳頭又詳細地描寫道：

「從左端的女人手裏遞過干干淨淨地揩去了血跡的一個首級來時，這女人接受了，先用剪刀剪斷了髻上的頭繩，隨

後愛撫似地給他細心的梳髮，有時給擦點香油，有時給剃頂搭，（案日本維新前男子皆蓄髮結髻，唯腦門上剃去一部分如掌大。）有時從經机上取過香爐來，拏頭髮在烟上薰一回，於是右手拏起新的頭繩，將一頭咬在嘴裏，用左手將頭髮束起，正如梳頭婆所做一樣，把髻結了起來。」又云：

「那些女人們要不失對於死者的尊敬之意，無論什麼時候決不粗暴地動作。她們總是儘可能的鄭重地，謹慎地，和婉地做著。」谷崎的意思是在寫武州公的性的他虐狂，這里只是說他那變態的起源，但是我看了却是覺得另外有意思，因為我所注意的是裝飾首級中的文化。我們平常知道日本話裏有「首實檢」（Kubi-jikken）一字，意義是說檢查首級，夏天挑買香瓜西瓜，常說是檢查首級似的。這是戰國時代的一種習慣，至今留在言語裏，是很普通的話，而裝飾首級則即是其前一段，不過這名稱在現今已是生疏了。今年同學生們讀松尾芭蕉的紀行文奧之細道，有記在小松的太田神社觀齋藤實盛遺物盔與錦袍一節，在這里也聯想起來。實盛於壽永二年（一一八三，宋孝宗淳熙十年）隨平維盛往征木曾義仲，篠原之戰為手塚光盛所殺，時年七十三，恐以年老為人所輕，故以墨染鬚髮，首級無人能識，令樋口兼光視之，始知其為實盛，經水洗白髮盡出，見者皆感泣，義仲具祈願狀命兼光送遺物納於太田神社。芭蕉有句咏之曰：

Muzan yana, kabuto no shita no kirigirisu（大意云，傷哉，盔底下的蟋蟀呀！原係十七音的小詩，意多於字，不易翻譯。）十四世紀的謠曲中有實盛一篇，亦以此為材料，下半本中一段云：

「且說篠原的爭戰既了，源氏的手塚太郎光盛，到木曾公的尊前說道，光盛與奇異的賊徒對打，取了首級來。說是大將，又沒有隨從的兵卒，說是武士，却穿著錦戰袍。叫他報名來，也終沒有報名，聽他說話乃是坂東口氣。木曾公聽了，阿呀，那可不是長井的齋藤別當實盛麼？若是如此，鬢髮都該皓白了，如今却是黑的，好不奇怪。樋口次郎想當認識，叫他到來。樋口走到一眼看去，唉唉傷哉，那真是齋藤別當也。實盛常說，年過六十出陣打仗，與公子小將爭先競勝，既失體統，而且被稱老將，受人家的輕侮，更是懊惱，所以該當墨染鬢髮，少年似的死於戰場。平常這樣地說，却真是染了。且讓我洗了來看。說了拏起首級，離開尊前，來到池邊，柳絲低垂，碧波照影，正是

氣霽風梳新柳髮　冰消浪洗舊苔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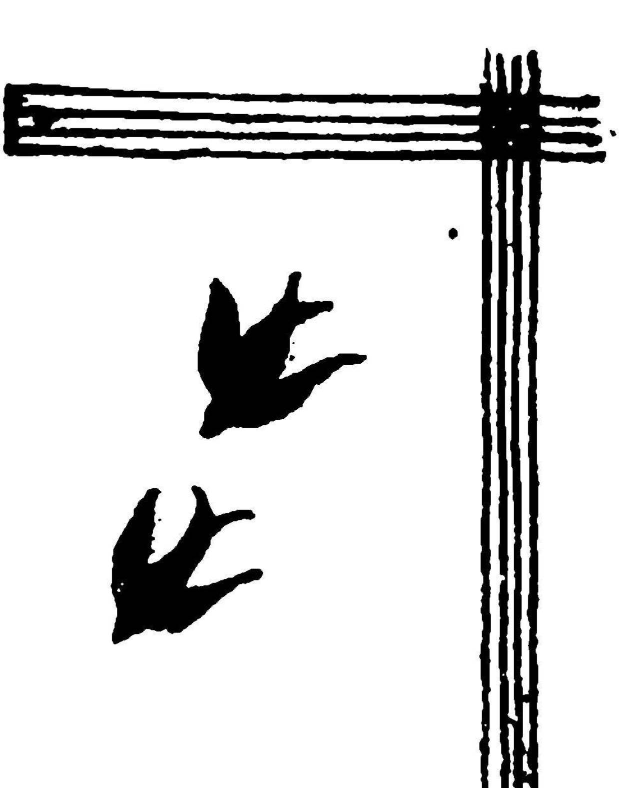
洗了一看，黑色流落，變成原來的白髮。凡是愛惜名聲的執弓之士都應當如是，唉唉真是有情味的人呀，大眾見了都感歎流淚。」

以上雜抄數節，均足以看出所謂「武士之情」。這即是國民文化之一部分表現，我們平常太偏重文的一面，往往把這邊沒却了，未免所見偏而不全。我近來有一種私見，覺得人類文化中可以分作兩部，其一勉强稱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樣勉强地稱曰人的文化。凡根據生物的本能，利用器械使

技能發展，便於爭存者，即物的文化，如槍砲及遠等於爪牙之特別銳長，聽遠望遠等於耳目的特別聰敏，於生存上有利，而其效止在損人利己，故在文化上也只能說是低級的，與動物相比亦但有量的差異而非質的不同也。雖然並不違反自然，卻加以修改或節制，其行為顧慮及別人，至少要利己而不損人，又或人己俱利，以至損己利人，若此者為高級的，人的文化。今春在耆老行乞文中我曾這樣說：

「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殺，搶，偷三者，到了兩條腿的人纔能夠拏出東西來給別的吃，所以乞食在人類社會上實在是指出一種空前的榮譽。」假如在非洲地方我們遇見一個白人全副文明裝束拏了快槍去打獵殺生，又有一個裸體黑人在路旁拏了他的蝦蟆蠐螬留過路的人共食，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里文明與野蠻正換了地位，古人所常常喜說的人禽之辨實在要這樣去看才對。上面所引的各節因此可以看出意義，雖然也有人可以說，裝飾好了死人頭去請大帥賞鑒，正是封建時代殘忍的惡風，或者如弗來則(Frazer)氏所說的由於怕那死人的緣故，所以有飾終典禮吧，但是我總不是這樣想。無論對於牝鹿城或篠原的被害者，要不失對於死者的尊敬之意，這是一種人情之美，為動物的本能上所沒有的。固然有些殘忍的惡風與怕鬼的迷信也只是人類所有，在動物裏不能發見，但那是動物以下的變態，不能與這相提並論。我常想人類道德中仁恕的位置遠在忠孝之上，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中我也很看重這「武士人情」，覺得這裏邊含有大慈悲種子，能夠開出頂好的花來，若主從之義實在關係的範圍很小，這個有如周末俠士的知己感，可以給別人保得家國，那個則是菩薩行願，看似微小，擴充起來卻可保天下度世人也。這回所談有點違反我平常習慣似地稍傾於理想亦未可知，但在我總是想竭力誠實地說，不願意寫看似漂亮而自己也並不相信的話。總之我只想略談日本武士生活裏的人情，特別舉了那陰慘可怕的檢查首級來做個例，看看在互相殘殺的當中還有一點人情的發露，這恐怕就是非常陰暗的人生路上的唯一光明小點吧。此刻現在還有眞君那樣的人留意日本近代文明，眞是很難得很可喜的。同時我還想請眞君於文藝美術之外再跨出一步去向別的各方面找尋文化，以為印證，則所得一定更大，而文化上的日本也一定更為可愛了。

但是，要了解一國文化，這件事固然很艱難，而且，實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於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馳，但在現實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還簡直相反，這時候很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實這是不足怪的。古今時異，一也，多寡數異，又其二也。天下可貴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陰道士不能寫黃庭，曲阜童生也不見得能講論語，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著手研究，如或太熱心，必欲使心中文化與目前事實合一，則結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嘗為學生講日本文學與其背景，常苦於此種疑問之不能解答，終亦只能承認有好些高級的文化是過去的少數的，對於現今的多數是沒有什麼勢力，此種結論雖頗暗淡少生氣，卻是從自己的經驗得來，故確是誠實無假者也。



獻歲雜感

王芸生

時間一秒秒的過去，國難一層層的加深，坐在冰冷的天津，辭別中華民國第二十四年，看看來到所謂世界危機的一九三六。「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杜工部這兩句詩最足描寫此時此地的情景，但我却不如此悲觀。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是中國的一句老話，過去多拿這句話當作濫調，現在我却深深體會到它的滋味。中國被人詆爲「非現代國家」，一般人的國家觀念也比較薄弱。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這短短的四年餘光陰中，我們丟掉四省掛零的領土，北門鎖鑰文化淵藪的平津也陷於孤危的現狀，這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損失；但同時一般中國人因受日月不停的鞭撻，每個人心頭受着重壓，刺着隱痛，使他們的國家意識逐漸深厚了。在這幾年中，中國未曾發生重大的內戰，中樞勢力逐漸加强，隱然形成領導復興的中心勢力，這是中國人逐漸認識了國家的證據。中國人的拳頭不向自己背上打，中國人的聰明能力儘可能的供獻給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

老實說，我們對於政治現狀並不滿意，並曾要求改進；但國難的鞭子把中國智識分子逼上一條狹路。這條狹路上是『漢賊不兩立』的，中國人與漢奸不容相混。我們既是中國人，使不忍心去撼動這一點僅存的中心勢力。

七八月間的河北事件太令人悲觀了。撤軍撤黨，中國官吏可以供人指名傳喚。當時我們曾主張開放黨禁，準備憲政，現在想來，這些主張險些被人利用成爲滑稽的悲劇。冀察事件尚未發生，我接到南方老友來函，他說：『近來北方政論，頗主取消黨治，改變政制，兄亦其中之一。……現在北方之政論，依弟之見，將爲中國再分裂之兆。現時北方醞釀之企圖，將來演出時，必借重現時北方政論爲理由。雖然現時北方諸賢心中未必作此想，惟其結果却是如此。』事情竟爲這位朋友不幸言中。

宋哲元將軍最近有兩句名言：『亡中國者中國人，救中國者亦中國人。』這話是一點不錯的，中華民族的興亡責任始終負在中國人的肩膀上。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人，而劉邦劉裕朱元璋孫中山也是中國人。我們固有出賣祖國的漢奸，同時也有建國復族的英雄。看現在報應之快，河未過而橋已拆，每個中國人恐怕作不成終遂私慾的漢奸；反之只要硬朗些，却不難成爲一個民族英雄。

洪承疇當了滿清的開國元勳，而身後名列貳臣傳，被豢主賤視，受同種唾罵。李容九組織一進會，送掉整個的朝鮮，其百萬黨徒得賜金十五萬圓，其賣國的酬報每人纔十五錢耳。賣國的勾當也竟每況愈下，演至今日，竟有貼本錢，望顏色，始終摸不着頭腦的糊塗蟲。至於以角把錢的代價供人家作撒豆成兵的資料的白面客，那只有可憐，不足責備了。這些活教訓，便是復興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憑藉。

在近幾個月中，有許多廉價出賣祖國的人物在我們的眼前出現，而同時中華民族的血液却在許多中國人軀體中沸騰起來。我們若把這兩種事實擺在一個天平的兩端，無疑的，中國人的熱血重過沒出息的黑心。天津東馬路一帶打嗎啡針吸白面的擾亂者，北平居仁堂前沒來由的請願客，較諸高呼

擁護祖國的全國青年學生，孰重孰輕？

前年華北運動會在天津舉行，我看着東北選手的素服威容，落了眼淚，最近聽見全國青年學生斷肢裂膚忍飢受凍的情形，又不禁落了眼淚。前者是感傷，而今却是感愧。國難的重壓，使全國人喘不過氣，政府不敢稍有太言，我們從事言論者亦何曾盡了萬一的天職？却讓青年學生喊出衛護祖國的口號。十年前我也曾持旗遊行，吶喊過口號；這十年來的工作，可曾對國家有過更多的貢獻？慚愧！慚愧！請一切有責者想一想，是否也有些愧對現在的青年？

中日兩國的前途，我一向相信日本人士的說法，應該「共存共榮」。蔣院長在五全代會演講對外關係，說：「吾人今日奮爭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這種質直的說明，已成爲中國的外交方針。說也可憐，我們現在所掙扎的，只是求與鄰人共存而已！

我在一個機會中，聽到一位日本學者的言論，他說：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日兩國各有若干不是，不過日本之所以出此，實亦世界潮流所逼。近年來英美等國厲行經濟國家主義，彼等已有經濟領土，故行之無礙，日本被逼却不得不於鄰近尋覓經濟領土。但所謂經濟國家主義，乃近年來的產物，在英美等國未實行經濟國家主義以前，日本何以併朝鮮割台灣呢？他說那是緊急避難。譬如一隻船在海中沈沒，乘客各抱一片船板掙扎，一個壯漢赤手空拳，將身傍一個弱者手中的船板奪過以求生，那叫緊急避難，在羅馬法中是無罪的。這或許是一個說法，但若一切均如『伊索寓言』中「狼與羊」的故事，這些話也可不必說了。

中日關係的煎迫，我相信，不一定是日本全體國民的意思，且有識者深抱隱憂。『日本評論』十二月號中登載着山崎靖純氏關於中國幣制改革問題的一篇文章，頗有幾句意味

深長的話，他在文章最末一節說：「有英國後援的中國幣制改革，當然給日本朝野一大衝動。但中國如不依賴英國的援手，有沒有其他打開窮境的路途？中國現在不依賴資本的援助，有如吸食鴉片一樣，進一層受其痲醉，則只有任其赤化一途。不要忘記了中國赤化的時候，在赤化者之外，還有被赤化的。被赤化是中國國民，現在中國國內已有數十萬共產黨員了。日本對赤化是强硬反對的。但是日本要想與蘇維埃思想及英國資本對抗，拿什麽去加之於中國呢？目前只有拳頭而已。日本沒有使一千個中國人衷心感服的思想，又不給與使一部分的中國支配階級甘心隸屬於我（指日本）的資本，日本對華的進展……則在勇敢的前進。但其所留的足跡，不過是空虛與危險而已。」（按文中虛線，係原文如此。）山崎氏的話，當然非有所愛於中國，而是純爲他自己的國家設想的。

「來日大難」，是我們的前途。救中國者是中國人，擔當現在國難者也應該是現在生存着的中國人。我們不須卜課，我們的命運就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四萬萬人不要亡國，國不會亡；四萬萬人都忘掉國家，這個國家便一古腦兒沈淪大海。華北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家鄉，我們一定要保持勿失。只要中國人自己不太洩氣，這地方埋着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將來生存着的就必然是中國人的子孫。這個存亡絕續的關鍵，便在現在中國人的身上。

外來的强禦不足畏，最可怕的是自己癱瘓。最要緊的，每個中國人都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並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好中國人。我們在一舉一動之先，要自問一聲：「中國人應否如此？」假使良心的答覆「是。」那你放膽去做好了。否則，便須檢點檢點你自己畢竟還是不是一個中國人？

罪孽深重的中國人！我們應該努力種善因。用這一點努力，去報答我們的祖先，並遺留給我們的子孫。這努力的目標很簡單，便是——

努力作一個好中國人！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津

「民族主義」需要重新解釋

張佛泉

(一)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冀察被壓迫最急的時候，蔣介石先生在國民黨五全大會第四次大會中，有一篇極重要的對外關係講演。他這篇講演在外交上，在國內政治上，都有重大影響。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暫且拋開不談。他這講演，在我喜弄政治思想的人看來，最感覺興趣的便是他對「民族主義」的新解釋。若祇就他那講演文而論，開端一段關於民族主義的解釋，本是爲啓發下文的。但我相信，他對民族主義的新解釋，至少他那種願重新解釋的企圖，是由於長時期的，實際上的壓榨而得到的領悟。我個人早以爲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族主義不健全。並且因爲國民黨對於民族主義的理解不夠，或太有所偏，我國近年在外交上在教育上都出過相當高的代價。所以我認爲重新解釋民族主義，不祇是在理論上有必要，在實際政治方面，在教育理想方面都有必要。我們必須將民族主義放在道德基礎上面，使牠成爲一種人人可以信從的健康的倫理原則。

蔣先生十九日的講演道：

「……溯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還，繼續不斷的上海事件，華北事件，接踵而來。全國上下，均陷於極度煩悶痛苦之中。中正受全黨同志付託之重，擔任中央常委，實感覺責任最大，痛苦更深之一人。經過長期間艱難之結果，深信全國已得到一種深切之體認。體認爲何，即吾黨三民主義之第一義，所謂民族運動。決非單純的對外運動，蓋民族運動應有內外兩面。對外運動僅爲民族運動中之一部份，決不足以概民族運動之全。換言之，對外應向國際爲吾民族求自由平等，固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同時對內極力主張精神建設物，質建設。吾人每讀「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各種遺著，總理向我全民族要求共同奮鬥，爲國家求自立自強之道，實隨處皆是，而民族第五講所以昭告吾人者，尤爲明顯。故吾人今日亟宜切實反省十數年來吾全國對一切精神建設物質建設，所講自立自強之道，究竟努力至何程度。尤應了解民族運動之兩面必須同時平衡進展，方有成功之望。若僅着力於一面之突出，必遭意外之挫折，此必然之勢。此今日之所欲披陳者一也。」(見十一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他這段話中最主要的一點，即是要我們注目到民族主義

中對內的一面，對內應以精神建設，物質建設的方法，使全民族共同奮鬥，為國家求自立自強。

很明顯地，將先生的話對於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蘊蓄着一種新的解釋(reinterpretation)，如果尚稱不起是一種修正。我們知道，祇從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六講中，並找不到多少像蔣先生所指出的對內的含義。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論證的骨幹是這樣的：他說，「造成民族的原因，概括地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第一講上半）。底下便舉出中國人口的減少（第一講下半），外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第二講）是中國民族最大的危機。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失去很久(第三講)。欲想恢復民族主義須先知道我們民族所處的危險地位，然後再將家族宗族擴張到國族（第五講）。欲想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須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須恢復固有的智能，如格物致知誠意正身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理；須恢復固有的能力，如發明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技能(第六講)。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能恢復之後，再談世界主義不遲（第三講末段，第四講）。更總括地說，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中前三講所講的，大體上在指出我民族今日所受的壓迫與所遇的危險；後三講則提出須恢復我們原有的文化以恢復我們民族所原有的地位。他在全文很少提到「對內」的問題。

我們若從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演變的歷史看，更可以見到他講民族主義的對象全是對外的。辛亥革命之前，他講民族主義的目標在「驅除韃虜」。滿清推倒之後，這時便須講五族共和了。於是他不再注重民族主義。（有許多人甚至因為漢族既已光復，不願再隨國民黨做政治上的活動。）中山先生在民國三年七月八日手草「中華革命黨總章」時，便祇說「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這時完全忽略了民族主義。及至後來，孫先生漸漸認識，滿清雖然已經推翻，但是外國帝國主義仍在作怪，所以民族主義還要講。他在民國十年六月「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中又提出三民主義。他這裏所講的民族主義是要以漢族來同化滿，蒙，回，藏等族的民族主義。但他這種扶植弱小民族的主張，究竟沒有以民族主義做為排外工具的主張有力。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民族主義的解釋有這樣的幾句話：「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於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已

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强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質言之，民族主義的目標在這時實不外為反帝國主義，藉民族主義以與帝國主義抗鬪。

依上面的分析，就大體上我們很可以說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外向的，是消極的，是破壞的。由這種情調所以才有革命外交，及近似啓發仇外心理的教育。這種主義的惡影響是很不小的。即不受時勢的壓迫，這樣的政治理論也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修正。

（二）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就是西人所常用的 Nationalism。這個「拿遜」主義一名詞在中國文裏找不到合適的譯名。我在去年寫了一篇文章，譯這個名詞為「邦國主義」。「邦國」兩字習用，在現在聽起來似乎是生疏，實際這兩字在經典裏面是慣用的。並且我以為「拿遜」主義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名詞，如能避開「民族」，「國族」，或「族國」等種族上的或文化上的名詞最好，因為這樣可以少使人誤解。中山先生所用的「民族」一詞，是最壞的。

我在「邦國主義的檢討」一文中，曾努力指出邦國主義在道德上的基礎。我在這裏願把那一點意思重新引申一下。

我們知道邦國主義是一種近代的產物。大體上可以說是與法國大革命同時勃興的。原來歐洲經過黑暗時期之後，宗教上起了改宗運動，文藝方面起了復興運動，在政治方面發洩出來的，便是人權運動。譬如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都是出自同一情調。這種人權運動所爭的不祇是權利的保障，並且還同時確定下自治權；不祇是請求少數治者再不許虐待，不許再用做工具，並且要直接担起一切主人的責任。那末，邦國主義便是與這種人權運動同根生出的。兩者所懸的理想，同是「自由」，或更確切地說，「自主」。從個人方面，部份方面看，便是人權運動；從國家方面，整個方面看，便是邦國主義的運動。每人都個自成的 (end)，沒有人應該比其他的人佔更優越的地位，沒有人應該利用旁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個人是這樣，是一當一，那末團體也應是這樣，國家也應是這樣。自己要保障自己的權利，自己要完盡自己的義務，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所以邦國主義與人權運動實在同是這樣情調的雙生子。這一點很重要。明白了這一點，方才能明白正確的邦國主義不但不與德謨克拉西的

原理相反，並且是建築在同一基礎之上的。

更有進者，邦國主義不但是與民治融和調協的，牠並且是施行大規模的自治(self-government)所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們知道自治本是在希臘小城邦時代才能運用的一種制度。凡讀過柏拉圖的「共和國」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等書的，都明白這一點。自治或說是德謨克拉西，在牠的初期，都是直接由人民參加的。國家的範圍小，人數少，種族純，有問題便是大家一致的問題。照現在這種大規模的national德謨克拉西，簡直是前人所不可想像的。亞里斯多德認為一國的人數不能超過一萬。直到盧騷，他還認為小國適於民治，中等國適於寡頭治，大國適於專制。然而何以大規模的民治在今日已是徧佈天下呢？代議制固然是以前所沒有的方法。然而這祇是形式。使大規模的民治成為可能的，最主要的便是近代所流行的那種邦國主義的情感。英國繆爾教授關於這點有一段很有價值的說明。他說，大規模的自治有兩個不可少的條件。第一，國民對政治須有訓練。「自治政府之成功運用的第二個條件是，企圖自治的社會當中，必先在感情上有真實的結合。一個社會如被深刻而不可調和的相反情調，被不可克服的疑忌及互惜等心理，所劃分時，則討論等於無用，同意成為不可能，而自治的企圖必將引向無政府之路。即在城邦時代，這種景況也嘗有過。亞里斯多德以為公民間情感之不一致是政事健康的致命傷。但在城邦時代，統一的情感是比較容易使之產生的。因為那時的人全住城圈之內，在市場討論公共事務，領袖的面目可以見到，聲音可以聽到，他們共同的需要與共同的危險，都可以在一起看到。在現代的幅員廣大的國家中，要產生和一的情感，便困難多了。在實際上，這種和一的情感祇有一種力量可以製造出來——這力量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族精神(National spirit)；在歐洲或在全世界，唯一能運用自治成功的國家祇是那些有優越的民族精神的國家。一朝有了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之後，這種精神還不祇能繼續存在，並可使黨派，主義，及階級之分，等等好的理想成為可能。祇要這些意見不同的人根本為整個民族福利設想，祇要敵對的人始終相信對方(無管他們是怎樣地錯)純係依牠們自己的見地想為民族謀求利益而不是為謀局部私利，則意見的差別反可產生更深刻的誠意及更精與熱烈的研討。但如果沒有這種民族精神——而祇有極端仇視的民族團體，每個團體永是互相疑忌，或某一團體專謀樹立自己一族的優勢——的國家，真正的自治決不會存在的；即使自治機關成立起來，其效果不被不能調和的各派之爭所抵消(如同在奧大利)，亦必縱使有優越組織的強大民族去

對不甘服從的屬民橫加壓迫，如同在匈牙利一樣。民族精神的團結力，實是從未發現過的唯一能使大規模的自治成爲類似小城邦自治的力量。英國因爲是歐洲國家中第一個意識到她自己的民族性的，所以她才是第一個達到全國自治制度的國家。」(National Self-government PP8-10 並參看他的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PP237—238)

繆爾教授以遠大歷史的眼光來解釋邦國主義，是極重要的。自然繆爾的解釋中，有一點須稍加修正。即他所說的民族精神，實應改爲邦國主義的精神。他所說的民族精神，似乎以血統，言語，歷史等自然力爲基礎的。而邦國主義的精神(nationalistic spirit)却正可超出這些界限的。譬如瑞士可以說有三個民族，然而她却有一個邦國主義的精神。美國的人種最雜，宗教，歷史等都不純一，所以有人說她根本沒有民族性，然而她却有一致的邦國主義的精神，全體國民願在同一政府下徹底合作的精神。他們有這種精神，所以才成爲模範民治國家。

依繆爾教授的解釋，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指出，這種所謂邦國主義的精神也者，實即可看爲公民意識(civic sense)。因爲這種公民意識正是自治所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求他們權利的保障，盡一切應盡的義務。對於政府的事完全看成自己的事，而絕不加以歧視。這種意識在小城邦時要有，在族國更要有。沒有這種意識，自治政體便要瓦解，不演成無政府狀態，亦要變成强暴政治。自然，一般講起來，邦國主義所含蓄的不只是公民意識而已。不過血族，言語，風俗，歷史等自然因子，究竟不是邦國主義唯一的特質。邦國主義唯一的特質是在國民願在同一獨立政體下合作的意識與決心，國民中有這種意識與決心的便算有邦國主義，沒有的，便稱不起有邦國主義。所以若將這種情調凝縮至最單純的名詞，便是公民意識。人人願做自己的主人，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歧視國家的政事。這樣講邦國主義，似乎太平易了。但是健全的邦國主義，雖然也應該有力揚起人們內心深處的火，但究無須將牠講得太神秘。

除了上面的解釋，將邦國主義看成是德謨克拉西的雙生兄弟，並是德謨克拉西相依爲命的手足，邦國主義的基礎也還可以放在政治理想論上面(Political Idealism)。依政治理想論的觀點，國家是被看成爲實現個人人格的條件。國家是一切社團的總批判者。法律不但不是與個人自由相抵觸，相消長的，並且是相成，相生的。所以個人愈能與國家同證愈足代表人格的滋長與充實。這種論證有許多點適與邦國主義的情調相吻合。所以有許多政治理想主義者，同時是有力

的邦國主義者：譬如近代政治理想論的大師黑格爾，正是這樣。並且自他而後，幾乎所有德國的政治理想論者，都是熱烈的邦國主義的信徒。直到晚近英國的政治理想論者如包桑葵者，亦無不傾向邦國主義。甚至最近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他們的邦國主義的基礎都是放在政治理想論上的。

政治的理想主義，本是自柏拉圖傳下來的傳統學說。每代都有宗師做這種學說的辯護人。近代多元論者對這種學說屢有深刻嚴酷的批評，然而却亦不能把理想論推翻。所以我們今日講邦國主義實在大可借用政治理想論的名詞來解釋。政治理想論的言語每每是可以動人的。

但是講邦國主義不必需同時信從政治理想論。尤其不必相信國家是人類最高的組織。我以爲我們前面以自治來說明邦國主義的重要，已經可以證明邦國主義不失爲一個健全的可信奉的政治理論。

前面討論邦國主義完全是就政治論政治。也許有人要提出經濟問題來。譬如有人會說，近代大規模民治之所以成爲可能，近代經濟之發展方是最主要的原因。因爲有了鐵路，電報，電話，有了迅速的印刷，郵遞，有了無線電等交通利器，所以地域的限制才打破，人與人間的隔阻才掃除，大的族國縮得比城邦還緊湊。如果沒有這種經濟力量，祇憑邦國主義在心理上所產生的束縛力，又如何能實現大規模的族國呢？

我們不能否認工業技術的發展，對於近代民治有極大的影響。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經濟勢力是超國界的，他足以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逼促得緊湊，他同時可以打破國與國間的限界。最初的經濟家多是自由主義者，現在更有許多人主張推翻各國的關稅壁壘。然而當初保護關稅制之施行，太半是受政治上的邦國主義的影響的。海斯教授關于這個問題有這樣的解答，他說，『工業革命的本身既不是邦國的，亦不是反邦國的。在十九世紀的前半，世界經濟論者的數目曾遠超過族國經濟論者之上。後者所以最後得到勝利者是因爲他們的理論更適合於流行的邦國主義（沙克班派，自由派，或傳統派）。沒有人顧及經濟的與工業的關係，學者正在主張，政治家在施行，學校，雜誌，軍隊，社會在教導，這種邦國主義。

『並且最可注意者，即當德國在拿破侖時代所滋生的，與當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國內統一戰爭時所發長的，邦國主義，其情感色彩是遠重於經濟原因的。……』（Hayes,C. J.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論

Economic Factors in Nationalism章。)

所以我們可以說經濟力量補助着邦國主義使大規模的自治成爲事實，而不能說祇因經濟發展，現在這種族國自治政府(National self-governments) 方成爲可能。就大體上講，前面從政治的觀點來解釋邦國主義，是很可以成立的。

(另有一種從經濟史觀解釋邦國主義，不但忽略了邦國主義主要的是一種政治理想，並且有許多地方是曲解事實。)

上面藉着德謨克拉西的滋生與發長，爲邦國主義找到一個倫理的基礎。依這種講法，我們可以見到邦國主義可以是正面的，積極的，內向的。即使外面沒有滿清可推翻，沒有帝國主義可打倒，祇要想實現大規模的自治，邦國主義一樣要講的。甚至國內沒有弱小民族可扶植，可同化，邦國主義也一樣要講的。這樣講邦國主義才是正確的。以這種理想做爲國策，可以不致在外交上發生困難。以這種理想做爲敎育理想，更可以不致在青年心身方面發生惡影響。

(三)

以下再對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恢復我國民族地位的方法略加以討論。

中山先生主張以恢復我國舊文化，來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戴季陶先生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中絕的仁義道德思想」。(見戴著之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山先生持這種態度的苦衷，我們可以見到。但是我們却不能贊同。他在這一方面的主張，不幸成了近幾年很大的保守勢力。譬如講尊孔，讀經，新文化建設運動，十敎授宣言等，全是承襲中山先生那種恢復舊文化的意念而來的。二十四年春夏間的西化問題之爭，便與我們目前所要討論的問題有直接關係。我現在願對中山先生以恢復舊文化來恢復我民族地位的主張，提出四點來以供檢討。

第一，近來大家都已一致相信，文化是帶有機性的，而不是二元的，不是有精神與物質之分的。中國的文化系統根本與西方文明有不相融洽處。欲想實現西方科學的社會於中國，則中國舊有的倫理系統須大體上拋棄。譬如我們如想講優生，想改進國人的體質，我們即不能再講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話。我們如想啓發國民的開發精神，便不能再敎人相信「父母在，不遠遊」的道理，更不能鼓勵農本時代的重遷及鄉土觀念。我們如想使人經濟獨立，發展大規模的經濟系

統，便不能容許「有飯大家吃」一類家族共產的觀念繼續存在。

第二，道德之爲物是隨時代隨環境而演變的。前人以爲有許多基本道德信條，是天經地義，與外面的自然律一樣，始終不渝。其實不然。我們對於道德的要求，隨時隨地都有，祇這一種要求可以說不變。但是道德的節目內容，却永是在變換，陳的謝去，新的代生，川流不止。所以想恢復既往的道德以應付今日的環境，祇代表一種留戀往古的癡念，對於時勢是無補的。若謂今日所要求的道德並非與前人所講的完全一樣，而亦要加以相當的修正，以適應今日的局面，則我們敢請先拋棄「恢復」等字不用。

第三，中山先生所盛讚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漸進式的系統，依西洋道德哲學理論及現代心理學所啓示的，大可使我們致疑其眞確性。譬如人的知，意，心，身，是否可以淸楚劃分爲單獨的個體，列爲層次，便是疑問。又其致，誠，正，修，的工夫，有無先後本末的條理，也是疑問。後來王陽明釋「知」爲「良知」，以爲這東西是「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的，以爲牠既在吾心，所以「不假於外求」的，更引入牛角尖裏面去了。因此我們祇見到有許多講「默坐澄心」，講「收斂」，講發現「天則」與「中節之和」的半死的妖怪，而沒有多少有氣節，講犧牲，沐甚雨，櫛疾風，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的人。我頗信大學上的那套格致誠正的系統有從根推翻的必要。人的個性不是可以發現的，是須實現的，而其實現的方法，在與社會人類同證。

第四，中山先生主張恢復固有文化在使人得到自己民族的自信心。這一點似乎繼承孫先生之後的人特別認爲重要。我則以爲自信心的贏得，可以有許多方法，而以恢復固有文化的方法爲最次。我們相信最能使人失却自信力的，便是你敎給他一套根本不足以應付現勢的祖傳方法。人須對自家的歷史驕愛，是一事，使人相信我們祖先所用的應付環境的方法到如今仍應保存，則完全是另一事。近來有一種流行的誤念，大家好像是相信：凡西化程度愈深的，便必愈對自己的民族少自信力。其實恰巧相反，愈是澈底吸收到西人精神的，愈對自己，自己的民族有信心，抱樂觀。這些人曉得東方人在過去人類歷史中有最重要的貢獻，在今日，像日本，也正足與世界上任何種人較短長。並且我們深信，如吳景超先生所指出的，中國人的智力與適應力等絕不比西人低。我們如不想退到祖宗的墳墓裏去，對於自己的未來正抱無窮的希望。沒有受過復古毒的青年，都是最有自信心的有爲青年。這些青年自信力是如此之強，自己甚至都沒有覺感到有那末一個失去自信力的問題在！

現在用幾句話將全文結束起來。第一，我先指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有修正的必要。第二，我指出邦國主義是與德謨克拉西同出一母胎，邦國主義並是大規模自治的條件，祇有有了這種邦國主義的情感時，現代的自治方法成爲可能。最後，第三，中山先生提倡恢復舊文化，以恢復我民族的地位，也是含有幾重錯誤的。



中央財政的回顧與展望

馬季康

前奏

財政部長孔祥熙氏於去年十一月三日頒佈新幣制法令時，發表宣言中有云：『關於財政整理之措施，業已準備就緒，再歷十八閱月，國家預算即可收支適合。』自五全代會及一中全會以來，黨政中樞，負責人選皆有重要刷新。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已有修改，顯示着集體集權的形式！胡蔣汪三公分負黨政重責，實行精誠團結，同力合作。財政是一切建設事業的基本，財政有了辦法，建設事業自易推進。至於增進行政效率，裁汰駢枝機關，更與財政有密切關係。這次中央政治刷新之後，處處以增進行政效率，澄清吏治為目的，整頓財政更是刻不容緩的要圖。孔祥熙氏在新政府中仍任財政部長，據稱『整頓財政之措施，業已準備就緒』，惟辦法內容如何，實施步驟如何，迄至目前，並無公布，自然不易知悉。所謂『再有十八閱月，國家預算即可收支適合』，究竟自何時算起，所用均衡預算的方法，開源呢，還是節流呢？真象如何，不僅是關心財政問題的人對於孔氏此種談話，非常注意，就是一般國民料想也都懷着很大的期待。

現在是民國二十五年的開始，整頓財政實是百廢待興中的要圖，我們在未知道政府整頓財政具體辦法之前，不妨對於政府過去一年中的財政措施加以檢討，同時提出幾點，希望政府為國民經濟及發展工業利益計，能夠毅然決然，早日實行。我們不敢說政府財政十八個月後，定能收支適合，但是為久遠計，有若干改革卻是刻不容緩，縱然目前忍受些犧牲，也是應該立即實施的。

回顧

我國財政向來是入不敷出，維持方法，總不外增加稅率

國發行公債。二十四年度的財政，依然是闕窮，依然是乞靈公債，採用剜肉補瘡的辦法。以下我們可以分爲屬於二十三年財政年度及屬於二十四年財政年度兩部分來加以考察。

屬於二十三年財政年度的重要措施，第一爲去年三月二十日中政會議通過爲救濟工商業起見發行的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第二爲去年六月二十八日立法院通過的關稅公債一萬萬元。金融公債一萬萬元的用途，該項公債條例第一條云：「國民政府爲充實銀行資金，撥濟墊款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孔祥熙提案原文有云：「自世界經濟恐慌，綿亘數年……我國……物價跌落，百業衰頹。去年復受美國購銀影響，國內存銀，巨量流出，致令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本部顧念及此，迭經兩令中，中，交三行，折放巨款，藉資調劑。……該三行限於資力，維護或有難周。」又謂「來日方長，若不熟籌遠慮，及時充實三行資金力量，先使其自身鞏固，」深恐「基礎動搖，危險寧堪設想」。故主發行公債一萬萬元，以三千萬撥付原來增加中央銀行官股國庫券三千萬元，以四千餘萬元撥付彌補國庫收支不敷之墊款，以二千五百萬元增加中國銀行官股，以一千萬元增加交通銀行官股。這一萬萬公債幾乎是用來撥付「因彌補國庫一時收支不敷商墊之四千萬元」。這種收支不敷的墊款，詳細情形，政府沒有公布，無從批評，不過我們可以斷言，這種不敷情形，絕不是「一時」的現象。至於救濟工商業，實際效果，尚待考察。

關稅公債一萬萬元，據該項條例第一條之規定，其用途如下：「國民政府爲彌補二十三年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政部換回銷燬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騰出基金，發行公債。」孔祥熙原來提案大意如次：「查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歲入臨時門列債款收入五千萬元，註明年度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部挪出財源，担保籌借等語，……所有預算不敷之款，暫由國庫逐月向銀行息借，以資應付，現値年度屆滿，此項借款，又均到期，滬上金融緊迫，未便延不歸還，自應發行公債，以爲抵償，……茲擬發行二十三年關稅公債一萬萬元，以一部分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銷燬騰出基金，其餘票額，充歸還上項借款之用，此項新債雖總額爲一萬萬元，而實際加增之數不過五千萬元。」

以上是二十四年上半年屬於上年財政年度的重要措施。二十四年下半年的重要事情，就是六月二十一日立法院通過的二十四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總額爲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元，同時並通過修正的預算施行條例。二十四年預算所列，支出較二十三年度更有增加，收支不敷情形

遠超過二十三年度。據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大公報載南京通信云：『二十四年度概算，送到中央後，發見收支不敷情形，遠過於二十三年度。中央政治會議，爲使國庫收支平衡起見於是成立一審察預算計劃委員會……該會成立後，開已數度開會，將軍政各費，減之又減，於萬不得已之中擬予成立之數，約共爲八萬萬餘元，同時希望財部亦能確定歲入之數額，與此相近。不意經財部再四籌劃，能確定之歲入數額，不過七萬萬餘元。故即照最低額之八萬萬餘元而論，亦尚不敷一萬萬餘元。若將這種報告與立法院通過之九萬五千七百餘萬元之預算比較來看，實際不敷恐怕要達二萬萬餘元。審察預算委員會對於彌補這種巨額不敷所籌的辦法，原有公務員俸給減折發放之議，後因爲數甚微，又行取消，決定從裁減駢枝機關入手，幷規定原則五項。㈠機關或事業無特別需要或一時需要，而現無繼續之必要者，㈡所辦事務或事業，歸併他機關辦理，不致減低效率者，㈢所辦事業直接間接於生產上無甚效用者，㈣爲舉辦事業而設之機關，其事業現尚無力舉辦者。㈤爲局部利益而舉辦之事業，可歸地方辦理者。據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公報所載，政府對國務費，內務費及財務行政方面，皆有裁減。例如裁撤稅務整理研究委員會及陝西財政特派員公署都是。關務方面，內地各關因轉口稅撤裁而應次第裁撤，鹽務方面，各鹽運使，運副署，榷運局，河南督銷局，口北蒙鹽局，皆併入稽核機關。這是一種很明智的辦法。有的固然照辦，有的仍在拖延，例如轉口稅尚未裁撤，內地各關，自難隨着撤裁。若是提前實行新鹽法，鹽務行政有了刷新，行政經費，自可節省很多，這都與財政改革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過二十四年下半年在財政整理上有許多宣傳，實際上仍多是決而不行。

綜右所述，中央財政始終是『收支不敷』，其相差之數約爲二萬萬元。政府雖然決定厲行緊縮，裁汰駢枝機關，但是所虧甚巨，非有積極的具體整頓方案，預算仍是難以均衡。

此外去年夏間因爲長江大水，被災區域很爲廣大，賑濟工作，需款甚巨，原來曾經擬議發行水災公債三千萬元，以救燃眉，但是遲延了又遲延，直到十月三十一日立法院才通過水災工賑條例，自十一月一日起正式發行。水災發生在七八月，時間隔了四五個月，才來發行公債，未免有緩不濟急之嫌。

展望

孔祥熙氏說『關於財政整理之措施，業已準備就緒』，

現在二十五年已經開始，正好一一施行。據我們的觀察，無論政府整個計劃如何，下列幾種改革，都是刻不容緩的。第一是實行新鹽法，第二是撤裁轉口稅及減免出口稅，第三是實行所得稅及遺產稅。政府關於這種改革，有的法令公布了四五年尚未見實行，有的決議了又決議，至今仍然置之高閣。這些改革一方面關係國民福利及經濟發展，一方面關係改革財政，增裕稅收，政府爲維持自己威信及改進國民經濟，都應及早將這幾種改革付之實行。

一，實行新鹽法　中國鹽政重大弊端，爲專商壟斷，侵蝕國庫，剝削人民。改革之議，起於清末，盛於民元。『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將主席曾有提案，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乃有正式決議。』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立法院通過之新鹽法，當年五月三十日即由國會正式公布。新鹽法之要點爲『就場徵稅，任人民自由買賣，無論何人不得壟斷。』二十三年二月四屆五中全會決議『決定分區施行鹽法之切實辦法，於一年內實行，』並『規定兩年內各區完全施行整個鹽法』。二十三年二月距現在幾近二年，尚未聞有何準備。去年十一月中旬之五全代會又通過『（甲）增加稅率實行新稅法案，（乙）請促政府於民國二十五年底，實行整個新鹽法案，（丙）嚴厲革除鹽商侵佔之國稅，增加國庫案』。自政治的觀點說，新鹽法固應早日實行，就從財政觀點說，也是刻不容緩。二十年國民會議關於鹽法決議案云，新鹽法辦法『爲廢除「引岸」，減輕稅率，此法如得施行，據專家估計，有每年增加四千七百零五萬元之望』。四屆五中全會之決議案亦云『據鹽政學者統計……除東北四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及內地數縣不計外，全國鹽稅收入，可收二萬五千萬元，而去年實收額僅一萬六千萬元，每年漏稅達一萬萬元之譜。……』且『就場徵稅，則管理簡易，所有機關集中鹽場，年可省經費一千萬元』。政府爲增加稅收，彌補虧空起見，也應依規定期間，實行新鹽法。

二，裁撤轉口稅及減免出口稅　轉口稅完全是一種國內通過稅，實與厘金無異，同樣的可以阻礙國內貨物的流通，抑制國內工商業的發達，較出口稅更爲有害。在以前進口稅沒有增加的時候，國內流通土貨所徵的稅，有時反較進口貨所徵的稅爲高，簡直是抑制土產，獎勵輸入。中國關稅，在昔完全受列强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難以修改，不過這種運動，却醞釀很久。華盛頓會議時，中國要求修改進出口附加稅，以裁厘爲交換條件。十四年關稅特別會議時，中國提出的自主辦法大綱第三條云，『現有之厘金，常關稅，複進口稅，子口稅及正雜各捐中之含有國內通過稅性質者，均由中國政

府自行裁撤。……』出口稅則由中國自定稅則。南京民國政府成立之後，於十六年七月廿日特發佈告，裁撤國內各種通過稅。同時又頒裁撤國內通過稅條例，其第三條說，海關應行裁撤子口稅，複進口稅及由此口到彼口之出口稅。第九條並云，定十六年九月一日實行。十七年一月五日轉口稅不但未廢除，且通令增加出口稅及轉口稅之二．五附加稅。十九年一月十六日政府下令定該年十月十日，實行裁厘，但因軍事關係，未能舉辦。二十年一月一日厘金及子口複進口稅等，固然按期裁撤，但出口稅依然存在，而且稅率較前反有增加。轉口稅亦未廢除。二十三年立法院曾決議減免出口稅，亦未實現。二十四年財政部又擬自二月五日起，裁減所有土貨的出口稅。四月十八日立法院決議裁撤轉口稅，減免出口稅，請行政院於六月一日實行。五月三日立法院又決議務請行政院於六月一日切實施行。到期財政部以一時不易尋得抵補方法為辭，延不實行。六月二十五日雖將修正之新出口稅則公布，迄今並未實施。後又聞政府定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裁撤轉口稅，實行新出口稅則。自政治立場說，轉口稅及出口稅皆應早撤，出口稅縱一時不能撤裁，也應減免。

出口稅收入，以一九三一年之二千四百五十餘萬兩為最多，後因東北海關淪亡及出口貿易減退，一九三三年減至一千四百餘萬兩，一九三四年仍達一千五百餘萬兩。轉口稅一九三一年為一千六百萬兩，一九三四年僅一千零八十餘萬兩。兩稅在關稅中的地位，出口稅占關稅總額百分之七，轉口稅占百分之五。如云兩稅裁撤之後，一時無法抵補，實屬遁辭。因為如裁撤轉口稅後，沿長江之重慶，萬縣，宜昌，沙市，長沙，岳州，漢口，九江，蕪湖，南京，鎮江，蘇州等十二關與沿珠江的梧州與南寧二關，皆應裁撤。據專家估計，每年可省六百餘萬元，至少能抵補轉口稅的三分之一。其次為裁撤海關監督，將名義上之權力，一同併入稅務司，每年可省百餘萬元。每年計共損失不及二千萬元，政府舉辦所得稅自可抵補。故從財政觀點言，轉口稅及出口稅皆應早日撤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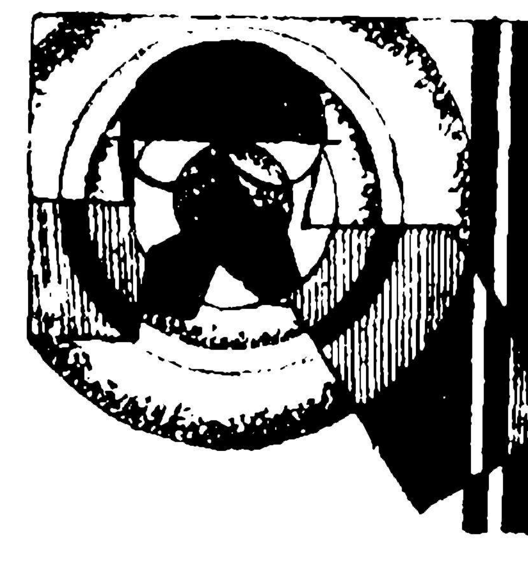
三，**實行所得稅及遺產稅**　所得稅是一種比較合乎公平原則的賦稅，在目前世界先進國家中，都占重要地位。民國三年曾頒布所得稅條例二十七條，十年一月又公布施行細則，十八年一月又公布修正所得稅條例。去年六月立法院審議

所得稅暫行條例。財政部當局頗有勢在必行的決心。一時盛傳決定自去年七月一日實行。後又傳決定自二十五年元旦開征。現在二十五年業已開始，政府在理應該已有準備。至於所得稅收入，二十五年度國家預算內，已列所得稅為五百萬元，據專家估計，實行之後，年可收入二千萬元。這個數目，並不誇大。中國經濟固然衰落，商業極度不振，實行之初難有良好效果，自為一般意料之中。但銀行投機事業年來獲利很豐。據一九三五年銀行年鑑載，二十二年全國各銀行純收入總計，達三三二，八〇二，三一六元（見一九三五年銀行年鑑第六章八十八頁）。銀行這種所得，大半是剝削政府，經營投機得來的。他們承購政府的公債，七折八扣，利息常在二三分以上，這種高利貸所得來的收入，至少應該課以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稅。實行所得稅，阻力較少，只要政府有決心，有誠意，推行之中，并無若何困難。

至於遺產稅，傳聞政府亦定二十五年度開徵，現在條例雖未起草，但我們希望政府能以儘早實行。

尾聲

政府財政年來虧空仍常在一萬萬餘元，維持方法仍然不外舉債，不惜以最高的利息，吸收民間可供生產的資金。公債益多，價格益跌，政府的損失乃益大，而虧空亦益多。說到財政前途，如二十四年度預算，歲出總額共列九萬七千萬元，但實際能有確實收入者為七萬萬元，不敷約二萬萬元。應付辦法端在節流開源。節流在裁汰駢枝機關，厲行緊縮，這與刷新政治，增進行政效率有很密切的關係，希望新的中樞能夠在這方面多多努力。開源辦法，第一為實行新鹽法，第二為裁撤轉口稅，第三為實行所得稅。這種改革政府準備已久，應當在新的中樞與民更始的今年，宣布實行。至於十一月三日的幣制改革，一般推測，認為不免走上膨脹政策，政府雖迭次否認，恐怕難以取信國人。孔祥熙氏所說的，「關於財政整理之措施，業已準備就緒，再閱十八個月，國家預算即可收支適合」云云，我們很希望孔氏政策能早觀厥成。



埃及的民族獨立運動

趙奉生

亞比西尼亞人正作英勇的抗義戰爭，埃及民衆又掀起反英的高潮。帝國主義的壓迫越兇，弱小民族的反抗也越烈。最近埃及的反英運動不能認爲偶然受外力刺激而突發的行動，乃是整個埃及民族獨立運動史上一個壯大的波瀾。在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壓迫侵略日緊一日的當兒，我們對於埃及民衆勇敢壯烈的鬭爭，作一個簡單的探討，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一

事變爆發的導火線是十一月九日英外相賀爾在倫敦市長年宴席上的演說，說「英國曾勸埃及政府，勿恢復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三〇年的憲法，因前者不能實行，後者爲輿論所不滿」。消息傳到埃及，埃及民衆大憤，次日首都開羅在國民黨（Wafd）的領導之下，發生反英大暴動。羣衆開會，遊行示威，高呼口號，要求埃及完全脫離英國的支配而獨立。警察武裝制止，與羣衆發生衝突。結果死七人，傷一百餘人。同日國民黨開會，由領袖納哈斯（Nahas）主席，納氏發表强硬反英演說，聲言英國以保護埃及利益爲名，阻撓埃及獨立的實現。並通過三項決議：一，埃及民衆拒絕與英國合作；二，要求現政府立即辭職；三，全國民衆抵抗任何與英國合作之政府。同日亞歷山大里亞亦發生民衆示威運動。十四日，開羅又發生衝突，結果死三人，傷一百十餘人。英使館窗戶被搗毀。數千名大學生結隊遊行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

，「打倒叛徒賀爾」等口號，後來被大隊警察擱阻，警長英人令向羣衆開鎗，學生赤手空拳與警察抵抗，死四人，重傷六人。全國羣衆聞訊大憤，反英運動進行更加猛烈，全國大學評議會議決停課一星期。大學教授發表要求獨立的宣言。埃及各黨領袖一致要求總理尼西姆（Nessim）辭職，民衆示威運動一直到十二月十日還未停止。最後在十二日內閣被迫無法，才決議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但是埃及反英運動還未平定下去，直到十四五日，開羅還有學生工人示威遊行，與英兵衝突的事。

二

歐戰以前，埃及是在土耳其的主權之下，但是土耳其因政治的腐敗和經濟的破產，將埃及的經濟財政大權實際上放在英法兩國共同的管理之下，時在一八七九年。那幾十年來不屈不撓的埃及民族運動，便在這時開始。一八八二年阿拉比（Arabi Pasha）開始發動民族獨立運動，但被英軍平服。次年，英政府派一個英國財政顧問駐埃及，由此英法兩國的共同管理變爲英國的單獨管理。自從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埃及在名義上雖屬於土耳其，但在實際上變爲英國保護國。一九一四年後英國更正式認埃及爲保護國。阿拉比的動亂雖失敗，但他的精神始終存在，「埃及是埃及人的」口號始終是埃及民族運動的目標。

歐戰結束，埃及人民根據美總統的「民族自決主義」，要求獨立，並派代表參加和會。英國却老實不客氣的拒絕了這請求。因此以柴魯爾（Zaghlul）爲領袖的埃及國民黨開始反英運動，要求完全獨立。英政府採取强硬手段，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將柴魯爾及其他國民黨領袖三人，逐出埃及。但更激動了埃及反英的情緒，埃及全國實行大怠工，割斷電線，破壞鐵路，英政府無法，派阿倫貝（Lord Allenby）到埃及來處理糾紛。阿氏看埃及民衆勢力的不可侮，遂取緩和政策，送還柴魯爾等，並邀請埃及領袖合作，恢復全境秩序。英政府漸覺得至少在名義上不能不承認埃及的獨立了。

英政府雖然答應撤消英國對埃及的保護權，承認埃及的

獨立，但這只是欺騙埃及民衆的手段，他決不會應允埃及完全獨立。真的埃及完全獨立了，英國如何能統制蘇彝士運河，控制東部地中海，霸佔出名世界的埃及棉田？因此英政府採取一種折中的方法，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表一篇宣言，確定英國與埃及的關係。其中說：

「英國在埃及的保護權自此告終，埃及成為獨立主權的國家。」

但跟着又說：

「下面的事項，在英埃兩國政府能自由談判締結協定以前，絕對歸英國政府管理：一，英帝國在埃及的交通安全；二，保護埃及以防外國直接或間接的侵略與干涉；三，保護埃及的外國利益與少數民族；三，蘇丹問題。在這種協定未成立時，現狀不能更動。」並宣言如有他國干涉埃及事務便是對英國的非友誼行動。

一九二二年來埃及的政治史就是一部英埃兩國的鬥爭史，鬥爭的對象是以上述四項為基礎。埃及無論從英帝國的海上交通安全，地中海上的霸權，或殖民地市場上看，都是異常重要的，所以英帝國主義緊持保護埃及與交通安全不放。蘇丹是尼羅河上遊一塊廣大的土地，誰能控制蘇丹，便能控制埃及的水源，英國既不放棄埃及便不能放棄蘇丹。埃及對於蘇丹，也異常重視，因為牠的全部經濟生活都倚賴蘇丹。埃及人從宗教，政治，言語，各方面証明蘇丹和埃及有密切的關係，蘇丹應歸埃及。因兩國的宗教都是回教，兩國的語言都是阿拉伯語，十九世紀時，兩國又同在默哈麥德阿里（Mehemet Ali）的統治之下。但是英國却以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五年蘇丹叛亂時，英國替埃及平亂，並在蘇丹開闢棉田，建造鐵路與港口為理由，堅持應和埃及共同享有對蘇丹的主權，實際上蘇丹却在英人掌握中了。

三

埃及民衆努力奮鬥的結果，終於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經英國政府的同意，獲得一部比較民治的憲法。該憲法的要點是：一，埃及是有主權的，自由的，獨立的國家；二

，國體是世襲君主制；三，人民有居住通信的完全自由，與有限的出版與集會的自由；四，立法權操之於國王與兩院制的議會；五，上院議員人數爲一百廿二人，由國王指定五分之二，其餘由人民選出；六，下院議員人數爲二百三十五人，由人民選出；七，實行普選制；八，行政權屬於國王，受憲法的限制；九，國王有能免權，但上下兩院如在一月內，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或在次屆開會時通過，得取消國王的能免權令；十，國王有解散國會之權，但不得以同一理由，在一季內解散兩次，且不得在一屆國會中，於一月內休會兩次；十一，國王有宣戰媾和及下總攻令之權，但訂和約時，有若干條款須先得議會之同意；十二，小學教育爲強迫義務教育；十三，回教爲國教，十四，阿剌伯文爲國文。其中規定憲法與對外條約相牴觸即作無效，頗具獨立國家憲法中別開生面的規定。至于英國在埃及的特殊權力如駐紮軍隊，受聘埃及政府司法財政顧問等當然還是保留。

這個憲法雖然沒有動搖英國的特殊勢力，但總是比較民治的憲法；可是它既爲英政府所嫉視，也不能減輕埃及人民反英的熱潮。一九二四年英國駐埃及軍隊總司令兼蘇丹總督司泰克（Sia Lee Stack）在開羅被刺，當時柴魯爾任內閣總理，被迫辭職，英國乘機要求廢止憲法；埃及王傅阿德（Fuad）受英人的指使，於次年八月解散國會，憲法未被廢止，但因頒布新選舉法（規定年在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每年納財產稅二埃鎊以上，或納房租二十四埃鎊的始有選舉權，）埃及民衆與國民黨堅決反對，新國會一時不能產生，憲法實際上便等於廢止了。

此後埃及便完全在親英的反動派手中，一九二七年國民黨領袖柴魯爾逝世，國民黨分裂，微弱的埃及民族革命運動因而受到挫折。後來左右兩派又合，反英運動復熾，釀成一九二八年春的反英暴動，埃及王只好聽英人的話，在一九二九年七月解散國會，宣布廢止憲法。一九三〇年議會選舉以納哈斯爲領袖的埃及國民黨大獲勝利，反英空氣日濃，英工黨政府提議和埃及訂約，如果英國能在戰時利用埃及爲根據

地，便可允許埃及組織自己的軍隊，英國駐埃及的專員也可取消，蘇丹歸英埃二國共同管理，但這條約終被埃及議會打消。英人乃唆使埃及王，解散國會，廢止憲法，另於十月製一套新憲法公布，即是一九三〇年的憲法。

這新憲法與舊憲法不同的地方是增加了國王的權力，如財政法案的動議權全在國王手裏；增加了國王統制議會的能力，一切議案非經國王批准不能成為法律；如上院議員原為一百二十二人，減到一百八人，國王指定六十人，下院議員原為二百三十五人，減到一百五十人，且只在最初一次選舉階段中由人民選舉，換句話說，人民只能在五十八人中選一個選舉人。這無疑是大開倒車，同時禁止國民黨的集會權利，國民黨報紙也被封閉，一九三一年選舉時，國民黨領袖且被監禁，因此西德基（Ismail Sidky）一派親英份子便在議會上獲勝。去年十一月尼西姆組織特別內閣，旋即下令索性把這套憲法也廢除了，並解散國會，造成現今的局面。

埃及民衆在英帝國主義的剝削之下，經濟生活日見窘迫。歐戰後，埃及因棉花生產的發達，農民在英資本家的榨取之餘，生活還比較好；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埃及的棉業一落千丈，大部賴棉產為生的埃及民衆的生活便更加困苦了。

埃及民衆在經濟的壓迫之下，更燃起反英與要求獨立的火焰。本年一月，埃及國民黨開大會，要求恢復一九二三年的憲法，隨後又舉行遊行示威多次，和軍警衝突起來。最近因義亞間發生戰爭，英義對立的尖銳化，埃及的反英運動的情緒更加激昂，自到十一月初遂因英外相的演說而突然爆發了。

四

現階段的埃及反英運動却因義亞戰爭與英義關係的惡化而更加複雜而嚴重了；因為它不僅有關埃及民族運動的本身，且對於國際局勢也影響很大。埃及對於英國經濟上的價值，已不消說。在軍事上，它對於英帝國主義尤其重要。埃及握着地中海東方門戶的蘇彝士運河，這運河又是英國和東方

爲地如印度澳洲等地的交通咽喉。尤其是自義亞戰爭爆發，英義在地中海上的對立緊張後，英國將地中海艦隊根據地自馬爾他島移到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因爲前者離義國太近，易受義空軍潛艇的襲擊，後者則在英軍的保護之下。同時英政府並調集多數軍隊戰艦與空軍來埃及，於是埃及不僅爲保護蘇彝士運河的堡壘，更成爲地中海上英海軍的根據地。況且義軍集中三師在埃及西鄰的里比亞，其野心不問可知。在此種情形之下，英帝國主義爲對付新興的義帝國主義自不能放鬆埃及，而據駐義美國記者的報告，義國不惜大量金錢，在地中海沿岸如埃及各地宣傳義國文化，鼓動反英風潮，可見堅持向外擴張的墨索里尼對於埃及的垂涎始終沒有放棄，這便是最近埃及反英運動的國際政治的背景。

在英帝國主義的長久壓迫之下，埃及的民衆要求獨立，打倒英國在埃及的勢力是必然的。亞比西尼亞可以爲國聯的一員，爲什麼埃及不能？英國反對義國侵略亞比西尼亞，爲什麼英國以武力佔據埃及，並拿埃及爲對義鬬爭的根據地？英國既允許埃及獨立，爲什麼始終不放棄在埃及的軍事力量？爲什麼利用親英的政府，廢棄一九二三年的憲法，不允許埃及人民實行民主政治？英國人說，武力佔據埃及是保護埃及的安全，以防義國的侵略，埃及現在如果完全獨立必被義國吞併，所以英國必須保護埃及，在目前危迫的國際情勢下，埃及無要求獨立的理由。但是自埃及人看來，英義兩帝國主義並無分別，因爲恐怕義國的侵略而永遠屈服於英國之下豈不是太滑稽嗎？

然而埃及的國民黨不過是想利用英義的衝突，取得英國在政治上的讓步，它沒有能發動全國民衆的反英運動，更未能和一切在英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奮鬬，來推翻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結果我們可以預料，因英義關係的緊張，埃及反英運動的高漲，英帝國主義必更加緊對埃及的統治。英國駐埃及專員同意恢復一九二三年的憲法只是緩和埃及民衆的辦法罷了。

習作選集代序

沈從文

先生：眞虧你們的耐心和寬容大量，許我在這十年中一本書接一本書印出來。花費金錢是小事，花費你們許多寶貴的時間，我心裏難受。我們未必全有機會見面或通信，但我知道你我相互之間無形中早已有了一種友誼流通。我雖寫了許多東西，我猜想你們從我這兒得不到什麼東西。你們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沒有。一個都市書評家稱呼我爲「空虛的作家」，代表了你們中一部分人的意見，那稱呼很有見識。活在這個大時代大社會裏，個人實在太渺小了。我所知道並不比任何人多。對於廣泛人生的種種，我能用筆寫到的更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態度，你們從另外一個立場上看來覺得不對，那是很自然的。倘若我作品不合你們目前的需要，事不足奇，原因是我的寫作還只是給我自己終生工作一種初步的試驗。你們歡喜什麼，瞭解什麼，切盼什麼，我注意不到。我明白人雖應在人群中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氣息，貼近人生，方能擴大他的心靈同人格。至于臨到執筆寫作那一刻，可不同了。他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覺與事象以外，他儼然同外界絕緣，不相粘附。他應當如此，必需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他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文學在這時代雖不免被當作商品之一種，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製作者還可匠心獨運，不落窠臼，社會上流行的風格，流行的款式，儘可置之不問）。先生，不瞞你，我就在這樣態度下寫作了十年。這不是一個短短的時間，你只看看同時代多少人的「轉變」和「沒落」就可明白。我總以爲這個工作比較一切事業還艱辛，需要日子從各方面去試驗，作品失敗了，不足喪氣，不妨重來一次，成功了，也許近於湊巧，不妨再換個方式看看。不特讀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種批評和意見，目前都不需要。先生，如果這件事你們把它叫作傲慢，就那麼稱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辯。我覺得我至少還應當保留這種孤立態度十年，方能把那個充滿了「我」也更貼近「人生」的作品同你們對面。目前我的工作還是一些習作，一些夠不上十分重視的習作。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在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們也許嫌它式樣太舊了，形體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說過，那原本不是特別爲你們作的。它或許目前不値得注意，將來更無希望引人注意：或許比你們壽命長一點，受得住風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後來人還需要它。這我全不管，我不過要那麽作，存心那麽作能了。在作品上我使用「習作」字樣，不在掩飾作品的失敗，得到讀者的寬容，只在說明我取材下筆不拘常例的理由。

先生，我和你雖然共同住在一個都市裏，有時居然還有機會同在一節火車上旅行，一張桌子上吃飯，可是說眞話，你我原是兩路人。提到這一點你不用誤會，不必難受，我幷沒有看輕你的意思。你不妨想像比我高超一等，好書讀得比較多，人生知識比較豐富，道德品性比較齊全，——總而言之一切請便。只是我們應當分開。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期，你我過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習慣，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老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和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却不甚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眞，似乎太認眞了，這認眞處某一時倒可以說是「傻頭傻腦」。（這鄉下人又因爲從小飄江湖，各處奔跑，挨餓，受寒，身體發育受了障礙却發育了想像。）即或這個人已經來到大都市中，同你們作學生的——我敢說你們大多數是靑年學生——生活在一處，過了十來年日子。也各以因緣多少讀了一點書，某一時且居然到學校裏去教書。也每天照例閱讀報紙，對時事發生憤慨，對漢奸感覺切齒。也常常同朋友爭論，題目不外乎中國民族的出路，外交聯俄親日的得失，以至於某一本書的好壞，某一個作品的好壞。也有時傷風，必需吃三五片發漢藥，躺一兩天。機會凑巧等到對于一個女子發生愛情時，也還得昏頭昏腦的戀愛，擱下正當事務不作，無日無夜寫那種永遠寫不完，同時還永遠寫不妥的信，而且結果就結了婚。自然的，表面生活我們已經差不多完全一樣了。可是試提出一兩個抽象名辭說說，即如說「道德」或「愛情」吧，分別就見出來了。我既彷彿命裏注定要拏一枝筆弄飯吃，這枝筆又側重在寫小說，寫小說又不可免得在故事裏對於「道德」，「愛情」，以及「人生」這類名詞有所表示，這件事就顯然劃分了我同你們的界限。請你們試從我的作品裏找出兩個短篇對着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我對於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就會明白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爲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裏。這不過是一個小小例子罷了，你細心，應當發現比我說到的更多。有許多事情也可以說是我的弱點，但你也應當知道這種弱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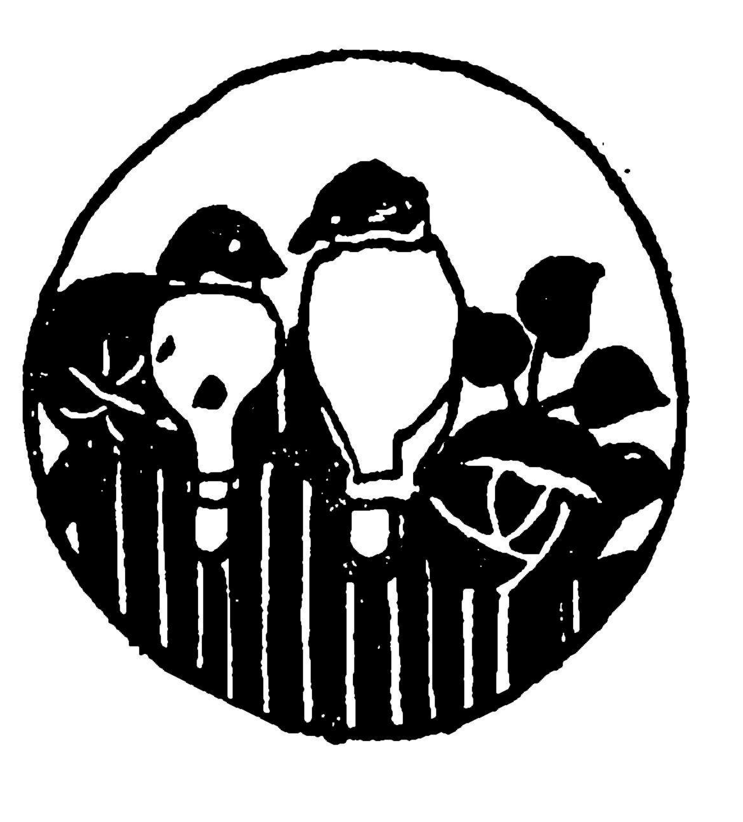
先生，我這種鄉下人的氣質倘若得到你的承認，你就會明白我的作品目前與多數讀者對面時如何失敗的理由了。即或有一兩個作品給你們留下個好印象，那仍然不能不說是慘敗。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原因簡單，你們是城市中人。城市中人生活太忽忙，太雜亂，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加之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其實除了色慾意識在外，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不仁。這並非你們的過失，只是你們的不幸。造成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個現代社會。在文學欣賞方面，卻又有過多的理論家和批評家，弄得你們頭目暈眩。兩年前，我常見到人在雜志上寫論文和雜感，針對着「民族文學」的問題，「農民文學」的問題。討論不完，補充辱罵，還是沒有結果。我當時就想：這些人既然知識都豐富異常，引經據典頭頭是道，立場又各不相同，一時必不會有如何結果。即或有了結論，派誰來證實，誰又能證實？我這鄉下人正閒着，不妨試來寫一個小說看看能。因此邊城問了世。這作品原本近於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材少，佔地少，希望它既經濟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文字少，故事又簡單，批評它也方便。只看他表現得對不對，合理不合理，就完了。若處置題材表現人物一切都無問題，那麼，這種世界雖消滅了，自然還能夠生存在我那故事中。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這作品從一般讀者印象上找結論，我知道沒有人把他看成載道作品，也沒有人覺得是民族文學，也沒有人認為是農民文學。我本來就只求效果，不問名義；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過這本書一到了書評家手中，就有了變故。一個說「這是過去的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我們不要。」一個卻說「這作品沒有思想，我們不要。」很湊巧，恰好這兩個批評家一個屬于民族文學派，一個應屬于對立那一派。這些批評我一點兒不吃驚。雖說不要，然而究竟來了，燒不掉的，也批評不倒的。原來他們要的他們自己也沒有，我寫出的又不是他們預定的形式，真無辦法。我別無意見可說，只覺得中國倘若沒有這些說教者，先生，你接近我這個作品，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東西。不拘是什麼；或一點憂愁，一點快樂，一點煩悶和惆悵，多少總得到一點點。你們若毫無成見，還可慢慢的接觸作品中人物的情緒，也接觸到作者的情緒，那不會使你墮落的！只是可惜你們大多數即不受批評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時卻早被理論家把興味凝固了。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言語

上，甚至于一本書的封面上，目錄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在那本書的序言上，就寫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你們要的思想，那故事上的人物不懂你說的思想是什麼意義，我本人也不大懂。

先生，說到這里我似乎有點生氣，你一定看得出。我覺得我這鄉下人來到都市儼然是一種悲劇。無論在作品上，生活上，我都很孤立。雖有許多朋友，對我十分親密，依然感覺異樣孤獨。鄉下人實在太少了。倘若多有兩個鄉下人，我們這個「文壇」，會熱鬧一點罷。目前雖也有帶着農民的血的作者，為了「成功」，却多數在體會你們的興味，阿諛你們的情趣上努力，博取你們的注意。自願作鄉下人的實在太少了。

雖然如此，我還預備繼續我這個工作，且永遠不放下我一點狂妄的想像，以為在另外一時，你們少數的少數，會越過那條間隔城鄉的深溝，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的懷疑。先生，這想像在目前近於一個鄉下人的痴呆，是不是。可是你們總會有一天明白評論家和指導者給你們的束縛，擺脫這種束縛的，我相信有這件事。

先生，算算日子，我的第一個十年的工作已快要結束了，時間太快，使人惆悵。因此從一堆習作裏，我選了這樣二十個短篇，附入三個性質不同的單行本（自傳，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編成了這個集子，算是我這個鄉下人來到都市十年的一點紀念。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陳通伯先生，楊今甫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種種的幫助和鼓勵，這集子裏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沒有他，我這時節也許照自傳上說到的那兩條路選了較方便的一條，不過北平市區裏作巡警，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簷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你們看完了這本書，如果能夠從這些作品裏得到一點力量，或一點喜悅，把書掩上時，盼望對那個不幸早死的詩人表示敬意和感謝，從他那兒我接了一個火，你得到的溫暖原是他的。如果覺得完全失望了，不妨把我放在「作家」以外，給我一個機會，到另外一時，再來注意我的工作。十年日子在人事上不是個很短的時間，在歷史上說來却太短了，我們從事的工作，原本也可以看得很輕，以為是製饑饉食物必需現作現賣的，也可以看得比較慎重，以為是種樹造林必需相當時間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在歷史上能負一點責任，目前的失敗，儘它失敗。



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羣

楊鍾健

安陽殷墟，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採掘之前，即已見稱于世。一部分動物骨骸，曾落于日人之手。研究報告發表，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又有一部分，留落于英倫博物院。其記述發表于民國十四年。此外尚有不少材料，留于上海博物院，其報告見于民國二十二年之中國美術雜誌，以上所列，僅爲已于報告者。至其他散失各處，不能作爲研究資料者，更無法可以統計矣。

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該處作大規模採掘以來，一切科學上材料，皆加意採集。關于哺乳動物骨骸一部分，蒙傅孟眞先生，李濟之先生，送交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整理。又蒙地質調查所所長翁詠霓先生允余以一部分時間，從事于此。乃將各標本加以修理，別其門類，再進而考其性質，究其歷史。後因德日進先生亦對安陽動物羣甚感興趣，乃亦加入工作。原稿于二十一年冬，即已竣事待印。後因安陽工作，仍在繼續，且有大批材料運平，乃又續理新來標本。雖材料加多，而新加種類究甚少。今幸全篇告成，傅李翁諸先生信託贊助之力，至可感激。此外從事採掘諸先生如董作賓先生，梁思永先生，均對採掘情形，時爲說明，裨益良多，並誌于此，以申謝意。

由殷墟動物羣研究而最感興會者，爲由分析各動物習性之結果，知中國北方氣候自有史以來之變化。但同時與南方文化之溝通，亦殊顯著。今先將各動物依其節述，再殿以結論。至于詳盡敘述，及量度等，請參看原文，從略。

各種動物節要

【肉食類】

◬家犬　若干頭骨及下顎。由頭骨與下顎之各性質言，均與狼不同。（頭小頂部凸起，切牙小等）而與現在生存於中國北方之狗相同。至其確當爲殷墟之物，而非以後混入者，似無其他重要理由，可以否認。

◬狸　若干下顎。本類化石，可上溯至上新統。即中國狸。但均比現存者爲大。陝北黃土中及周口店上洞中之狸，則與殷墟及現存者，幾不可區分矣。

◬熊　小而嘴短。計爲之代表者有一上顎（具二臼牙）兩下顎。其大小與烏蘇里熊相若。另有一下顎。特大，或另代表一種熊。

◬獾　二下顎，與現在者甚近。

◬虎　若干頭骨，有一保存極完好。並具兩下顎，即本篇所根據以敘述者。最早之虎，見於周口店。在歷史時期，中國虎之分佈甚廣。現則僅限於福建新疆吉林等省而已。各虎之不同，不能於骨格上證明之。

◬豹　兩上顎，一下顎，係一個體，此外另有一下顎。

【鯨魚類】　若干大脊椎骨及四肢骨。但均保存破碎，不能詳爲鑑定，但鯨類遺骨之見於殷墟中，乃確切證明安陽動物羣之雜複性。蓋有一部分，係人工搬運而來也。

【嚙齒類】

◬黑鼠　黑鼠之頭有二，此類鼠自周口店時已有。

◬竹鼠　若干下顎。比南方現存之中國竹鼠爲大，而與萬縣發見之化石竹鼠相似。竹鼠化石之歷史，吾人可上溯以至上新統下期，但在安陽發現竹鼠，確甚奇特，因此等鼠只生存於南方多竹林之地，而以人工搬運說明，又不可通也。

◬兎　骨骸甚多，可證明爲當時極普通之一動物，其一切性質與現生存之兎無何種區別。兎類化石，自上新統即有，但因材料不豐，其骨格上性質又不顯著，故其演化歷史尚不甚清晰。

【有蹄類】

◬貘　安陽化石羣比竹鼠更有興會而奇特者，爲貘化石之存在。計有兩下顎，一左爲幼年者，一右爲老年者，其牙之構造，與生存之貘相同，比馬來貘大小相若，而比萬縣化石羣之巨貘爲小，貘類化石甚少，全見於中國南方。爲說明貘類化石之存在于安陽起見，吾人有二假定。一即認貘當安陽殷墟時期尚存在，因被當時人獵得。一即當時人與南方已有交通，此等動物係由南方搬移而來。兩者比較，似以後說較爲可信。因凡在中國北方其他堆積中，從未見有貘之存在，而以下述之安陽象類，亦爲一佐證也。

◬馬　安陽之馬，骨骸甚少，僅有若干牙齒，由其牙之

性質，可知其確爲馬而非驢。

△厴面豬（新變種） 安陽之猪，最爲普通，頭骨下顎均不少，且其性質甚顯著，其習性似已爲家畜，因牙齒甚小，頭骨奇特。具乳牙而幼小之標本甚多，均可爲此說之佐證。其生物系統，大約當歸 Vittatus. 故亦爲南部之動物，中國北部其他新石器時代之猪則均爲北方猪（Scrofa-group）。

△猪 除上述之猪外尚有一成年下顎，其性質與上不同，或代表另一猪之存在。

△獐 骨骸甚多，由其淚凹之存在，可知其確爲獐而非麝鹿，其化石早者見於周口店堆積中，但已與現生存者無區分。三河縣泥炭堆積，山西萬全縣堆積中均有，由此可知獐雖限於長江流域，而以前確在北方分布甚廣也。

△鹿 骨骸亦甚多，大半均爲人工所切鋸，但由較完全之標本，可知其當歸普通之梅花鹿，此類化石自上新統中期以後，各期均有。

△梅氏四不像鹿 此類化石在殷墟中所見爲最多，大部分皆係角且多被割鋸者。四肢骨及下顎則甚少，頭骨無一較完整者。由其角之特異性質（第一角向後方伸出，各角尖端作羽狀分枝，且沿幹多節結）可知此鹿雖與達氏四不像有若干相同之點，但却爲一特別之種。前人以之歸於他屬，蓋未悉其角之實在構造也。然其角之構造過於特別而不自然人或吾人相信此爲一新種之鹿，或非在自然演化中而切成，乃由工培養而成者。至四不像鹿之歷史，吾人所知尚甚，少其確無疑之化石，除安陽外，至今未曾在他處發見。

△殷羊 一種家羊，在殷墟中比較甚普通，計若干頭骨及下顎等，其體小，其兩角向外伸，可與中國西北之羊相比，但亦有許多不同之點，故定爲新種。

△山羊 僅有一頭骨，角中空，幾與眼作垂直向外伸出甚微，左右約扁平，甚確切，種名不易鑑定，但大約爲一家畜之羊。

△牛 破碎之頭骨及角，又有許多手足骨，均可歸此類，亦有許多上下牙，但不易與水牛者區分，角作圓椎狀而扭曲，頭骨一如牛，與轉角牛等大不相同。（顏面骨移向後凸出，覆於後頭骨部上）其角雖與原牛相同，但小，故吾人仍視爲不同。至其究爲野牛或家牛，乃一不易解答之問題也。

△聖水牛 殷墟中此類水牛亦不少，有若干較完整之頭骨及許多破碎者，手骨足骨亦甚多，其角之性質最爲特別，短粗，具三角橫切面，但頭甚大，與更新統水牛大小相若，頭後部甚凸出，介于兩角間之顏面部低下，介于兩眼之部尤凹下，眼球亦大，手骨腳骨亦短而寬，概括言之，當與更新

統及黃土期之水牛同爲一組。但其角及頭之性質又與之極易區分，若與現存相比，則似與菲利賓之野水牛相似，故菲利賓水牛，可視爲德氏水牛王氏水牛及聖水牛之唯一後裔也。

△印象 象化石之見于殷墟者不多，僅有破碎頭骨及若干四肢骨，茲所用以研究者，爲一不完全之下臼牙，前人初作猛獁者。蓋皆視以爲採自更新統堆積之中。故殷墟之有象，又引起二說，一謂象原生存於中國北方，一爲來自南方，由各方推斷，似後說較前說爲可信。

△猴 一上顎，一下顎，與直隸猴無何不同之點。

結論

一、動物羣之成分

安陽考古地點之化石羣，爲世人習知已久，其骨骸散失各處者，殆不可以數計，最初作一科學研究之人，乃爲日本一古生物學家其材料係由北京送去者。

該古生物學家當初視此化石羣，爲更新統之物，所記述者計有一新種之馬，猪，鹿，達氏四不像，原牛轉角牛（新種）猛獁，及人之坐骨一具，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採集之材料，並由其與確時代之幫助，吾人對殷墟動物羣之知識，乃較前更臻完善，計本篇所述之動物如下：

家犬(Canis familiaris L.)
狸 (Canis (Nyctereutes) prooyonides Gray)
熊(種一)(Urssus sp.
烏蘇里熊(?Ursus of. japonicus F.)
獾Mles leucarus Hadg.)
虎(Felis tigris L.)
豹(Feli pardus L.)
鯨(Cetacea indet.)
黑鼠(Epimys vattus L.)
竹鼠(Rhizomys of. troglodytes M, G.)
兎(Lepus sp.)
貘(Tapirus indicus d.)
馬(Equus caballus leptostylus M.)
腫面猪(Sus Vittatus Var. frontalis(var. nov.Sp. Nov. teilh and新變種。
猪(Sus of Scrofa L.)
獐(Hydropotes inermis Sw.)
鹿(Pseudaxis hortulorum Sw.)
梅氏四不像鹿(Elaphurus menziesianus Sw.)
殷羊(Ovis shangi young Teilh and youn5)新種

山羊(Capra sp.)

牛(Bos exiguus Msat)

聖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 Hopw.)

印象(Elephas indicus L.)

直隸猴(Macacus tohihliensis M.Edw.)

在上表中，馬氏之更新統種類，均付缺如，其複雜之性質，並與其他方面之研究參証，吾人乃知其眞實之概念矣。

二、安陽動物羣之分析

最顯著之事實爲殷時人民，爲一從事工業商及耕種之民族。骨之大部分均係作骨器用。此外亦善打獵，因而收藏各種不同之動物。此等事實，可說明何以其化石，如此之多而繁雜。

概括言之，殷墟動物羣可別之爲三組，一爲野而土著之動物。一爲家畜局部之動物，一爲自外搬遷而來之動物；三組中有兩組內有若干滅亡，或他徙種類。

a.野而土著之動物。可視爲歸於此組者，爲狸，熊，獾，豹，虎，黑鼠，竹鼠，兎，獐，鹿等。

狸虎鹿之絕跡，乃由人力摧殘之故。至竹鼠（如眞未滅種）及獐之南遷，乃一有興趣之事實，但因吾人對兩種動物之生態，不甚了了。故此等遷徙，究於氣候變化有幾何影響，或究由于耕種關係之故，殊不易判定也。

b家畜，犬，豬，羊，均可歸此組，此外四不像鹿，牛，聖水牛，及猴，或亦可歸此組。

豬係南方種，四不像當爲一變易之種，因用其角而被豢養。牛亦當爲家畜者，關於水牛，吾人視爲更新統水牛之殘存者。但若視爲自遷移而來者，亦未始不可通。但無論如何，三者現均滅亡，水牛之絕跡，表示氣候上究有若干變化也。

c.自外搬運而來者，鯨，象，貘，等，鯨類骨在海濱可以採得，象與貘則似係將活動物移來者，當時與南方之交通，似已甚繁盛，安陽多量之巨介（現生存於長江流域）亦可

爲之佐證也。

三、中國黃土期後動物羣之研究

由上所討述安陽化石羣之繁雜性，吾人可立知更新統化石羣分界之重要與困難，若一堆積尙含有犀牛巨齒，象或猛獁，土狼，巨角鹿，則吾人尙可視爲仍爲更新統，至駝鳥蛋之存在，則比較不甚可靠，因此等蛋皮（化石）新石器時人多用之也。至於水牛則吾人尙視爲唯一殘存於原史時期者。

事實上一更新統性質之化石，見於一堆積中，其視爲殘存之可能性質可甚大，此在其他時期常有例証。如泥河灣時期，有三趾馬，中非之有三趾馬及兇猛獸，北美之有始祖象等。即退一步言，該動物確已滅種，吾人更尙須判別其所以滅亡之故，究由自然環境，或由人工，僅自然環境之原因具有地質上價值，而人工者則否。

故解決此問題之主要基礎，須對無文化遺跡之更新統後期堆積，作詳細之研究。地層上地文上均須確切無疑。如此更新統與有史期之界限，始可明瞭，此等堆積，用地質眼光看，仍當視作無人之地，故以後之研究，當特別注重次生黃土，泥炭層，及近代洞穴堆積等。

此研究之原文爲英文，將發表中國古生物誌丙種，附有詳細圖說。因念此問題或爲研究史學者及一般關心中國遠古文化者所樂聞，故先將中文發表如上，讀者欲知其詳，自須參讀原文。楊鍾健附記。



讀書紀感

王統照

在宗教史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由於畏怖，祈求而崇奉偶像，（有形的與無形的）敬仰難以理性解釋的主宰者的例證。人類爲何發生這樣的情緒與行爲？神學家，哲學家，以及有分析思想的歷史學家自有他們的種種解答。近來偶然讀到斯賓挪莎Spinoza的一段議論是：

凡沮喪者有敬神，敬教（虔敬）之假面目，是故沮喪雖與驕傲相反，而自卑之沮喪者則反頗與驕傲者相類。

（一）

我再看一遍，仰頭對着玻璃窗外陰鬱的灰空，過一會，不禁把書本放下。默默地聯想起自尊與自卑，自覺的力量，以及我們自己的古老的敎訓，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與「剛毅木訥」等等道德的箴言。

我對於這等人類行爲的倫理的表現很少研究，——這須有一份分析的與銳利的理智性，偶然涉想及此殊難免茫然之感。

但由這句看似尋常的話使我對人生的隱秘得到有力的證明。人，生存於欲望之中，而作欲望的牽綫的是希望。如果眞像民間的傳說諸葛孔明能「前知五百年，」甚至一飲，一啄，都在未來的簿子上詳細註明，只不過待他到時按條點收。我想，他那「鞠躬盡瘁」的話寫出來一定感到乏味。希望在生之路上遙遙地燃起一點明麗的火光，雖然有時被雲翳遮蔽，有時被風雨撲滅，有時因爲自己的目力發生障礙，看不

清，但那只是暫時的，不久，閃閃灼灼地明光重復出現。因此，一個人他終能向前走，追逐，想着把那點火光拏在手中，灼傷着皮膚或是溫暖着掌心，他不必想，而且也絕不會計較的，但是他總要向前追逐！

叔本華曾主張生存欲望絕不是一個人所獨有的部分，而爲一切東西不分彼此時所公有的部分，他以此欲望即意志。（二）如失掉此最大之欲望則世界即當止息。可知原有欲望，纔有希望，基於人類的生存之必需的條件上，不能磨滅的生之輝光，他時時向人間引導，啓發。一旦失去，或找不到在前面可以照路的那點東西，不止是他把自己的意志沈落下去，而且他的自我的世界也將要漸漸毀壞以至於滅亡。

沮喪正是失却自己的意志的表徵，沒有自信力，沒有大無投的精神，沒有向前奔躍的氣概，覺得非藉重一種明明是空想而又似乎是偶像的東西給自己作主，爲自己背後的「靠山」便生存不下去。這裏，宗教的力量便有所施。自然，並非人類中有宗教式的行爲的全由於此，但這種情形却是敬神，敬教的源泉。

恐怖與慰安乃一條繩索之兩端。如果永遠是坦蕩蕩地的心靈狀態；永遠是「光風霽月」的胸懷；永遠是向前看與勇往的精神，我們有何恐怖？即世有所謂恐怖者乃基於己心，心鑠自外物。惟失掉了以上所說的心靈狀態，胸懷與精神，平鋪在脚底下的，映現在視覺內的，恍惚來去在想像中的，無一而非不能安頓，不能了澈，不能解決的事務與憂慮。那麼，因憂生怖，因罣礙而生執着，隨處都是荆棘，時時像有針尖，像有火棘，像有毒蛇，在你身旁，在你足底，在你心中深切地感到刺痛，灼熱，暈苦的難過。可是，又不能自己振作，如斷腕般的壯士，如「刮骨療毒」般的小說中的英雄，忍住痛苦再求掙扎，把生之力揮發出來。其結果只好垂頭欲泣，或者用方法麻醉了欲望，打滅了前途希望的火光。

於是他便沈沒於黑暗的淵中，——忘了自我！

沮喪隔着滅絕還遠吧？但是沮喪中也還要有點支持沮喪的東西，向實在處找，世界中有甚麼可以支持住沮喪的浮蕩

呢？或以道德，或以書籍，或以酒，色，或以藝術？否！若是道德，書籍，酒，色，藝術能支持沮喪，至少那被支持的主人，他得用力量，用尋求，鍛鍊，或耗費的像是勇敢的精神，而且藏在那些東西之後，終有一天能夠把自我追趕回來。因爲這都是對人的行爲，而非對神的慮念。他得在事實的波瀾中打起泡沫。惟有對於虛空的全體投入，在有定型的某種想像的信仰中消磨着沮喪的時間，於是上帝，主宰者，我佛如來，聖靈，甚至一顆樹，一個木樁，都變成沮喪者的惟一崇拜的對象。因爲那對象不是生活的個體，又不是崇拜者可以應用某種生活的行爲能以感到實在的反應的，所以自己在無可奈何中造成一個虛空的網，——在那神秘的網中他眞誠相信會產生出慰安的果子。

敬神，敬教的是非另當別論，總之，因沮喪而有此等事則失却自信力，而信縹緲渺虛空的對象。寧願減却了爲生存的掙扎的希望，把自己無所生的心靈依附上去，以求妄象的慰安。這是大多數沮喪者的心理。雖然在敬神，敬教的觀念中也曾有過有大願力，有大精神的人物，但那是極少數的特殊人物，而且他們絕不是沮喪的。

其次，自卑之沮喪者何以與驕傲者相類？初想，這等比附頗有滑稽的趣味。然過度的驕傲不正是旁若無人，簡直是不願看見旁邊有人！自信力之膨脹，節制力之喪失，則初時糊塗，後可變成瘋狂。正是沮喪者之反面。沮喪由於自己的過於輕視，過於自卑，因而對人間的一切無快感可言，在暗暮中滋生着嫉恨的種子。世間正走上希望之路的勇敢者皆其嫉恨的對象。這一點，正與自傲者輕視他人似相反而實相成。（採取斯賓挪莎解釋的意見。）

其由來，皆是各人裝上了一份虛僞的面具，一個向着一無所有的高空，一個却俯視着模糊黑暗的角落。

當然，恒毅與剛毅等的行爲在沮喪者的思想與行爲中不復存在，他所有的只是倚賴他力——虛妄的他力，以求精神的癱瘓。

但這是純在沮喪二字上做文章，並不是論及宗教的發生

與其影響。

不是我們古代的達觀哲人之甚麼「吾喪我」，「嗒然若喪」的話麼？雖然這位哲人另有他的思路，就直接的意義上解釋，這兩句簡單話可作沮喪者的適合的形容。

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用一樣的例證。沮喪是忘了自我；沮喪而至於想倚靠虛空中的他力作欺瞞的慰安，他或她是被恐怖征服得連一點點真實的希望都沒有了！

來！應該把恐怖的幻象打碎，應該重行燃着前途上的火光，為一個人，為一個民族，為一個國家，為甚麼不整頓集合起生之意志來作勇敢的決鬭，却向黑暗的洞中無聲無息地投入！

這篇文字不過是冬夜讀書所得的隨感錄之一，無以名之，故寫上了「讀書紀感」四個字的籠統題目。

（一）斯賓挪莎倫理學第四卷，從伍光建之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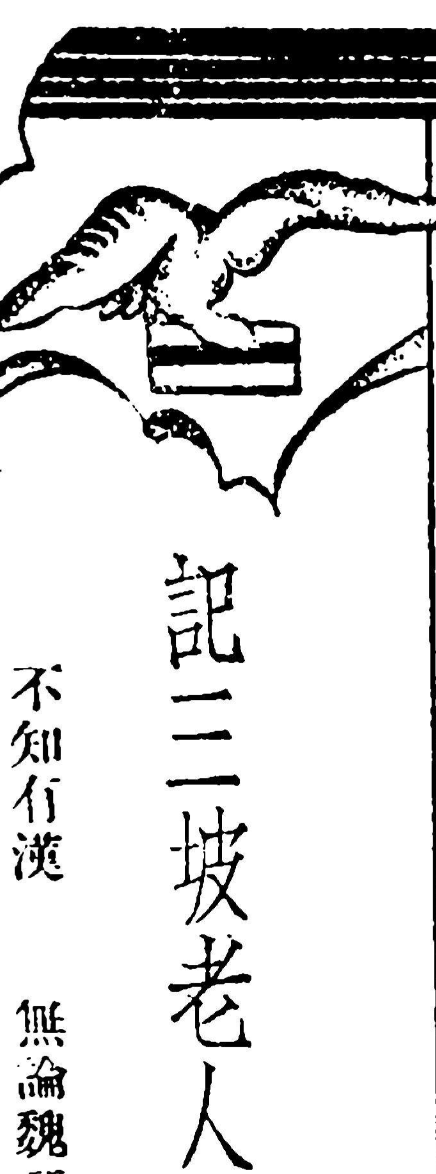
（二）叔本華之悲觀論集與意志及觀念之世界中有此意

旅暹雜感

越公

國是僑情日見非，安身無地嘆歔欷，人真不幸生中土，事實難堪迫四圍，到處摧殘憑勢力，因何忌刻肆獰威，梹榔嚼到心都碎，遙望關門不敢歸（屢接歸國朋友來函備述汕頭海關苛擾歸僑種種情狀實有令人視歸國為畏途者矣）

椰風蕉雨亂縱橫，吾道于南已不行，忍看太夷施政毒，傷心神裔任人輕，願將十指螺紋印，難得三年虎榜名（在暹當教員者須先到暹羅教育部考試暹文三年級程度及格者方准教書於報名時除繳相片數張外還須印具十個指模為記）二百萬氓誰撫愛，只憑命運聽天生。



記三坡老人

兌之

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



嘗讀湘綺樓日記云，『湖南湘潭有隱山九洞坤者，其人不入城市，同治三年有往卜居者，彼中人猶稱道光四十四年，乃不知縣城曾失守。』頗疑其言恐有裝點。往時在津又聞人道及河北涿縣有老人村者，其人老死不與城市人往來，每年入縣城一次，專爲完糧與購鹽，衣冠古樸不同近代事頗相類。試以問諸邑宰，則諱曰無有，然河北人士傳聞已久，必有自來也。

頃閱河北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有蔣君善國所著會勘三坡紀略一文。蔣君即三年前之滿城縣令。富於著述，究心文史，余曾舉此事以相詢者。事閱三年，居然有詳盡之解答，而傳聞之疑乃可以盡釋。聊參酌其詞，略加申引以饜好異聞者。

先是民國十八年，有涿縣人郭楨者，具呈北平軍事當局，自言有祖遺明崇禎時所賜三川三坡之地，毗連宛平房山涿縣易縣淶水廣昌六縣，面積四百餘里。即以房山一隅而論，有地三千餘頃，樹數十萬株，明代即招佃分種，當時四至立碑。迨李自成兵敗，其部下佔據川坡，而郭氏尚存明末賜地龍票及明清兩朝糧串，請將全地由國家收回，按照旗產官產變價，林木亦估值招買云云。旋由河北省政府查明郭楨遷涿僅四世，其呈文係僞造。然其年十月又有人具呈言，清軍入關圈地賞功，曾將該地一段賜給皇室羅王，約十分之一。其後即將賜地轉賣與王學詩之祖，嗣至乾隆間，郭裔有名義山者，因進銅六十萬斤，高宗將川坡之地發還，并頒給御書封典，歷年以來，生齒繁衍，六縣官憲向置不問，民間遂選舉

領袖，分為五段，並理其事，號為老人。儼如海外桃源，並不繳納課稅。

按以上之敘述，乃知老人村為確有之事實，特傳說展轉附會，不免齊東之譏，然固猶有脈絡可尋也。考明史所記，近畿皇莊不一而足。如李敏傳言：

貴戚請隙地及廢房牧馬塲千頃，敏執不可，……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為地萬二千百餘頃，勛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為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

入清以後，此類皇莊在賦則上謂之更名地。僻遠之區，仍其舊貫，理或有之。至於圈地賞功，亦非無據，據此案中吳聘卿抄呈乾隆二十六年九月部照云：

為發給執照事：據吏部主事存福呈稱有康熙五年上賞存福之先戶部尚書穆和倫山川荒地一項，坐落在直隸淶水縣屬山後佛洞塔山等處，……呈請援乾隆十年上諭，……上賞地畝准其由部請發執照，……合亟發給執照以憑管業。

所謂賜地龍票，殆即由此附會而出也。

數年以來，常以此事屢勞政府派員調查，及其究竟則不外托名影射希圖伐賣林樹藉以牟利。因是置而不問。蓋屢請而屢駁矣。

至本年春間，河北省政府因清理插花地，乃指派宛房淶涿四縣長親往勘查。所謂三坡者，地雖屬涿而位於房山之西，淶水之北宛平之西南，近接長城，僻處山內。其中心曰桑園澗，距涿縣一百八十里，距宛平二百二十里，距淶水二百二十里，距房山至近亦一百四十里。考三坡之名所自始，則涿人謂涿縣所屬有上坡中坡下坡三村，三村人民以三坡地方荒涼無人，去而開墾，留居其地，遂沿用故鄉村名。是說也，出自土人，必有其據。然余則竊疑三坡為山坡之訛，山坡者山民以梯田為生，故以山坡為地之總名耳。

據蔣君所述三坡風俗之特異者，一為婦女行縢及弓鞋之式。袴腿寬六七寸，圍繞甚厚，而以紅帶束之，其鞋則淺

帮平底，近尖處其帮尤淺，內不着襯鞋，亦無襯韈，只以布纏裹之，鞋尖有鉤向上，鞋前帮容易脫落，故鞋面須用帶勒束。余按不韈而纏，此正古制。鞋尖向上，即史記所謂利屣。其在宮裝，則上銜明珠作鳳翹，古圖畫中所見亦如是。大抵山居之民易存古俗，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一。

又婦人頭髻多係前面蓬起，一如日本婦女裝梳，後梳抓髻，髻約長五六寸，下端爲半圓形如壺梁，用粗紅繩紮成，間有梳髻於頂如古時之宮裝，亦有於腦後梳二圓髻者。此亦近於古風，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二。

又其人語音甚濁，不能讀『而』字，呼兒子爲楔子。余按古音而字屬支韻，應讀如夷，今粵語正然。兒子讀爲楔子蓋當爲息子。唐以前俗呼兒爲息故也。若余之推斷不誤，則其人獨能保存古語音，必爲金元之際胡風所未漸被之地，此至罕而可珍之史料也。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三。

蔣君又在鎮廠村之九龍廟中發見石香爐，有元朝年號，以爲三坡人民必在元朝以前遷入。此其爲舊日中原遺民證四矣。

大抵石晉割讓山前山後諸州時，此地適當涿蔚二州之間，距中原最近。意者遺民痛心疾首於版圖之移易，相率入山以逃虐政，如桃源隱者故事乎？自五季以來，此地以北不見兵革，惟李自成之亂，或亦有於此聚族避兵者。（蔣君亦謂傳說中有云李自成舊部之遺留者。）然按之以上所述，則其人入山似不止於三百年，終以吾所推測者爲近也。說者或據北宋以前無纏足者，故其人必來自北宋以後。此雖近似，然山居之人亦僅能保持其舊俗至最大限度，固不能全然拒絕時代習俗之流入。非然者何以亦有辮髮之男子，且有剪髮之男子耶。

蔣君又云每年三坡內推舉完糧之人赴涿縣城內完納糧銀，被舉者稱爲老人，老人職權極大，除擔任完糧外，所有一切糾紛均聽其制裁，任期三年，期滿公選。前此赴縣納糧，縣府且爲之披紅插花以示優異。直至十八年春始改爲涿縣第六區，近復取消區長，設公安分局長以理行政。全境共納粮

銀九百餘元，公安經費一千元有奇，凡爲大小村莊十有三云。

又舉其農業生活狀况云，豐年則運銷板米於房嵐之張坊鎮，飢歲則由口外之樊山桃花堡等處，輸糧接濟，商業極不發達，僅桑園澗有小舖一座，所賣不過油鹽烟酒米麵茶而已。偶有境外挑販小商賣糖果繩麻布匹等至，近年本地人亦漸有運核桃杏仁藥材往天津出售者。該地房屋建築亦用磚瓦木石，頗爲完整，地雖幽僻，莊舍之形景甚爲雅潔云云。

觀其所述，誠令睪然想望而不能自已。鑿井耕田，不識不知，此風殆長往矣。不知今日增此千元公安分局經費，所以惠此逸民者何在耳！

又聞青島西南有水靈山島者，數年前，其居民尚著明代衣冠，亦不與島外人通婚。然此亦僅得之傳聞，今已不可復覩矣。

噫嘻，田橫之客乎！秦人之洞乎！茫茫禹蹟，幾爲乾淨土耶？山前山後諸州，其猶有古之遺民耶？

瞎子算命

李溶作

叮噹又叮——噹——
（頭鶴起朝天，
且沿着河邊）：
瞎子的兩眼生上
竹桿：它知道那里
該跨高，那里跺低……

叮噹又叮——噹——
「這百里之內，
祇賸個瞎胚？」
打一處坐下：宮商
又宮商：他溫胡琴，
——是爲着自家算命？



一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歐陽采薇譯

我們在地球上的地位，是很奇特的。人人都如同過往的旅客，所處時間甚暫，也不知何所爲而來；然而有時似乎又測知人生的目的。

但是，根據日常生活而論，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人所以生存於地球上，乃是爲着其他的人們——尤其是那般人，從他們的微笑和幸福中



我們才獲得快樂的；還有無數不相識的人們，藉着同情心的維繫，彼此的命運，也連接在一起的。每天我尋思無數遍，己身外表和內在的生活，仰仗着現存和已故的同人類的工作的，是如何的多，我應如何誠懇努力，才能完全報償，我所承受的一切。我時常感覺到，借助於他人工作的，未免過重，因而沮喪不懌，心境的安寧，也就隨着擾亂了。

我不相信，我們能有自由——依據哲學方面的意義——因爲我們作事，不僅由於外界的强迫，還有內在的必需。叔本華(Schopenhauer)說：「凡人願意做的事，一定都能做到；但他不能決定，究竟願做什麼」。這句話，在我童年時，給與印象很深。嗣後，目覩或身受人生的辛苦時，常能從這句名言中，獲得慰藉。這種信念，永遠激發容忍心，讓我們對於己身或他人，都不致過於認眞，很有詼諧性的力量，功能調劑。

從客觀方面看來，永不停止地，尋思我們所以生存的理由，或人生泛泛的意義，似乎毫無意識。但是，每人都有幾種理想的目標，作為他希望和判斷的領導者。時常輝耀於我眼前，並使我充分感覺生存的愉快的理想，乃是真，善，美，三者。我從不曾想到，以舒適或快樂為目標；根據這個基礎，建造而成的倫理學，將僅適用於牛馬。

如果我不感覺着，正和志同道合的人們，共同合作，藉着藝術和科學的研究，追求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我的生活將是空虛的。自從童稚時期，我就藐視人們志願，通常的庸碌窄狹。財富，榮耀，顯彰，安樂，在我看來，總是卑卑不足道的。我相信樸實無華的生活，對於任何人物，身心兩方面，都是最適合的。

我對於社會的公正和責任，所懷抱的熱烈的興趣，和我極其不願與人們直接交往的性情，正奇巧地，形成為反比例。我好比只願套單鞍的馬，生來不能縱列成隊，或並肩齊驅的。我從不曾整個心神地，屬於國家，知己的朋友，甚或我

自己的家庭。這種種關係間，總帶有渺茫不可捉摸的隔離，而且獨居靜思的願望，是與年俱進的。

如此隔離，有時未免稍苦，但因此不能得他人的了解與同情，我並不感覺懊悔。是的，我一定有所失，但能孑然獨立，不受他人習俗，見解，和偏見的影響，也可以得失相償了，而且我不願意，仰仗這類飄忽無定的基礎，來獲得心境的安寧。

我的政治的理想，乃是民主政體。人人是社會的一分子，都應當受敬重，但不能對任何一人，作偶像式的崇拜。我竟被人紛紛賜與如許的愛慕和敬重，真非本願所及，而且愧不敢當，彷彿命運之神，故意和我開玩笑。這種謳頌的心情，或許由於羣衆想了解我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所研究得的些少觀念，却不能如願以償，因而發生的。

我很知道，想達到任何一定的目標，必須有一個人，思任思想和領導，並且負大部分的責任。但是被領導的人們，不應當受驅使，而且應當被容許，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

來，社會上各階級間的區別，似乎都是虛的假；細一分析，只是勢力的差異。我相信每一強暴的專制政府後，必緊隨着道德的敗壞，因爲暴虐最能惹動道德低落的人，乃是無可避免的事實。歷史證明給我們，著名暴君的後繼者，必是暴徒。

因此，我總熱烈反對，現代俄羅斯同意大利的政體，歐洲各民主政府，聲譽不佳的原因，不在民主主義的基本理論，（雖然有人說，牠本身有缺點。）却是由於政治領袖，變遷不定，以及政黨綱略，空泛平庸，不能卓然有所樹立。

我想，美國對於民主政體，倒握住牠的要義了。選舉一位總統，予以相當年限的任期，並且給與相當的權力，使他能够恰如其分地，盡自己的職責。德意志政府，雖然和這種情況是恰相背馳的，我却喜歡他們，對於民衆個人，更愛護周至，當他患病或失業的時候。我應當說，人生熙熙攘攘中，眞正有價值的，並非全民族，却是有創造力和易感動的個性，即是能產生至高尙至純潔的人格，當普通的大衆們，都還思想爲鈍，情感滯澀。

提及這點，我又想起羣衆心理最卑鄙的一種，即是討厭的民團。喜歡隨着抑揚的軍樂聲，排成行列，走整齊步伐的人，够不少惹我輕視，覺得上帝錯將大腦給他，只要脊髓就十分足够了。耀武揚威的英雄氣概，無理的强暴，可咒詛的愛國心，誇大狂，這一切，我是如何深深地輕蔑呵，戰爭是卑鄙可恥的，我寧願被斃碎成片……也不想置身其中。

這種人類的玷污，應當趕快鏟除。我總覺得人性是夠良善的，假若學校和報紙，不因商業或政治的緣由，步驟井然地，來敗壞各民族的常識，我想，這類事件準會早已消滅了。

我們所能經驗的，最美麗的事物，乃是神秘。對於這種情緒，茫然不知，不能駐足嘆賞，佇立神迷的人，簡直等於死者，他的眼睛是閉攏了。窺察人生的神秘，雖然參雜着恐懼，却也是宗教的起源。知道我們所不能窺透領悟的，是眞正存在着，現身爲至崇高的智慧，和至輝耀的美，我們才能鈍拙，只能明瞭牠們最簡單的形式——這種知識，這種感覺乃是眞正宗教信仰的中心點。只有依據這個意義，我才算

做虔誠的宗教信徒之一。

一位上帝，對於他所創造的人們，給予報酬或責罰，即是那麽一位，以我們的目的爲目的的上帝，總之，他只是人類弱點的影子，我不能想像出來，我也不能相信，身體死亡以後，靈魂依然存在，雖然心志薄弱的人們，由於恐懼或可笑的自我心，懷着這類想頭。只要沉思，有知覺的生命，能永遠繼續下去，直到無窮盡時期的神秘，再默想，我們只能隱約窺到的，宇宙神奇的構造，並且試去瞭解，顯示於自然中的智慧，最微小的一部分，在我已很足夠了。（譯自當代人生哲學 Living Philosophies: A Series of Intimate Cred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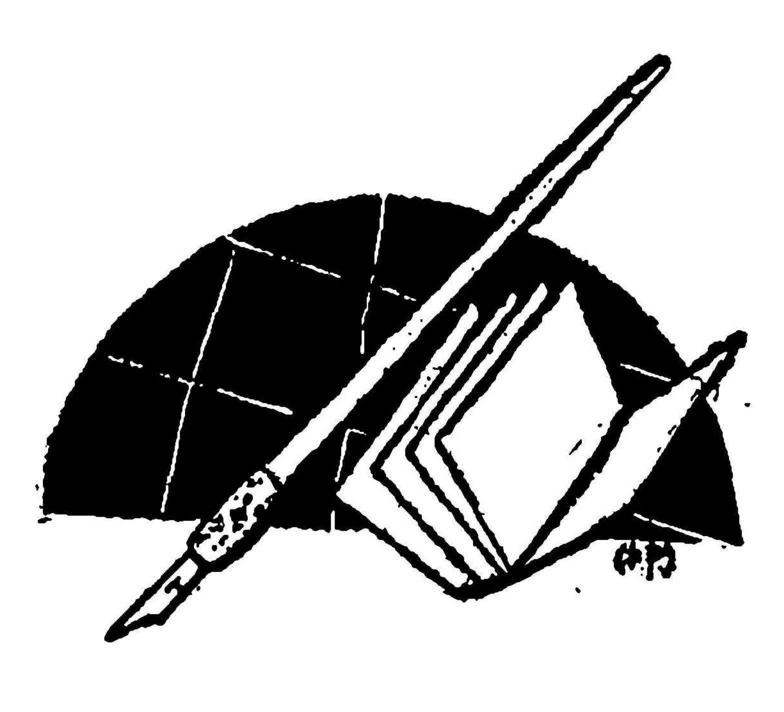
世界「筆會」大會

（嘉納）

第十三次世界筆會大會，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西班牙北海岸之巴賽洛那地方舉行，到會之各國分會計有捷克，匈牙利，中國等，波蘭因正值國喪，未派代表蒞會，瑞士與奧大利亞亦未參加，被逐之德國作家克魯斯•曼，在大會中會喊道：「現在德國作家的地位，都自己放棄了，因爲作家的人格被政府掠奪了去，給格貝爾（德宣傳部長）一個人使用了。」意大利作家馬利奈特強烈的主張文藝的自由，印度代表爲一青年女作家，赤類長衫，頗惹人注目。她用最使人感動的調子起來說，願意以東方的睿智和東方的精神之結合，和全人類的同胞聯合起來。

會場上都爲「現代知識階級的苦悶」這一個問題所苦惱着，原則上，當克魯斯•曼演說甫畢，即滿場一致的說現在歐洲，簡直成了個黑暗世界，向德政府拍電抗議。筆會的組織在原則上說是沒有政治意味的，會長H•G威爾斯在開會辭裏反復的談到「個人」比政治重要，可是現在筆會的政治要來干涉「個人」，這是不能不加以否定的。但國際的筆會是非政治的，只能把握人間性與自由這一點向政治去抗議。法國作家班加敏•克萊米起來對此加以指摘。

最後爲了鞏固這個筆會的集合，議定出一份機關雜誌。



書評

略論「世界文庫」的宗旨選例及其它

鄧恭三

鄭振鐸主編　生活書店發行　一九三五年五月始刊

這是一部具有極大計劃的叢書。它的企圖是想包括了從古代到近今，從中國到東西洋各國的一切文學名著於內，其類別則是凡屬於文學範疇之內的各部門，無論其爲詩歌，戲曲，小說或散文等等，莫不兼收並採。就其第一集說，是從埃及，希伯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到現代的歐，美，日本，選取了將有六百種以上的第一流的作品，而合併爲六十冊或八十冊，以最方便，最廉價的方式，陸續地每月發刊一冊。——依照發刊緣起和編例中所說，其大體具如此。

這樣的一椿工作，在中國是確實需要的。外國文學之對於我們，單是促成了文學革命運動這事實，已不許我們數典忘祖，而幾十年來翻譯的成績，卻始終未曾使一般讀者藉之而認識了外國文學的廬山真面。就最常見的現象說，「浪漫派」一詞在中國，迄今猶被用作放蕩甚至惡濫無品等行爲的假借，而在西歐，卻原是被認作「回向中古」，被認作「天主教之復活」，本是嚴肅的工作，反當作了無恥的荒淫，這誤解是需要拿實際的貨色來加以糾正的。至如古代藝術的遺產，是否值得吾人今日的攝取，這問題在別的國度裏已曾討論過，其結論是在肯定的方面，想來我們也很難得有另種結論的。

通貫的知識，專門的研究，是操文衡主選政的人們所必具的條件之一，而主編這部「世界文庫」的鄭先生，在過去已曾作有一部「文學大綱」和一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倘這是周知的事實，則對鄭先生之具有主編「世界文庫」的這份資格，也該是可以公認的吧。

但是，「這樣浩瀚的工程，決不是一二年或三五八之時、力所能成就的」，「站在這弘偉的工作計劃的高塔之下，

很覺得有點慄慄危懼」，對於鄭先生的這些告白，我們又頗具有同感。將「世界文庫」之具體的表現，拿來與鄭先生所宣告的計劃或與一般人的期望相比，其間的距離確實是太大了些。因而，据我所知，「世界文庫」的銷量並不很多，而近來則又較前更爲不如。有人以爲這是遭受了「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中途的打刧，「金瓶梅詞話」先已在「珍本」中全部印出之故，這卻未免太輕蔑了一般讀者，我以爲「世界文庫」之所以滯銷，其原因不待外鑠，早已內在。

一　中國之部

首先，我們就覺得在輯印之前，選輯的目標似並未弄得明白確定。對於書籍之取捨，因此也便發生了不少的問題，既於編例中說明所選盡爲第一流的作品，又於目錄之後說明凡入選者均爲不得不讀的重要名著，所謂不得不讀者，其中似應具有幾種共通的條件，而將「緣起」、「編例」裏面的話歸納攏來，則其條件應爲：其內容能使吾人對人生的體察，社會的認識深邃其程度，而在心靈的啓發，胸懷的擴大方面，又都能使吾人得所受用，如「可以改造過我們的整個的人生觀」，「可以作我們心靈上和藝術上的修養的無窮盡之汲取的泉源」等。

但在「編例」裏面另外幾條中，卻又時常看到對於「古本」和「孤本」的特別重視。於目錄後的說明中更說「像本文庫所收的傳奇，計有七十餘本，其中至少有三十餘本罕見的秘笈」，言下似頗以此自豪，而名著與秘本在這裏也便混爲一談。罕見的秘笈果眞便可配稱名著，果眞是一般人所「不得不讀」的名著嗎？我們不能不有所懷疑。中國古籍價值之高低，常因購求者目的之不同而還難判定，收藏家欲以最古的寫卷或刋本供賞玩，考據家欲藉最古的寫卷或刋本以資考訂，而具有此等條件的書籍其價值多即附麗於其版本的本身之內，版本改換，其價值也即大都隨之失去。一部北宋刋板印行的某經某史或某人文集，在收藏家可視爲希世之珍，對影印本便已不然，若再改用五號鉛字排印，其價值便會毫無異於坊間流行的書籍。因而，已經流行的名著，其最早寫就或印成的版本之發見，有時固可資以考訂異同，但一般的讀物卻不是必待有古本之發見而後可讀。即使古本和今本，或原本和改本之間，確有爲校勘記所不能包括得盡的差異，也祇能依据了讀者的需要而擇其藝術較高或故事較爲完整的一種，絕無兼收並取的需要，而這文庫中的傳奇部分，既有了六十種曲本的白兎記，又有富春堂刋的白兎記；既有了徐復祚的紅梨記，又有快活菴批評本的紅梨記。若謂欲藉以見

其故事的演變，則僅是戲曲史家的需求而非一般人的。至若久經失傳而僅散見於某某類書中的作品，其失傳之故也或正因其本無流傳價值而即逐漸歸於淘汰，其所以應行輯存亦祇是爲能供某種專門學人之用，對於一般讀者，其價值却絕不應依此以爲斷。而就文庫目錄中之雜劇，傳奇，傳奇文，平話集，小說，變文，彈詞，寶卷，諸宮調等類所開列者看來，却是凡爲今世所存以及近年來新出現者，幾已全盤收錄於內。若謂這祇是爲要「謀刋其全」，我們要問謀刋其全的道理何在；若謂這都是不得不讀的第一流的名著，則試問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即拋開造詣未深者不論，專家之中有誰曾全部讀過這些作品？而於其身心之修養，藝術的成就又有何害？固然，鄭先生在這幾方面的搜羅之富，知識之博，是久著專家之稱的，但既是在謀大家之購讀的便利，則應以一般人的好尙和需求爲依歸，不應專以「偏鋒求勝」，更萬不應因某部門是自身的擅長而即誇大了某部門作品價值也。

所偏重的既已失當，全部的均衡自亦隨之而失掉。於是在「中國之部」第四類的散文部分，我們又看到了過分無當的疏漏。散文起自老子的道德經，迄於淸代散文選。其春秋戰國部分爲道德經、論語、孟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却偏偏缺少了爲後代散文作家所極力追摹的春秋左氏傳。兩漢部分僅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三人的集子，及論衡與兩漢散文選，而西漢末的揚雄、東漢末的蔡邕諸人專集不與。魏晋南北朝部分，僅有洛陽伽藍記、佛國記、文心雕龍、水經注、顏氏家訓及六朝散文選，其時正爲文章家最盛且多之時，既擯文選與六朝文絜等不收，而除散文選外之五部書中，北朝人的作品佔去三部，既無一魏晋人的著作，而南朝宋、齊、梁各代大家的專集也全沒有。在唐僅有大唐西域記及唐文選；在宋僅有朱子語類、通志略、及宋文選，選本方面既不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等，而歷來奉爲散文大家的韓愈以下諸家文集也均從闕。明代僅有陽明集要，湯若士尺牘，徐霞客遊記，陶菴夢憶及明文選，既不取黃黎洲的明文海，而於代表復古派的前後七子，承續唐宋韓歐文派的唐順之歸有光，代表革新派的公安竟陵諸家，以及鼎革之際的錢謙益侯方域諸人文集也都不取。淸代只有浮生六記，汪中述學及淸代散文選，桐城陽湖的古文，洪亮吉以下諸人的駢儷，以及後期的梁任公諸人的文集又都沒有。唐宋人文集之所以不收，在目錄後附有一條說明道：「比較易得而又非十分重要的作品，或不必全數載入的著作，像許多唐宋人的文集……等皆暫不收入」。這裏所舉的理由我們自不能滿，此容於下段敘論，而對於唐以前和宋以後的文集之所以不收，

則并此不滿人意的說明也沒有，我們真無從知道此種疏漏的用意。這部「世界文庫」之所以編纂，無疑的是想使它成一部完整而且能夠獨立的叢書，使任一愛好文學或研究文學的人，可不讀此外的任何書籍，單將此文庫閱讀一過，即能得到他所需要的知識和修養。果其如此，則一切所謂正統派的作品也必須還給它一個公允的評價，不應因其曾列正統而即抹殺其價值，正如變文傳奇等作之不應因其曾被忽視而即過分抬高其價值一般。否則，一個人已經讀過了五六百種的中外古今的文學名著，而竟還不知道韓，柳，歐，蘇……等人的文章為何物，豈非笑話！

如以為取捨的標準全以易見與罕見為斷，這當然也不失其為標準之一，但中國歷代作家的專集大抵包括其詩文全部而言，則其詩與文之流行的程度必相等，何以這文庫既選有了自曹子建，嵇康，阮籍諸人而下，直至唐的韓愈，宋的蘇軾，明的李卓吾，清的龔自珍黃遵憲等數十人的詩集，而其文集反一概從闕呢？若為他們各人的文章之重要性都遠遜於他們各人的詩，怕在鄭先生是未必肯這樣說的。

更顯得不倫不類的，是左、國史、漢等既一併不見收於文庫之內，而獨獨在目錄中散文類內列一通志略，倘說這是因其較近於文化史之故，則此風之開，原在史記，至少須先採取史記中之各「書」方可，而此則未曾；如以為通志略中的文采特好，那又只好算鄭先生獨具隻眼了。

過去之斷代或分類的詩文總集，大都已有人輯過，如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丁福保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以及清代官輯的全唐詩，全唐文等。如其真要為文學研究者謀便利，這些既成的工作是必須接受的，而且既要收唐宋的傳奇平話，元明的散曲雜劇之全部，為了保持分量上的均衡也必須如此。各書如尚未盡善或互有重複，儘可再加訂補或刪削，捨此而另創花樣，卻是費力而絕難討好的事。文庫中於此均所不取，而於各朝列一散文選，迄今所出各冊中，尚未見此種文選露面，不知選者何人並如何選法？對於一作家或一時代文風及思想之理解，常須對其人與其時之文學作品作極廣泛的披覽，詩文選本全是由編選者憑了個人的好惡加以取捨而成的，多不能投別人之好應別人之需，文庫中所以不收已有的選本如昭明文選之類者或即因此，但將來之絕不能有盡滿人意的選本之出現，也正可因此而斷言，則這各代的散文選之類，有誰肯以鄭先生的見解為見解而樂於接受呢？

二　外國之部

最聰明的出版事業經營者，在欲攫取大量的主顧以達到

自己營利的目的時，他不應忘記這件事的先決條件是在讀者的財力與時間之節省。也就是，首先須顧到此時此地的急切需求是什麼。中國翻譯界在過去不曾作過有系統的介紹工作，是事實；但中國之已經有了幾十年的翻譯歷史，而且終還有幾部頗可信靠的重要譯品，也同樣是事實。於今要對外國名著作大規模翻譯的計劃，則對中國翻譯界已有的成績首須加以統計，加以審查，藉知已經譯出的文學書籍共已若干，並其中原作之重要者若干，譯品之可讀者又若干，庶免枉費不必費的氣力。一種作品之有二種以上的譯本，在外國固屬常有的事，然亦必其確有「後出轉精」之把握方可，否則也甚無謂。据這文庫中「外國之部」所開列的書目看來，其中之已有中文譯本者至少當有六十幾種之多。且其中又儘多並非非有不可的作品，如羅曼羅蘭的悲多芬傳，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等。有的且更是久經公認的名譯，如趙元任譯的阿麗斯漫遊奇境記以及新約舊約等。前者原屬可有可無，自不必一譯再譯，以世界之大，作家之多，作品之富，何患選不出更好的著作來作代替品呢？後者則譯品之權威久著，倘無能夠譯得更好些的把握，則重譯重印又祇是使讀者空在時間和金錢雙方加重担負而已。與其如此，倒無寧節省些有用精力，盡先譯幾部確屬第一流的著作，而在中國則雖已聞名尚未識面的，如已經陸續刊載於文庫中的死魂靈與吉訶德先生等作。若必求文庫之能完備，獨立，對其已有可讀之譯本而不能收入文庫之內的，則可附著其原作及譯品之名於目錄之內，並附一提要式的介紹以便予讀者一正當之指引，其已有二種以上的譯本如福祿貝爾的波娃利夫人等，並可作一番仔細的審查工作而於提要中附評其優劣。當然，這是最費編輯人的精神氣力的工作，然而祇有如此才真是便利於讀者的工作。

既想抹殺中國數十年來的翻譯歷史而從頭另起爐灶，既想將東西各國的第一流的名著一齊網羅於內，則必於鑒別其是否為第一流是否重要的名著之時，先立定幾項較具體的條件以為選擇的準據方可。依我所能想出的僅有下列幾種方法，而按之「世界文庫」的實際，却不幸而無一相符：

一、以作品為主，順了文學史的順序，依時代之劃分而選定足以代表各時代的作品。如是則不論其為有名之作或無名之作，凡其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者均盡量收錄，對於著名的大作家，也祇取其富有時代意義與價值的作品，其不合此種規定者從略。——文庫中於中世紀的歐洲，列入了 Nibelungen Lied，却沒有產地雖不同而性質略相似的 Beowulf，Chanson de Roland 等；於文藝復興的前驅作家，只收入了但丁的神曲，而 Boccaccio 和 Petrarch 二人的著作

竟無一見於著錄；於東方的日本，也缺少了奈良朝的古事記，萬葉集，及稍後的源氏物語等。可知其去取標準絕不與此條相合。

二、以作家爲主，將見於文學史中的重要作家，依其重要性之大小而選定若干人，將各人的作品作全部或大部分的迻譯，藉以深切明瞭各作家的作風，思想等等。如是則只求某些作家的作品之備，而對無名作家之作可一概從略。——文庫中於希臘列舉了將近二十位作家，其中如 Aschylus, Sophocles, 和 Euripides 等人的作品均收錄四種，這似是要謀作全集式的介紹了，然而於荷馬則僅列其Iliad 而無Odyssey；於中世紀的但丁僅列其神曲，於英國則漏去 Spencer，而 Milton 則又只取其 Paradise Regained ，而反無 Paradise Lost。知其去取標準，亦不與此條合。

三、依了文學範疇中所包有的類別，如在「中國之部」之分爲詩歌、戲曲、小說、散文等類著然，也把外國名著爲之分類部居，於每一類中亦祇選其重要作家，重要作品。——文庫中之絕未採用此種選法是一望可知的，且其中也絕不見寓有此種用意，例如詩歌、戲曲、小說，在英、德、法是各擅所長的，而長篇鉅著則又須推俄國居首席，而這文庫目錄中所開列的，英國之詩不加多，俄國的長篇小說更僅一二見，全不足以見其表率羣倫的地位。

四，以各種文藝思潮爲主，就所謂古典派、浪漫派、寫實派及自然派等作品，無論其爲詩歌、小說、戲曲或論文等，凡足以作爲各派的典型或可以說明各種運動之趨向的，悉加羅致。而對於游離於主潮之外者均從略。——文庫中對於各派的理論著述概不見收，既沒有 Brandes 的「十九世紀之文藝主潮」，也沒有 Victor Hugo 那附了實際是浪漫運動宣言的長篇序文的 Cromwell 等，於英國的漫浪派詩人漏掉了 Keats 於其中之所謂湖上詩人者也僅見 Wordsworth。沒有 Les Miserables ，沒有「波娃利夫人」，於是而缺少了最足爲法國浪漫派和寫實派中的紀念碑式的作品。可知其也未採用此種辦法。

另外的一種選法，則是以中國人的立場作出發點，將外國文學之與中國文學血緣關係較多者，予以較多之注意，凡其不然者則列爲次要。如是則最須注意的便是我們東鄰的文學，因爲我們的文學革命運動雖是造端於歐美的留學生，但取作文藝創作的具體榜樣的却首先是日本作家的作品，其後文學理論之大部分也都由那裏轉來。其次應注意俄國，再次則及於西歐的與美國的。——文庫中的選法顯然又與此不對，對於日本的作品，僅僅在目錄的尾巴上附有二種，一爲短

篇小說，一爲近代散文，而二者且猶都在候選，迄今尙無一篇譯文登載過。

別人代擬的標準：自不能强鄭先生以必從，那麼，我們不妨更退一步，且就目錄中所列擧之作家與作品中去求一條例吧，而到底又苦於求它不出。旣說凡不能收入本文庫的名著的譯本，要一概重譯，何以荷馬的 Odyssye, Milton 的 Paradise Lost 等竟無資格加入？屠格涅夫之所以成爲世界作家者，以其有六名著故，文庫中獨其六大著一概不取，而反取其最早年的獵人日記和最晚年的散文詩；誰能從這兩部作品裏認取屠格涅夫的面貌呢？對於托爾斯泰幾部長篇的評價，固多有不同，但最足以見其思想的當是戰爭與和平，而最足以見其晚年的藝術主張的，是復活，捨此二者不取而獨取其 Anna Karanina 亦最可訾議。羅曼羅蘭的Jean Christoph是他的思想、學力和藝術天才三者最大的結集，其所以被認爲偉大的作家，所賴於這部著作者特多，文庫中的漏略似亦不當，如所重在取其傳記文學，則他所作的偉人傳記也非常之多，更絕無理由必選其篇幅無多，在中國且已有兩種譯本的悲多芬傳。然而鄭先生又竟全然如此選定了。

在「編例」中首先說凡是文學名著，無論古代現代，都要包羅於文庫之內，這當然是應當的。但於此更應有所偏重的，則是：代美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取得了較高的位置者，不能不數及戰後的諸作家，這般作家也大多爲中國的讀者所知名，因而他們的作品也應該略多介紹一些；至於新俄諸作家，更曾爲我們的理論家和創作家們所摹擬過，追蹤過，作品却很少搬運過來，於今自應行格外注意。而這些却全被擯於文庫之外，在其它的國家中反而不少戰後作家的作品。——這是在斷限方面我們也頗覺其無當的。

我不是說鄭先生不會感覺到有發生以上諸問題的可能，其中儘多有爲鄭先生在「緣起」中所道及的問題和作品，而在目錄中反忽略了或漏掉了的，然即此反更足見這目錄編製得夠如何草率。取其所萬不必取，而漏其所絕不應漏，所謂有系統有計劃者，不知果何所指也。

三　總括的估價

現在再就幾件更具體的事實加以考察：

選擇之漫無標準，掛漏之過分失當，也許是受了主觀力

是的限制而不得不然的吧？許是明知其缺陷太多，而唯求其最易實現，所以如此的吧？其實是也不然的。這須從兩方面看：第一，鄭先生知道「世界文庫」的工作，絕不是一二年或三五人之時、力所能成就的，於是而約集了百數十位編輯委員共同負責。這百數十位委員們倘真能同負編輯的責任，大家各盡所能，一部分從事於中國舊籍之整理，一部分從事於外國名著之介紹，則在工作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必不會很多很大，而文庫的目錄，也大可以不必過於顧慮遷就，儘可編製得更精當完善一些。然而這文庫中所開列的各書，却是無異一張空頭支票，待整理的無人整理，待繙譯的無人繙譯。於是，第二，到這裏我們便看清這事件的內幕了，所謂編輯委員者其實是不編不輯，而且多半是與「世界文庫」不發生任何實際的關係的。就目錄中所開列的中國舊籍看，所註明的整理者始終不外鄭先生一人，就外國名著看，也僅有很少的幾種註明了譯者的姓名。再就已出的幾冊看，雖也確有人供給了譯品，我們却覺得那幷不是在世界文庫的計劃之下而作出的工作，其能登入世界文庫之內只是由於偶然機緣勉強湊合而來。死魂靈已成為譯文叢書之一而全部與讀者相見，司湯達的小說又跟了李健吾的退伍而中止，選定的書無人譯，而譯來的多為目錄所未選，這些，已足夠說明「世界文庫」的全部責任還只繫屬於鄭先生一人之身，其他的人手均為臨時被拉來虛張聲勢，「幫忙」「撐台」的，本非負責之人，自好隨意而進退。但我們還不曾忘却鄭先生的話：這樣浩瀚的工作絕非三五人之力所能成就的，現在以更少的人手來主持，其前途果將如何呢？

在「編例」裏鄭先生又曾說，整理舊籍，除加標點符號並附校勘記以外，新序和必要的註釋也是不能免除的，而且在新的序裏，對於所介紹的名著要有一種新的看法。這意見，我們也非常贊同，如不能翻陳出新，則整理的工作無疑的要失去其大部分的意義。但事實又是：現在已經出了六冊，舊籍已有了不少的種類，而所謂整理的工作却仍唯限於標點和附以校勘記二事，不唯必要的新註釋始終未加，而新序也很少見，其在前後附有鄭先生的文字的，計有裴鉶的傳奇、王右丞集、劉知遠傳、投筆記、南唐二主詞嬌紅傳、中山狼傳、王梵志詩、尊前集、孟浩然集、雲謠集雜曲子、及檳子等種，但都不過寥寥數語，祇對版本或作者身世等事稍加叙

述，而於各書內容，却全未給予一種新的看法，新的闡釋，然則這些已經印出的究竟算已經整理竣事沒有呢？

最後，是印行方式的問題。集合某種性質的書籍若干種而總括於某種文庫的名義之下發行，在外國是有不少的前例可援的，但將原可整本發行的書籍一一爲之拆散，而將性質、作風、思想、故事等等全不相同的東西，各取其中的一片段而彙爲雜誌方式發行，這却是「有之，自世界文庫始」，而最大的問題也就正從這裏發生。前代的讀書人曾教我們一項最要緊的讀書方法，便是，一書未曾讀完，切莫再讀它書，這教條在現今也還是無法推翻的。而這世界文庫，在每月所發行的一冊中，包有四五十萬字的內容，而這內容的種類却至少爲十四五種之多，枝枝節節，雜然幷陳，挨次讀去，到頭也終無一完整的印象可以得到，即偶有一次可以登完的短篇，其前後各篇作者既非一人，時代與地域之相去每甚遠，因而在此篇所得的印象，迨讀至次篇即被混淆，而本來只需幾日便可讀畢的書籍，且又多爲必須於同一時間內繼續讀畢的書籍，又均被肢解而散見於無數冊中，使讀者毫無理由地忽作忽輟，每是前節已全忘却而後節方姍姍來遲，使興趣與記憶力兩者均苦於無法作此長久的持續，有比這更浪費精力的事嗎？雜誌在近代之特別發達是在其能迅速地供給些應時的讀物，對於長篇論著之分期登載法原是不足爲訓的，而何況在事實上雜誌的編輯者對所載長稿尙竭力避免其時期之過分拖長，而今反將已有定本的書籍採取了雜誌的方式印行，是一件最不合理的事。譯稿之不能一蹴可成，固亦意中事，但如眞有嚴密的計劃，則譯稿之可以定期而成，却也並非難事，如是則儘可「以類相從」，彙合性質相同之短篇爲若干總集，而長篇則均以整本印行之，交替發行，藉免偏枯單調諸弊，豈不是最方便而且最容易辦到的嗎？而今則，有了單本發行而又另加頭尾的死魂靈，實無異宣布「世界文庫」之魂靈已經「脫殼」而出，而「吉訶德先生」與「金瓶梅詞話」之始終見首不見尾，至少還須連續登載二年之久，讀者却早已不勝其期待之勞而深爲厭倦了。關於「世界文庫」的前途，任何讀者皆不能不爲它捏一把汗吧。

國聞週報

特價訂閱

自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十日止

本報創刊，至今已滿十二稔，紀載時事，供史料之保存，介紹新知，爲文化之先導，自發刊以來，出版向不愆期，故能閱戶日增，銷路愈廣，茲自十三卷起，更就已往之經驗，益謀改進，以副讀者愛護之雅意，並自本年十二月十日起舉行特價定閱一月，以答謝舊有之訂戶及優待新訂戶，俾收普遍減輕讀者負担之效，辦法列後：

特價辦法

1 初訂本報或曾訂過而中道停閱，者照新訂戶予以特價之優待，無論訂期長短，報費一律八五折。

2 大公報之訂戶，激其訂單訂閱國聞周報，無論新訂續訂，報，訂期長短，報費一律八折。

3 國聞週報直接訂戶持已有訂單續訂者，在特價期中一律享八扣優待。

4 特價期自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至二十五年一月十日止。

定價與特價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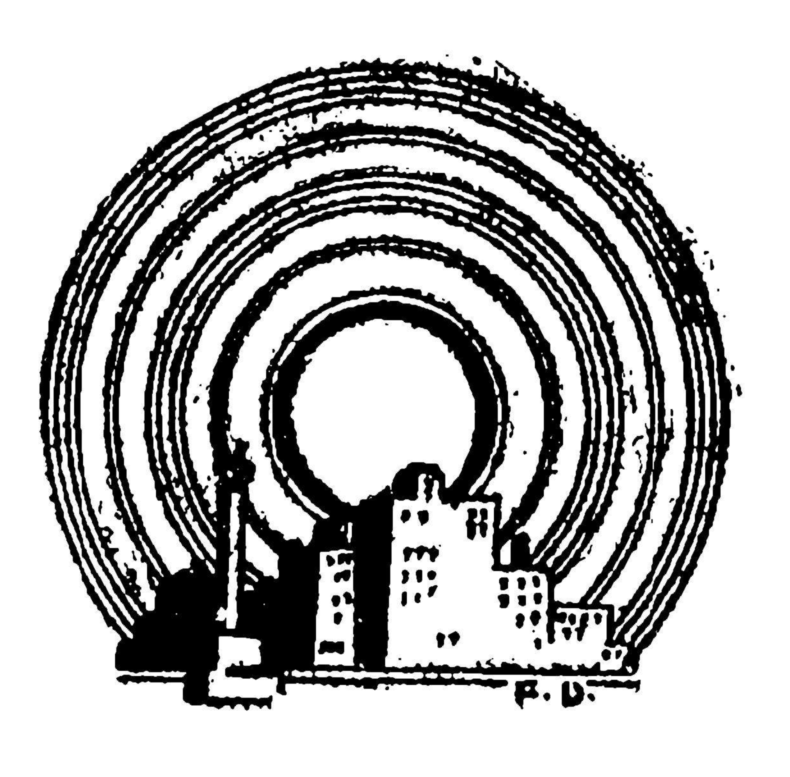
期限	一月四冊	一季十三冊	半年二十五冊	全年五十冊
原定價	五角九分	一元六角三分	二元八角五分	五元五角
八五折	五角一分	一元四角〇五	二元四角六分	四元七角五
八折	四角八分	一元三角三分	二元三角三分	四元五角

各地代訂處

北平：六部口南口 大公報分館
上海：九江路 大公報分館
開封：南書店街 大公報分館
鄭州：苑陵街 大公報分館
漢口：金城里六號 大公報分館
武昌：翠豐巷 大公報分館
太原：樓兒底 大公報分館
西安：騾馬市口 大公報分館
南京：建康路 大公報分館
濟南：西門大街 東方書社
青島；易州路 東方書社
芝罘路 春記報社
黃縣路 中源報社
廣州：第四甫 凌啓紀報社
永漢北路 大衆公司
永漢路 兒童書店

總發行所天津國聞周報社

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外論介紹

一、遠東國際情勢鳥瞰

Hugh Bvas著

'Manifest Destiny' Stirs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 24, 1935

美國「紐約時報」駐東京的通信員白阿斯，近在該報雜誌上發表一篇文字，論日本對華行動和各國對中日問題的關係，茲簡單介紹如下。白氏首引日本軍部所發表的小冊子，說當地中海是文明中心的時候，世界的盟主是希臘與羅馬，後來文明中心轉到大西洋，英國便執世界霸權的牛耳，現在又移到太平洋來，日本便是世界的中心。在日本人看來，日本積極侵略中國的政策就是根據這種明顯的歷史的命運。

日本人以爲只有立足於亞洲大陸上，才能成爲世界的强國，只有能自由利用中國的未開發的資源，和未發展的市場，才能爲日本人維持現存的生活程度和社會安全。

白氏繼續分敘中，美，英，蘇聯對遠東的關係。白氏問：西方列强會相信日本，把他們的利益聽日本自由處置嗎？滿洲石油專賣的事便是好例，日本雖聲言滿洲門戶開放，但事實上外國的利益是被擠出去了。問題不是能否維持門戶開放，而是日本是否增加商業競爭的壓力，將門戶漸漸的關閉起來。

西方列强當然不願意日本侵入中國，因此英政府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爵士到東京去，試探英日共同援助中國的可能性，不料日本毫不客氣的反對一切合作的計劃，李滋羅斯碰了一鼻子灰而去。因爲在日本看來，無論英美在太平洋上合作，或英美日在中國合作都是束縛日本手足的陰謀，而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早已證明了英美決不想以戰爭來阻止日本的。

患國家主義狂熱的日本人，自視在遠東有特殊地位，他們反對將西方文明與民主政治傳入中國，反對中國政府請求國聯與他國的援助，因爲那是傳統的「以夷制夷」政策，並且有兩種危險：一是西方列强在遠東的勢力將堅不可拔，二是中國的領袖將團結起來，造成統一的力量來反對日本。作者的意見認後者是不大可能的，因爲中國有史以來，便是多少半獨立的省份或封疆的集合體，不過中國如能得西方的援助，將延長對日本大亞細亞政策的抵禦，而大亞細亞主義就是一個有軍事產業力量的日本和一個廣土衆民和無限的商業市場的中國的合作。

日美兩國爲廣大的太平洋分開，似無衝突的可能，三十年來兩國對立

的重大因素只有兩個：一是對華政策，一是海軍競賽。日本人覺得美國和英國不同，無被封鎖的危險，美國海軍無與英國不等的理由，美國要維持強大的海軍，目的是維持她的國策，包括對華政策在內；而日本的威權，繁榮和發展是以她能否排斥外國干涉遠東爲斷，所以她廢棄了華盛頓海約，並決定獨立建立的強大的海軍，使美國不能來干涉遠東。

白氏繼論日俄與英日的關係，說日俄在滿洲，蒙古，新疆，各地正在準備戰爭，蒙古的爭奪將決定兩國的勝負。至於英日的衝突，並不像日俄間那樣尖銳，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主要的是商務與投資，但她在遠東的力量却很小，因爲她的海軍主力須放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在海軍問題上，英日無眞正的衝突，如果英國艦隊不作美國艦隊的標準，那末它的噸數的大小，日本便不大關心，因爲它束縛在歐洲，不能跑到遠東來干涉日本。至於英美合作，在日本人眼中是沒有多大可能，而且不足畏的。

白氏結論說，日本掌握東亞的霸權，將迫使美國從事戰爭，這種說法是不足信的，因爲美國似乎不會以戰爭的方法來維持遠東的可能市場。中國現在第一次經驗到西方文明的意義，中國雖貧弱，但是太大了，她的文化的堅毅可抵禦外來的侵略。日本的政策過於積極，她最好是採取忍耐與調和的態度，來維持她的永久利益。(季生)

二、最近的日俄關係　吉村忠三著

十二月十五日出版日本「外交時報」

蘇俄政府機關報，常論滿洲境內交通網的建築與產業的各種設施，全與軍備有關，而詰難日本爲軍國主義。這是要藉以作蘇俄本身擴大遠東軍備的口實，而且使得各國對於蘇聯遠東軍備的注意，轉向於日本的滿洲活動。俄報又說，日本軍部聲稱蘇俄的遠東紅軍已達二十三萬人，實則日本關東軍亦有二十萬之衆云云，這也是有意誇大日本對俄的積極性，以求世界各國同情於他擴充遠東的軍備。

而且蘇俄在論日本對俄的積極性時，常引用日本不接受締結不侵略條約的提案，以作日本爲軍國主義的佐證，表明他的和平政策如何備受蹂躪。據蘇俄政論家拉狄克的主張，惟因日俄兩國間懸案過多，所以才有締結不侵略條約的必要。這是對於尊重條約精神的國際間的理論，對於任意蹂躪條約精神的國家，則實難適用。蘇俄平素的態度，不特不能保存條約的精神，且反欲利用條約，以作抑制對方的工具。日本的拒絕與俄締結不侵條約，并非認條約的不必要，而爲不信任條約當事人的蘇俄罷了。

蘇俄在表面上以締結不侵略條約爲眞和平政策的標榜，然而對於促進和平的具體問題，卽全無誠意。滿洲成立以來至本年八月爲止，蘇俄惹起的越境問題，計達一三六件，領空侵犯問題，計達二一四件，由日滿正式提出抗議者爲一〇七件，已解決者四件，半解決者十二件，全未解決者九一件。對於劃清國境問題，日本雖屢次向俄提出意見，而俄方竟故意回避。如蘇俄能放棄對日戰意，這一種問題，實在是不難解決的。如蘇俄對於紛爭的國境問題不表示誠意，而專以日本不接受締結不侵略條約爲理由，指日本做侵略國家，實在是不信的態度。

日俄兩國的政策，所以不能一致，實在是因爲兩國立國精神本質的不同。日本的立國爲皇道精神，而蘇俄則以赤化世界爲目標，日本陸軍新聞班前此曾經發表過一個小冊子，論及赤化問題道，「日俄關係一方有果如山積的未決問題，蘇俄一方又在外蒙，新疆及中國中部地方，實行赤化的政策，所以兩國在國是上，根本有不能相容的鴻溝。如果蘇俄不能眞誠的放棄了他的赤化世界政策而實行日俄滿的提攜，那末日俄將來，定然將有衝突的可能性的」。拉狄克氏對此，則加以反駁道，「外蒙爲獨立國，蘇俄並未駐一團軍隊說外蒙將要蘇維埃化，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冒險家本身要攻略外蒙而虛構的事實。新疆是中國的領土，謂蘇俄對新疆有野心，實日本軍部流放的謠言，目的在喚起英國對俄的猜忌」云云。總而言之，現在日俄關係全面全成功了對立的形勢，衝突的程度，格外的擴大了。(子修)

三、英國歐陸政策的三大主潮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The Round Table, Dec., 1935

英外長賀爾去職後，由青年外交家艾頓繼任。今後英國對歐洲的政策，已成世人注目的焦點。據十二月出版的倫敦「圓桌季刊」講，英國大陸政策，具有下列三大主潮：

第一是孤立派 the insulationist school，這一派中的極端主義者甚至主張英國應放棄以前一切的担保。這種說數是不足爲訓的，在這裏也不必多提。據歷史的經驗和多方面的經濟關係觀察，這種閉關主義是很危險的。英國新聞界巨擘裴佛布雞克貴族 Lord Beaverbrook 雖則在盡力鼓吹這種主張，但是它在英國民衆中，是不占勢力的。較比普通一些的觀念，就是主張英國表面上仍應担負在國聯盟約和洛迦諾條約下的義務，此外則不過問歐事，讓歐陸列强，自謀均勢之道。這種政策的好處在歐洲一旦發生事故，英國可以處於一種舉足重輕的地位，藉以維持和平，使戰爭局部化。但是這種政策的危險，却在聽任法德集團爭霸歐陸，恐歐局有糜爛之虞。蘇俄現在參加法國的集團，是爲對抗德波間的團結。法俄關係愈密切，歐戰危機便越擴大。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德國的陸海空軍現在俱已擴張，不久便足對抗法俄，甚至有義大利在內的一大集團。一旦歐陸兩大集團的衝突爆發，英國爲條約關係，以至爲自身安全關係，便不得不牽入漩渦。

英國無論如何，既然不能置身事外，那末最佳的政策，便莫如參加，譬如說進行英法聯携，以阻止德國引起歐戰。把關切和平與主張維持現狀的國家，聯絡在一條陣線上，以壓制德國，便是現在英國大陸政策的第二主潮。這種觀念自從艾頓登台以後，在英國頗爲盛行。英法與北歐諸國在目前獨裁制的世界上，是主張政治自由的中流砥柱。他們的政策是和平，而非擴張武力。英法在空防方面，更具有相同的戰略關係，俱以萊茵爲前防。

上述的這種動議，固然是很動聽的，但是英國贊助這種說數的人們，究居少數，原因在不贊同法國的東歐同盟政策。法俄軍事諒解便是英法親交上最大的阻礙。至於義大利的地位，從英法關係上觀察，是形同雞肋的。但是反過來講，倘使義大利投入了敵對的集團，却是以大大的減削英法的勢力。

英法聯携政策的最大弱點，就在怕引起德國的反響，促令他樹立一個敵對的集團，因此英國的大陸政策，便有第三主潮出現。這一派主張以接受德國的擴軍運動和認他的修約要求具有一部理由爲根據，而成立一種新的洛迦諾政策。英國一般人士雖則厭惡國社主義，但是相信這種政策的人們，却是很多。

綜觀圓桌季刊上述的三大主潮，在英國新外長艾頓剛上台的今日，英國大陸政策確是極惹人注意的問題啊。（素）

四、危機中的法國外交　Pertinax著

French Policy in the Crisis,

The Fortnightly, December, 1935.

以Pertinax 的筆名著稱的法國「巴黎回聲報」的名政論家席勞（Andre Geraud）最近又在英國的「雙週雜誌」上，著文評論因義亞戰爭引起的歐洲的危機，與法政府所取的對策。他以爲義亞戰爭雖是以威脅歐洲和平，但亞比西尼亞本身並不是重要的因素。而歐洲大陸上擁護與反對希忒拉大日耳曼主義國家間多年來的鬥爭有惡化的傾向，却是一件嚴重的事實。義大利在東非的冒險不啻給歐陸未來的侵略者一個榜樣。蘇聯，小協約與巴爾幹諸國所以反對義國侵略亞比西尼亞，就是爲此。否則他們對於義亞問題也許要置之不理，或在國聯盟約第十五條之下，認義國行動爲合法，或把戰爭的責任放在亞國。不過這樣，德國和波蘭方面將慫恿國聯屈服於武力之前，這是蘇聯等國不能沉默的。根據十星期的經驗，證明國聯並不是如英國政治家所說，能自動的反對義國，恰好相反，如果沒有一個大國出

來目被侵略國說話，強迫其他會員國服從她的指揮，國聯對於侵略國家可謂毫無辦法。

席氏論到英法關係，說按拉佛爾的辦法，將師英國對中日問題時的故智，不加過問，但法國人民對於德國威脅程度的廣大與急迫是認識得很清的。十八個月來，法國政府一貫的外交政策就是奠下互助的基礎，以便一旦遇見戰爭，能以最大的決心與勇氣，訴之於盟約第十六條。如果法義協定的精神能貫澈到底，此時義國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這樣爲擁護國際法而驅逐義國走入希忒拉的陣營裏，或爲在非洲實施盟約的規定，而使在將來歐洲實施盟約更見危險；豈非作繭自縛！如果義亞爭端竟弄得糟到無可再糟的地步，恐怕戰事不僅限於地中海，而蔓延到阿爾賓山脈的邊界，或竟把德國捲入漩渦，那末法國豈不要負起最重要的負担？這種預測雖不免太過，但法國當局怎能不作未雨綢繆之計？

然而法國在認識了義國在東非的軍事行動，危及英國的重大利益，激起英國輿論界的反感後，問題便見轉變。英外長賀爾屢次聲言，只有高尙的理想主義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動機，此外別無所有。法國人沒有懂得他的意義。義軍在亞的行動如何能不危害埃及和蘇丹？墨索里尼在六月間對艾頓的大言，使必須有控制到印度去航路的能力的英國政府，能不踧踖不安？因此英政府向法國要求在地中海上援助英國艦隊，而法國便不能不於英國及國聯與犧牲盟約及十五年一貫的外交政策的兩條路上選擇一個了。

席氏最後說，十月二十六日拉佛爾答復英國表示願意援助英國，這是太遲了，如提早到八九月間，也許能永遠鞏固英法的合作，對於戰爭也許有防止的能力。如今機會是錯過了，但英國急速在地中海上發展海空軍，或者能收亡羊補牢之效吧。(奉生)

五、美國存金增加問題

Rise of U. S. Monetary Sto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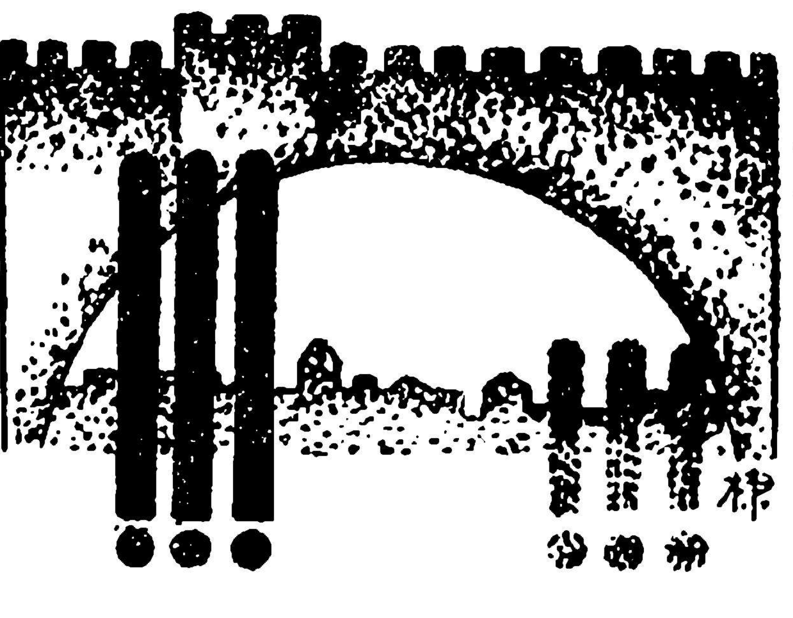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Dec. 23 & 24, 1935.

十二月二十三四兩日天津英文京津泰晤士報論美國增加供貨幣用的金銀問題，與中國貨幣很有關係，茲介紹其要點如次：自一九三三年末以來的一年又十個月中，美國存金增加總額達五十五萬萬美元，其中大部是由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貨幣貶值來的。換句話說，不到兩年之內，美國信用及發鈔準備基礎的金銀，約共增加了一倍。若與歐戰四年內美國存金增加比較，最近二年美國存金約增加了四倍。黃金流入美國有兩個原因，㈠原來每盎斯黃金値美金二十‧六七美元，貶値後，每盎斯値三十五元，故各國運金赴美可獲大利，㈡大批黃金流入美國，使用金國家貨幣緊縮，經濟困難，政治不安，故促成金集團國家資本的逃避。

至於存銀，自一九三四年八月開始購銀以來，據說超過了五萬萬盎斯。白銀同黃金一樣，也能充貨幣膨脹的基礎。

將來管理信用問題，因爲政府的貶値政策而更加複雜。貶抑幣値目的在提高物價。實際上貨幣貶値雖有這種效果，不過多半是因爲農業整理局的政策。可是存金大量增加及貨幣貶値，使美國金融前途發生憂慮。

美國銀行原來的準備金爲二十八萬萬，貶値後輸入的黃金二十四萬二千七百萬元。在未貶値時銀行剩餘準備已達八萬萬元。因爲大批黃金的流入，剩餘準備金達三十萬萬元。結果銀行短期放款的利率降落的將近於零，需要借款的，也減少了，銀行的收入也隨着減少。就是一般投資者的利潤也同樣的減少。結束一般人多走上投機的道路去。一般感覺，膨脹政策不免實現。如上所述，美國銀行準備金增加了二十六萬一千萬元，或二倍，美國銀行的放款及投資總計增加了三百八十四萬萬，或百分之一九二。換句話說，銀行的信用膨脹與準備金的增加成正比例。但商人心目中存有疑念，就要停止借款，大宗存金及銀行剩餘準備，因此不能利用。觀察將來，很有膨脹趨勢。一九三三年銀行法案及一九三四年滙兌法案賦與聯邦準備局以廣大權力來管理信用。問題在政府要能認識膨脹及能有適當方法及勇氣來制止膨脹。根本問題在政府預算，如預算均衡，膨脹問題自然不能存在了。(季廉)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起
至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

本週國內外大勢，國內最可注目者為對日外交問題，自日使入京，與當局接談，內容雖不能盡悉，惟聞側重華北，我政府希望日方商談整個問題，日使已回滬候日政府訓令。關於冀察問題，宋哲元已來津與日方進行商談，解決冀東及察北事件辦法。冀東自殷汝耕宣佈自治後，本週忽改稱自治政府，其野心似欲長期割據，且進佔至天津門戶之塘沽，干涉北寧路政。同時察北沽源寶昌被偽軍佔後，有向綏東之企圖。據傳宋等在津交涉情形，已由土肥原向關東軍請示中。際此察北事件未決之際，日通信社忽有內蒙德王宣佈獨立之謠，雖經內蒙各王公否認，要亦不容忽視也。至因外交問題而起之學生運動，平津各校已趨停頓，學生均放假回里度歲矣。而南方京滬學生請願，本週甚熱烈，上海復旦等校學生且有自開火車入京之舉，致交通受阻。南京中大學生被軍警包圍。政府處置辦法，除宣佈戒嚴以防奸人乘機擾亂治安外，蔣院長定期召集各省市中等以上校長及學生代表赴京，聽取政府方針。前外次唐有壬自卸職回滬後，本週忽在滬寓門前被刺殞命，兇手在逃，無從判明其原因。

至於國外大事，海會無結果而延期。義亞之爭，已至最尖銳時期，英法和解方案宣佈後，不但未能得對方之接受，反引起本國政潮，英外長賀爾因此引退，另易青年外交家艾頓氏繼任，英政府正徵求地中海各國互助，以為萬一發生戰事之備。法國拉佛爾內閣因赫里歐之辭卸急進黨領袖，其運命尚在取決於國會論戰之中。歐陸前途，此後更顯黯淡。至於遠東局勢，日俄關係，雖無變化，但外蒙與日滿因邊境糾紛，形勢甚緊張。

國內

張群有吉會談中日外交

中樞改組以來，國際上頗為注意，尤以日使有吉之入京，為惹人注目，有吉十九日謁蔣院長張外長，係屬道賀性質，二十日下午五時半有吉復偕有野至外部訪晤張外長，轉達日外務省之對華意見，暢談兩小時始辭出，據中央社南京二十日電稱，有吉詢我國外交方針，張部長根據國民政府外交方針，詳加解釋，嗣並闡明彼此外交上之立場，並談及今後應如何改善兩國關係，又據另一消息，據聞日使所談，側重華北問題，我方則視華北問題為中日外交之一部，主張整個談起，今後如何，須俟日使得到回訓後再談，又我外交當局曾向有吉表示，一切外交談判專以日使為對手，故

頤隨時與有吉接洽云，有吉二十日晚東返滬等候東京回訓，又京日領須磨二十一日上下午兩度至外部謁外次陳介，略談中日外交，須磨上午又訪張外長，又日使館參事若杉亦於二十一日下午四時至外部訪陳介。

廣田報告交涉近況

據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云，二十四日閣議席上，廣田外相說明對華外交現況，謂對華問題已漸次好轉，而求閣僚諒解，日前有吉大使與蔣院長之會見，蔣已聲稱對日方提出之三大原則，在中日親善立場上言之，殊爲同感，對於大綱已予以諒悉，關於三原則之細目，願今後進行交涉云云，因而對華外交，目下已徐徐好轉，然中國之政情相當複雜，故對此好轉，不能驟予樂觀，我方對於對方之今後態度，擬予以深切之注意。

唐有壬在滬寓被刺

前外次唐有壬氏辭調交次，但外長張羣以其辦理外交有年，特聘唐爲顧問，以資襄助，唐自卸外次後，本甚消極，對新職迄未決定就否，日前由京赴滬，仍負外交使命，不意於二十五日午後五時十八分訪鐵長張嘉璈回甘思東路一三五號本寓，忽被暴徒開槍，唐立時中三槍倒地，其夫人送其至法工部局醫院，以傷重流血過多，在院殞命，兇手已逃，刺唐目的自不能判明，若以唐曾任外次，因外交失敗之故，而爲此兇行，則唐氏可謂時代犧牲之人物矣。

歲尾年頭之冀察局勢

本週冀察局勢，政委會成立後，內部組織亦漸次充實，另設經濟外交委員會，專司兩省財政經濟外交全般職責，冀省府主席宋哲元已就職，新省委均已由國府明令發表，人選頗適宜，惟冀東及察北問題，亟待解決，宋哲元已來津進行交涉，至日電所傳內蒙有異動之說，據調査不確，總之冀察局勢，此時所最重要者爲冀東及察北問題而已，茲略述一週來近勢如左。

政委會組織漸充實

冀察政委會成立以來，該會組織祗由中央頒示原則，關於職權統屬祗示大概，一切系統及推進政務辦法，將由該會斟酌實際情形，先行擬訂，呈送中央核准施行，現該會祗設秘書，政務，財務三處，均偏重於執行會內實際工作，惟該會爲兩省兩市之最高指導監督機關，在推動政務上負統籌全局之責，故爲應此需要，擬仿黃郛時代在會內設置各種專門委員會，按照該會之施政方針，由各專門委員會負研究調查設計之責，另擬組設經濟・外交兩委會，專司冀察兩省經濟・外交等全般職責，經委會委員人數定十三人，人選定爲蕭振瀛・秦德純・過之翰・林世則・楊天詩・齊燮元・曾養豐・黃玉・王紹賢・張振鷟・鈕傳善・冷家驥・沈振榮，委員長人選尚未確定，詳細組織在商討中，約週內可告成立。

冀東察北尚待解決

關於冀東察北兩問題，爲政委會目前最重要之工作，當局方面前爲此事曾與日方數度交換意見，蕭振瀛秦德純在津與日方曾作更進一步之接洽，土肥原二十五日由平來津，宋哲元亦於是日下午偕參議陳覺生由平抵津，據聞目前察北方面，僞軍仍未停止軍事行動，且有進擾綏東之企圖，綏駐軍正戒備中，曾延毅已赴綏東視察，但解決較易，惟冀東則頗費周章，而殷汝耕且於此時發表宣言，將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爲冀省防共自治政府，自稱政務長官。據宋哲元發表談話如下，冀東，察北，塘沽等問題，正在交涉中，土肥原即赴長春，向關東軍當局報告華北現狀，冀東察北各問題，俟土氏請示後，即可解決，目前余之希望有三，（一）中日親善，互維東亞和平，（二）保全領土完整，內政不受干涉，（三）雙方各派負責人談商一切問題，冀察綏靖公署須待新年後成立，因軍分會與衛戍部裁職員甚多，將來經考績錄用後即可成立，綏署成立後，平津衛戍部與津沽保安部即同時撤銷，另由綏署在津組設辦公處，負責維持治安，以免監犯等解送之繁，河北省府已接收竣事，工作已在進行，本省目前要政，先在剿匪，使人民安居，已派二十九軍分赴固安，涿縣，獻縣，任邱，鉅鹿等縣遊擊，以期短期肅清，平津與察省一帶防務亦甚重要，津沽保安部已派劉家鸞來津辦理結束，北寧路務不可一日無人主持，故派陳覺生代理路務，接孔部長來電，謂正式公文，日內即可寄到云，日駐張垣軍事聯絡員松井源之助，二十六日由張垣抵平，下午一時十五分赴津，對察北事件之解決有所商談云，

內蒙謠言從何而來

本週日本通信社忽傳內蒙德王宣布獨立之說，蒙政會二十六日自百靈廟電平辦事處，鄭重闢謠，原文謂，德王宣布獨立說證明不確，德王傳檄內

蒙西部二盟宣布獨立事，係某報傳出消息，本會與京平兩地電報往返，恐係傳言之誤，決無他項不幸事件云，又據綏遠二十六日電稱，日報近載德王宣布獨立，謂已通牒內蒙各旗，據烏伊兩盟各旗在綏王公表示，毫不知情，潘王宣稱烏伊兩盟決維護國家統一，不參加任何分裂運動，刻烏伊兩盟各旗王公，烏盟東公旗額王，中公旗林王均在太原，西公旗沙代札薩克在包頭，四子旗潘王、達爾罕旗雲王之孫旺祝蘇隆茂明，安旗協理謝色札均在綏，伊盟除達旗康王在京，郡王旗圖王甫離綏返旗，其餘沙盟長代表僧格林沁，鄂托克旗王子旺慶札布，烏審旗代表巴拉爾均在綏，二十五日各該代表均聲稱對日報所載各節，毫無所知，並堅決反對，潘王二十六日下午謁傅作義，表示烏伊兩盟維護統一，反對分裂態度，蒙藏委員會電令駐綏調查組長楊芬赴百靈廟，調查蒙諸眞相，

國府發表冀新省委

冀省主席自國府任宋哲元兼任後，新省委亦經宋電呈國府薦選，行政院二十四日例會通過後，國府即明令發表，河北省政府委員李培基、李竟容、呂咸、何基鴻、張蔭梧、南桂馨、劉逸南、梁子青、呈請辭職，李培基、李竟容、呂咸、何基鴻、張蔭梧、南桂馨、劉逸南、梁子青，均准免本職，此令，（二）任命張吉墉、賈玉璋、梁建章、鄭道儒、谷鍾秀、張允榮、王景儒、段宗林、爲河北省政府委員，此令，（四）兼河北省政府民廳長李培基、兼財廳長李竟容、兼建設廳長呂咸、兼教廳長何基鴻、呈請辭職，李培基、李竟容、呂咸、何基鴻均准免兼職，此令，（五）任命張吉墉兼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賈玉璋兼財政廳長；鄭道儒兼教育廳長，此令，宋哲元原擬赴保接任，因政委會甫經成立，未能前往，特派秘書長魏鑑田赴保接收並代拆代行，並以宋名義發出二十日視事佈告，民財兩廳亦由新任廳長張吉墉賈玉璋分別接收竣事。

蔣召學生代表入京

自北平學生於本月九日爲外交問題遊行請願後，各地學生繼起響應，天津南開大學學生赴京請願被阻滄縣，上海復旦大學學生齊集車站自開機車入京，行至蘇州等地，致交通受阻，政府恐奸人乘機擾亂，京滬沿線均宜佈戒嚴，蔣院長特於二十三日令教部定期召集交通較便各省市專科以上各校校長及中學校長與學生代表於一月十五日在首都會見，聆悉政府對外方針，各地學生大多復課，惟北平中小學校及河北省立各校均已提前放假，玆略記如次：

蔣令教育部文

行政院蔣院長以近來各地學生，惜於國事艱危，迭有請願等事，甚願以時局關係及辦理方針，開誠宣告，使更爲明瞭，特於二十三日令飭教育部，定期召集交通較便各省市專科以上各校校長及中等學校校長，與學生代表隨同校長於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首都會見，聆悉政府方針，貢獻維護國家意見，俾政府與靑年之意志貫通，以達共同救國之目的，各令如左，

令教育部 查近年來時事艱危，政府戮力經維，以期拯救危亡，教育界領袖深明大義，尤宜以此義傳達國人，玆爲使教育界人士對於國事情況更深明瞭起見，應由該部定期召集交通較便各省及直轄市之專科以上各校校長，（或由教務長或由重要教授爲代表）及中等學校校長，每省市最多以五人爲限，來京會談，俾得聆悉政府方針，貢獻維護國家意見，並以結果歸告校中同人及學生，所有詳細辦法，即由該部擬訂施行，此令。

又令教部 近年來時局艱難，政府對於國事盡力經維，所有締造建設之用心，甚願掬誠宣告，對於靑年意見，尤願聽取，仰由該部召集交通較便各省及直轄市專科以上重要學校之學生，每校得來一人至三人，隨同校長於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首都會見，由本院長說明時局及政府方針，並得由該生等陳述意見，所有詳細辦法，均由該部妥爲規定，分別令知，總期政府與靑年之意志，藉正當途徑以貫通，以達一德一心共同救國之目的，此令。

令各省市 又令教育部蘇浙皖鄂贛湘豫晉冀閩粵各省政府京滬平津各市政府云，查近來各地學生惜於國事艱危，迭有請願等事，政府亦甚願以時局關係及辦理方針開誠宣告，業經令行教育部，召集交通較便省市之專科以上各校學生代表一人至三人，隨同校長定期到京談話，務期政府與靑年之意志貫通，以達一德一心共同救國之目的，藉此途徑，各地學生於政府方針既有聽聆之機會，各方意見亦有傳達之方法，此後各校學生自宜謹守秩序，專心求學，凡在不妨碍教學紀律及社會秩序範圍內，陳述意見，各地政軍機關應懇切善導，和平處置，如有越軌行動，仍應依法取締，使知國家與學育才，所望甚厚，學生責任尤在勤研實學，深造力追，行動

納於正軌，訓練力求自律，以期符合國家作育之目的，除令行敎育部外，合行令仰該省市政府遵照。

敎部擬訂辦法

敎部奉到行政院關於召集各省市專科以上學校，及中等學校校長與學生代表來京會談之三訓令後，擬訂辦法，于二十五日分別轉令各省市敎廳局遵照，其辦法如下，(一)各大學得來學生代表一人至二人，各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來學生代表一人，各該代表或由學生推定，或由校院長指定，均須以平素學行優良者充之，即由該校院斟酌情形妥愼辦理，各校代表應隨同各該校院長或其代表於二十五年一月十四日以前來部報到，所有往返川資，由各校院負責，在京食宿由部供給，並將來京會見員生姓名先行具報，(二)各廳局指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參加，其名額不得超過規定限度，並須於二十五年一月十四日以前來部報到。

京滬漢均戒嚴

京滬學生響應請願後，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欲赴京，齊集車站，致京滬車停開，國府特令戒嚴，二十五日命令云，

據淞滬警備司令南京警備司令武漢警備司令等呈報，自北平學生請願事件發生以來，竟有奸徒乘機紛起，圖謀煽亂，以致人心浮動，治安可慮，亟應令行軍事委員會，於必要地區宣佈戒嚴，以維秩序，仰即知照，此令。

南京自二十六日起實行戒嚴，由谷正倫兼任戒嚴司令官，並布告辦法如下，(一)得停止集會結社，或取締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等之認爲與治安有妨害者，(二)得拆閱郵信電報，必要時並得扣留或沒收之，(三)得檢查出入境內之船舶車輛航空機，必要時得停止其交通，並得遮斷其主要道路及航線，(四)得檢査旅客之認爲有嫌疑者，(五)認爲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檢査，但不得故意損害，淞滬警備部亦於二十六日佈告，奉令遵照戒嚴法宣佈戒嚴，又武漢警備部奉蔣令任陳繼承兼武漢警備司令，自二十六日起實行戒嚴。

各地學生運動

【北平】北平市各大中學校學生自罷課後，迄未復課，北大校長蔣夢麟等二十日午復在歐美同學會開會，決定發表二次告同學書，力勸學生早日復課，大意勸學生認淸報國目標，宜努力訓練，以供國家需要，本週北平各校學生甚平靜，無若何活動，各大學對提前放寒假問題，多數主張復課，正計議中，惟平市中小學已於二十一日奉社會局令提前放假矣。

【天津】天津各校自上週罷課後，冀省主席宋哲元於二十二日電令省立各校提前放假，原電云，

各校長均鑒，査近年來各省市學生多因外交問題罷課遊行，青年學子熱心愛國，本屬可嘉，惟我國歷次學潮，均有野心家乘機操縱，此次背景尤爲複雜，甚至共產黨潛匿其間，鼓動誘惑，危害國家，遂致多數純潔青年，均爲少數不良份子所刼持，不克遂其讀書救國之志願，値玆寒假期邇，學生在校既不能安心受課，深恐誤入歧途，合行令仰該校即日提前放假，其未盡課程，以後設法於相當時期補足，用副本主席維持地方愛護學生之至意，並將辦理情形，尅日具報備核，是爲至要，河北省主席宋哲元養（二十二日）。

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學生三百餘人二十日晨，自行購票乘津浦車入京請願行至滄州，被當局發覺，將車停開，蔣院長及敎部得電後，即派敎部專員謝樹英戴應觀由京至滄，經謝等勸導後已於二十三日晨乘車回津矣，

【上海】滬各校學生上週響應罷課請願，十九日夜由滬西向市府出發，二十日晨四時半抵市府，冒雨跪市府前馬路中，達三小時之久，經吳鐵城書面答復後，始各返校，照常上課，惟復旦學生決入京請願，二十三日晨全體整隊出發，至北站欲登京滬特快車，車站乃通告將該列車停開，學生等即在站不去，二十四日晨又有學生在上海南京路散發傳單，同濟等校學生三千人又齊赴北站，全日由滬至京上行車均停開，是日午十一時半又有持市民救國團標幟者四百餘人到北站偕學生入京，被復旦學生拒絕，始呼口號而散，四時半學生分乘兩列車出發，停於崑山，一車開至蘇州，二十六日又開至無錫以東，學生自行駕駛敎部派馬宗榮鄒更生孫國封分赴蘇滬勸阻，當局決設法勸阻，不得再過常州，又聞該生等經谷正倫潘公展馬宗榮等婉勸已允回滬。

【南京】中央大學敎授一百六十六人，二十三日發表告同學書，力勸學生上課，學生代表亦開會否決罷課，行政院二十四日派參事陳銳賚函到中大召集各代表面致，原函如下。

據來呈業經轉呈院長，對於諸君愛國之忱，極為嘉納，現已定於一月十五日召集全國各校長及學生代表來京談話，宣示政府意旨，並聽取學生意見，來呈所陳各節，屆時自必完全明瞭，務望諸君照常上課，恪守秩序，以備為國努力，至深盼幸。

二十五日中大全體學生會議議決二十六日起出發宣傳，但京市已戒嚴，學生不聽校長羅家倫之勸，二十六日晨八時正開會決定下午二時出發之際，軍警數百人已包圍該校，相持至下午四時始撤退一部，旋由教授引導學生二百餘人出校分散，軍警亦分批撤退，其他各地如武漢長沙廣州等，均有學生請願遊行運動，不贅述。

「滿」蒙軍衝突事件

「滿」蒙邊境駐防軍於本月十九日在貝爾池西方突發生衝突事件，外蒙已於二十二日向「滿」方提出抗議，要求謝罪賠償保障，據莫斯科發表庫倫消息如下，

蒙古共和國政府茲宣佈其對於日滿連合部隊之騷動最堅決之抗議，該項騷動包括日滿部隊之非法侵犯蒙古國家之邊界，數蒙古邊兵之殺死，及屬於蒙古國家之財產之毀壞及擄掠，同時該抗議書要求滿方立即釋還所攜走及拘留之兵士，此次事變之調查，以期將組織此次攻擊罪惡之人得受嚴厲懲罰，在布朗迪桑掠奪及毀壞之財產得以償還，滿方關於此次事變，須正式表示道歉，及給與此種對於蒙古共和國領土之襲擊，將來不再發生之擔保，抗議書復提及在滿洲里會議時，蒙政府曾堅持設立一混合邊疆委員會，以從事於所有邊疆事變之解決及預防，而滿方拒絕此項建議，今又繼續其攻擊蒙兵及企圖強力奪取蒙古領土之政策，抗議書宣佈曰，「蒙古共和國以為其義務應警告滿洲關於日滿軍隊此種空前的對於蒙古共和國之攻擊，再進的嘗試所可發生之嚴重結果，並置所有此種結果之責任於滿方及日本政府之上，該政府之軍隊，在該項攻擊中曾直接且最積極參加云」，

據長春二十六日電，滿洲方面拒絕外蒙古關於十二月二十日邊境衝突之抗議，同時據傳布降德爾蘇及其他境邊又發生衝突，關東軍總司令部發表公佈，侵入滿境之蒙兵已被擊退，損失甚重，滿兵死一人，日兵傷三人云，

國外

英法政局與歐洲

自英法和解方案受挫後，英法政局突起波瀾，英國則以艾頓繼任外長，法因赫里歐辭去急進黨主席後，政局頗不安定，國聯對義雖延緩討論煤油制裁，別求和解途徑，行政院延期至一月十五日開會，但英外部曾向地中海沿岸各國，詢問英海軍若在地中海遇義海軍襲擊，各國能否援英，巴爾幹諸國均允援助，英法間正談商互助問題，統視一週來歐局形勢，和議案雖推翻，英法對義態度，未必強硬，而義國倔強如故，值此新年假期之中，歐局似不至有何變化也。茲述其概要如次，

艾頓繼任英外長

英外長賀爾因和議方案受下院及同僚之攻擊，被迫辭職，英政府乃以出席國聯之不管部閣員艾頓調任，初首相包爾溫擬由財長張伯倫及艾頓二人中擇一擔任，因張伯倫自以理財甚得手不願他就，遂決以艾頓繼任外長，經英王核准後，於二十二日晚發表，艾頓素有青年外交家之譽，其年僅三十八歲，在前任麥克唐納國民內閣時任掌璽大臣兼出席國聯代表，今年歷聘德俄波諸國，頗著聲譽，艾頓對義亞糾紛，在國聯力主制裁，英國一般視此認為保守黨左派之勝利，各國對艾頓調任外長態度，義國最疑慮，以為東非戰事和平解決希望愈遠，制裁問題將更加緊，國聯方面以英政府此舉，可使英政府明悉英國未有背棄盟約之意，且可壯各小國之膽，而堅其對於國聯之信任，法國官場恐艾頓將促進煤油制裁之實施，而左翼各黨則以此足徵英政府有繼續遵守盟約之意，德國則以英政府未以親法派之張伯倫長外交，引為欣慰，

英議院辯論一幕

英前外相賀爾辭職後，於十九日下院外交辯論會中，陳述和解方案成立之經過，大意謂

「自余就外相以來，即遇兩種急迫需要，一為在余能力範圍內盡力阻止歐洲大戰之爆發，二為阻止英義二國間之戰爭，余鑒於情勢之日非，乃在忠誠奉行制裁原則之下，力求和解，俾化干戈為玉帛，總選之後，吾人之任務有二，一為以全力參加集體行動，一為尋求和解之基礎，此乃國聯所加於吾人者，余所特別置重於後者，蓋鑒於時局日趨惡化，有不可避免者耳，余赴巴黎，受各方所迫，不得不與拉佛爾商談，以期獲得和平談判之共同基礎，但於拉氏之會談，乃在戰爭威脅之空氣中，亦即在多數，實全體國聯會員國皆反對軍事行動之空氣中，舉行之也，五日之內，十八人委員會遂開會，決定對義禁油之日期，若非開始進行和解談判，則此種決議之延期，殊無正當理由，而余以為無正當理由而同意延期，對於國聯威信將有重大損害，是吾人須求一切國聯會員國之完全合作與拉佛爾與余在巴黎所擬之不甚滿意之和解方案二者中，擇取其一，斯時也，多數會員國雖經準備參加經濟制裁，除英國外，無一國發動一艦，一機，一兵，以應付可能的危急情勢，此時如欲使和平談判成功，集體行動繼續存在，則英法合作似為絕對必要也」，巴黎和平方案，乃和平談判之惟一基礎，雖可能希望遼遠，終可進行，且此為最小限制之基礎，為法政府準備進行談判者，氏最後稱，目前局勢因實施制裁之結果，益趨緊張，一切危險，須與所有國聯會員國共同承擔，已甚明顯，理由為如非所有會員國積極合作，集體安全將不可能，而國聯亦將解體，「三月來，吾人雖謹慎從事，然只吾英國單獨行動，歐洲其他各國從未動一艦一卒，今日余言談判已告失敗，吾人除對國聯表示忠誠外，更須有所行動也」，

十九日下院外交辯論會，首相包爾溫發表英國對外政策，以國聯為根據，並始終遵守集體安全之政策，下院以三九七票對一六五票否決工黨彈劾案，並以三九〇票對一六五票通過溫特頓之修正案，溫特頓主張軍事制裁或類似軍事制裁而可發生使義國武力反抗之影響者，乃負有刑事上責任之行為云，如實施煤油制裁致釀成義國之武裝反抗，則此舉實抵觸政府在總選舉時所發之諾言，上院亦於十九日開會，通過自由黨台維斯勳爵之動議，即請上院聲明不能接受和平方案及不贊成不符公平原則與英國對國聯義務之任何解決辦法，並促政府繼續進行賀爾於九月間在日內瓦所宣布之政策，

煤油制裁緩討論

英法和解方案，既已停頓，國聯行政院十九日開會，通過決議案，對英法政府調解義亞爭議之和平努力，表示感忱，該決議案含有下列之三條，(一)申謝英法政府，覓取解決義亞爭議辦法之努力，(二)宣布行政院對和平建議不能表示意見，因此項建議為臨時性的，(三)由十三人委員會根據國聯盟約原則，研究全局。當通過該決議案前，曾對第二條秘密磋商多時，纔決定刪去在兩方面未答復時字句，因覺行政院不能繼續處理此項建議也，俄國代表切實宣稱，俄政府因此建議與國聯盟約相抵觸，故不能投票表決云。十八人委員會亦於十九日集議，決議命專家繼續監視現行之對義制裁進行情形。

英法商互助問題

本週英政府向國聯各會員國詢問，謂實施制裁或致引起困難，各該國能否在海陸軍方面採取一切必要預防措置，又向地中海沿岸各國詢問，英國海軍若在地中海遭受義國海軍之襲擊，各該國能否在海軍上援助英國，猶哥希臘土耳其三國均已答復英國準備無保留加以援助，又英國海陸軍參謀部人員曾至巴黎與法國參謀部代表商談互助事，據巴黎日報宣稱，法政府已在原則上同意英國之要求，實行在地中海上之軍事互助，法總理拉佛爾於二十四日曾接見希臘公使波里迪斯及土耳其外長魯舒第，商討英政府詢問沿地中海各國對於遭遇義大利侵略之態度。

法國政局仍不定

法國政局，近日來時呈搖動之象，拉佛爾雖幸得國會之信任，然因對義和解方案發表後，赫里歐突辭卸急進黨領袖，一時紛傳拉佛爾內閣運命將與和解方案同告夭折，拉佛爾自日內瓦遄返巴黎後，立訪賴伯倫總統，遂有拉佛爾提出辭呈之說，法眾院定二十七日開會，討論外交政策，拉佛爾內閣運命何如，須俟二十七日會後，方能決定也。

倫敦海會延期

倫敦海軍會議，自本月九日開幕後，計開第一委員會七次，專研究量

的限制問題，日本之共同最高限額案與英國造艦程序案，十日來毫無結果，二十日竟宣告休會，定明年一月六日再開會。

二十日第一委員會開第七次會時，日代表對於英國的限制案提出異議，認英案缺點有三。

(一)英國主張訂立條約，而在緒言中承認各國平等權利，此乃詞藻，無關宏旨，(二)英國方案並不減少攻擊性之軍艦，即航空母艦，主力艦與重巡洋艦，(三)英國希望各國在其造艦程序中所規定之噸位，不致超出現行海軍均勢甚巨，殆即維持華府海約原來比率之謂。

英代表克萊琪則謂英國方案縱未提出海軍軍備縮減辦法，但至少可以防止無限制的海軍軍備競爭，抑英國所提議之條約，既在序文中對於日本承認完全平等權利，而六年之期爲時甚暫，在此期間，各國海軍實力未見有大加變動之需要，又況此種需要如果發生，則英國方案對於各國海軍實力並不禁其加以變動，至於日本所提之共同最高額，雖謂各國地理上特殊情形可以設法調和，但應如何調和，則未明白加以解釋，嗣由美國代表發言，對於英國方案表示同情，其於未來條約在緒言中承認各國平等權利一層，亦不加以反對，但若因此項原則之故，而以硬性方式實現平等地位，則非所贊同，至海軍限制辦法，其期限大抵以較長爲宜，其拘束性無論噸位如何規定，亦較英國所主張者更爲嚴峻，法國代表對於各國平等權利一層，加以抨擊，對於英國所主互相通告造艦程序一層，亦表示反對，此與義國相同，至是英國代表乃提出保證云，該國所擬辦法，並非一成不變者，必要時自可加以修正，英國提案最大用意乃在滿足日本關於平等權利之要求，委員會當即宣告延會至明年一月。

海會休會後，美代表台維斯偕海軍總參謀長史丹德雷二十一日午後五時半訪日本代表，談約半小時。

美議員注意遠東問題

美國參議員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氏迭有關於遠東問題之演說，極惹世界人士之注意，茲爲彙誌如次：

【第一次】 本月九日在美國果拿俱樂部演說，間接指斥日本爲「國際盜匪」，畢氏稱，美日危機終將臨頭，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利益必有大吃一驚之一日，日本侵佔中國領土日益增加，則吾人之市場日益減少，中國全部一旦被日本統治，中國將不復爲銷售美貨之市場矣，關於日本之軍力，畢氏稱，世界任何一國今無阻止日本之力，英國即以全部艦隊封鎖日本，亦屬徒然，惟有英美兩國聯合艦隊，對日發言始有權威，意阿紛爭將爲國聯權力之最後試驗，國際盜匪操縱若干國家之政府，倘遇盜匪攻爾都市，而警察無力制止，則法律與秩序之文明勢力，必將合力取締之，關於世界利益衝突所能產生之結果，畢氏稱，挽救時局僅有一法，其法即吾人爲保護政府及國民起見，或將不得已而行之，但美國不致捲入意阿戰爭之漩渦，因美國禁止主要物產，並不作左右袒也。

【第二次】 本月十九日畢氏又在拉維加斯扶輪社演說，謂日本政府野心，頗與德國前皇威廉相似，其最後之目的，實在征服全球，長此以往，美國爲太平洋方面自衛之計，將不得不出於一戰，日本之征服中國，爲其帝國主義之初步計劃，將來遲早，美國亦須爲生存而戰，如吾人遷延過久，則結果如何，殊難逆睹也，畢氏述及美國遠東政策，謂吾人或者可以退讓，深居蟄伏，或者亦可決定最後之立場，而不再退讓，畢氏復稱，日本一有機會，即將攫取菲律濱云，畢氏繼轉而評論世界大勢，謂國聯之失敗，已無可諱言，尤以對付日本爲甚，日本每伺世界各國多事之秋，擴張領土，日本現正利用英國在歐之糾葛，及美國之非戰主義，致使此等國家措手不及，予對於對日委曲遷延之策，深惡痛疾，現在倫敦會議中，日本代表復稱因恐太平洋中發生戰事，堅持海軍平等，實忍無可忍，知日本所畏者惟有二物，即英美二國之海軍而已，倘兩國海軍同時在太平洋日本附近演習，恐無需一卒一彈，日本即能就範云，畢氏頗重視九國公約，謂日本已屢次破壞該約，足見其蔑視他國政府，予非故作危言，惟美國人民應有人告以危險所在也，日本一旦統治中國，即將成爲世界莫敵之強國，可進而實行其征服全球之迷夢矣，予雖贊成中立，然世事如此，吾人務須早定政策，堅持到底云云。

【第三次】 又據二十二日美聯社電，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目前在拉維加斯所作關於日本之演說，已引起全國之注意，今日畢氏

復引仲日，予不欲他人爲予有掀動戰爭之意，蓋予實欲阻止日本掀動對美之戰爭，而事勢已演至不得不率直言之耳，日本亦明知，爭霸太平洋中，必須以海軍戰爭出之，今日全世界有充分之艦隊，可以封鎖日本者，僅英美兩國而已，如目前日本當權之政治份子，繼續秉政，則封鎖之事，或將不免，予之此語，即在參院議場中亦將言之，愛好和平者，以爲坦白之討論，即掀動戰爭，實際上適得其反，因戰爭準備即爲防止戰爭也云，畢氏復稱，國際聯盟絕不能維持世界和平，美國既有保護人民領土之責任，當承認此種責任，日本如不遇挫折，即將繼續擴張其領土及勢力，證之最近之事實，復何庸諱言，故不久英美兩國或將在太平洋中舉行海軍演習，以稍殺及征服其張擴之野心云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張外長晤日使有吉，詳釋外交方針。
▲北平各校長再勸學生復課，滬學生二千餘人冒雨跪市府前請願，津南開大學學生三百餘人赴京請願，被阻滄縣。
▲顧維鈞謁張外長。
▲傅作義在綏召開防共會議。
▲海會延會，下月續開，日代表對英提案提出異議。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日領須磨，若杉數訪我外交當局。
▲冀主席宋哲元布告視事，派秘書長魏鑑田代拆代行。
▲蔣院長王教長派員到滄縣勸南開學生返校。
▲何健赴寶慶督師剿匪。
▲日喜多大佐離津飛往東北。
▲義首相接見英法大使稱目前已非答覆英法提案之適當時機。
▲美海會代表台維斯訪日代表，英報紙反對日平等要求。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財部定明春改中央銀行爲準備銀行，並另籌設滙兌，實業，工業，農業，信託，儲蓄，不動產等七銀行。
▲北平市政府令中小學校提前放假。
▲傅作義與王靖國商定復興河套水利辦法。
▲寶昌保安隊長李克昌未戰死，安返張垣。
▲艾頓調任英國外相。
▲法國鄭重否認與日成立秘密海軍協定。
▲伯力發生排日運動，日外務省提抗議。
▲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重申英美聯合備日之主張。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國府命令公佈冀察綏靖公署組織條例六條。
▲蔣院長令教部定明年一月十五日在首都召集各地校長及學生代表說明國事並傾聽各代表意見。
▲程潛到參謀本部視事。
▲宋哲元令冀省立學校提前放假，南開請願學生由滄返校，滬學生入京請願在站候車。
▲德王派飛機大馬號到綏接醫士診母疾。
▲法國報紙公布英法地安中海互助問題之談商，猶希土三國允與英合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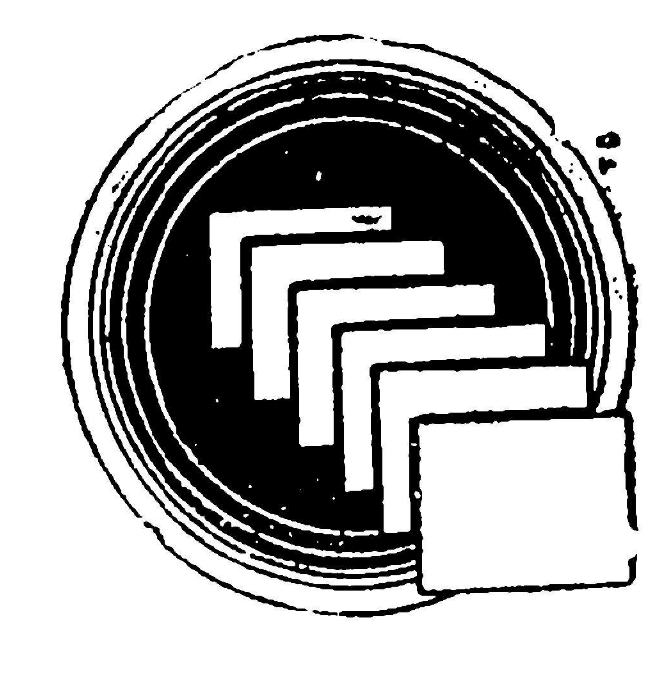
▲國府命令發表冀省府新委員張吉墉（兼民廳長），賈玉璋（兼財廳長），梁建章（兼建廳長），鄭道儒（兼教廳長），谷鍾秀，張允榮，王景儒，殷宗林。
▲冀察政會決設秘書，政務，財政三處，另組經濟，外交籌委會。
▲商震由豫到京，謁蔣院長報告一切。
▲日廣田外相在閣議席上報告中日交涉近況。
▲英大使賈德幹訪宋哲元晤談。
▲孔財長與銀行界商談應付世界幣戰對策。
▲法換接見希士使節，商互助問題。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雲南起義紀念，各地舉行儀式。
▲前外次唐有壬在滬寓被刺殞命，兇犯逃逸。
▲宋哲元由平來津，殷汝耕發宣言改稱冀省防共自治政府。
▲包悅卿自百靈廟來電報告德王在旗侍母，百靈廟無事。
▲鄒魯劉蘆隱乘輪到滬返粵。
▲日領須磨赴我外部辭行準備回國。
▲滬學生漸返校京滬車恢復。
▲法駐英大使返國協商英法合作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京滬漢宣布戒嚴。
▲內蒙烏伊兩盟各旗表示擁護國家統一。
▲中國經濟學社在港開幕。
▲冀察政務會派該會總參議陳覺生代理北寧路局長，陳到局視事。
▲日議會閉幕大藏省發表明年度預算。



論評選輯

平津各校宜即復課

南開高中已定今日復課，吾以為平津現未復課之各校，亟宜如南中之例，迅速復課。

學生運動，其本身性質，不能以政治運動目之。在國事惡劣人心鬱悶之時，以北平學生為倡，本其純眞熱烈之精神，發為救國之呼聲，甘冒種種痛苦危險，而必一抒其志願，此誠可歌可泣之舉動也。雖然，以學生地位及其運動性質論之，停課乃非常之表示，非經常之辦法，固不能長期廢學，以待其所請願或所主張之結果之到來。是則於表示意思之後，而繼續停課，乃徒受廢學之損失，而不能加增因學生請願示威所給與社會之精神的影響或效果也。

現在停課中之平津各著名學校，其最大多數學生，在平時並無政治行動。吾不知目前學生諸君之意見如何，但據吾人觀之，仍宜固守學生之單純立場，而不為政治行動化。其理由甚簡。其一：國難之在中國，乃常局，非暫局，其狀如負重而登山，今在中途，或甫開始耳，而學生之廢學以入街頭，則等於最後之犧牲。其二：學生運動，果欲由此而政治化，恐其勢不可以久，結果定不如所預期，尚不如固守單純學生立場之精神的勢力之大也。苟固守學生立場，則上課為當然之第一義，或者學生觀察，以為國難已演進最後之幕，不復能為平時狀態之上課，惟事實上，國家問題，過重且大，在今後支持掙扎的過程之中，尚須經幾張幾弛之階段，學生諸君，即此而棄學以從事於奔走呼號，其期間誠不免過長，而損失誠未免過大也。

抑觀此次學生運動之特點，為向政府請願，擁護國權反對分裂，故不表現反政府之政治運動的色彩。惟其然也，則在政府當局表明接受請願有所努力之後，可視為請願目的之告一段落。此後宜監視政府是否能踐言盡職，而一面復課，此在目前階段中，似為一當然之軌道也。吾人敢請青年諸君注意：中國解除國難之方法，必須以鞏固之國家中心組織，行輿論之要求，得各界之援護，以有組織有計劃有紀律之方法行之。中國國民，現在應不斷的鞭策政府，使之向前，同時各界應各盡其固有職分以求國力共同之進步。學生本分在求學，由各盡其分而言，在焦憂國事中，仍不荒本分，此乃對社會之模範行為，無形中為鞭策政府之偉大力量也。

夫平津學界與全國他處，感觸不同，誠以所目擊及身受者，則此間全在非常時期之故。雖然，應注意一點。中國全國實際上在同一情形之下，與江沿海，地位雖同，僅有隱顯之差。是以今後一切必須以整個的國策周旋，並無區域之別。吾人希望全國學生，以同樣的愛國精神，為同樣的紀

很動作，如滬京各地已復課，而平津尙未，此反非學生運動之好現象也。

吾人回顧民國以來之學生運動，實以此次爲最單純，最眞摯。如五四運動，及十三年後之學生運動，皆有政治運動色彩，其中尙含有客氣的或炫惑的成分。此次不然，蓋一般專心讀書之學生，眼看國土將被裂，國家人格名譽，甚至其存在，將不能保，在陰霾閉塞之空氣中無可如何，而爲此天眞流露之呼喊。此其動機及經過，斷不可以政治運動目之者也。平津兩市，年來爲一切政黨活動最衰落之時期，大多數學生，走入技術的學究的途徑，對尋常政治問題或理論問題，異常淡漠，此學界之事實也。經近時國難之重壓，而一般學生，痛感到個人與國家之一體，遂見近時救國情緒之高潮，吾人望學生諸君，常保此情緒，同時亦常守此單純。在苟可上課之時，仍速行復課，向全國並全世界，闡明此次學生運動之單純的立場，而此後更聯合全國學生，再團結，再鍛鍊，再討論研究，以期異時肩負國家之重責。學生本爲未來中國之負責者，其時期亦不遠矣。

（錄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掬誠敬告冀察當局

冀察政務委員會，已於東變後四年又三個月正式成立。國人如不健忘，自不免異樣感覺，悲憤與苦未能盡其萬一。顧吾人著論，則始終以樂觀的見解，激發國人情緒。區區之意，自問非徒鶩高論，無視引人悲感之一切事實。該會之爲特殊組織，國人之所共喻；特該會之成立係何應欽部長來平議定，請由中央裁可，其委員人選，又經中央以明令任命，不問在形式上與實質上，均難否認其爲中華民國統一領土內之中國主權。度該會之負責當局，亦必具此認識，抱此信念。國人之愛護該會，信賴該會，即所以愛護主權，愛護領土。故吾人猶願掬其赤誠，敬爲該會當局告。

該會成立已數日，因內部人事問題未經十分決定，故尙無表見。該會存在之久暫，誠爲今日不易解答之謎。惟該會當局，既已身當責任之衝，則舉凡鞏固邊圉，維護國權，安輯人民，繁榮地方之種種大計，自應以積極負責之精神，作縝密敏確之處理。地方之現實情形，自須統籌兼顧，特國家整個的政治體系，國家整個的行政方針，均應竭力以求其不相背馳。一有背謬，便傷大體，則該會之將失卻國人信賴，自必無疑。國人共喻：處該會今日之地，欲求兩全，事固甚難。爲國家前途計，爲該會當局計，自以兩全爲上策；惟如事實有所不能時，則求全其一，亦猶不失中策。此應早下決心於最初取捨之間，庶不至輾轉因應，兩無一全，內失同情，外遭肢解。凡關心該會前途者，當能共喻該會所處之苦境當能共諒當局所具之苦心；特亦有存是心居是境因時間之遷延，終於吐絲自縛，而無力求其晚蓋者，此吾人所爲欲以首樞輕重早定取捨決心之言進也。

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現當新舊遞嬗之交，凡百政務，殆歸停頓。吾人夙謂：繁榮地方，即所以保全地方。此項主張，於茲益信。地方繁榮之道，固賴有縝密計劃，惟機關組織之合理，亦居首要。在政委會未成立前，時處非常，事有變態，雖於組織法之標準未符，然吾人體念現實情形，尙未忍遽以相繩。今該會已告成立，所屬省市之用人行政，自應即返常軌，一以維國家政治之整個體系，一以促地方行政之準確效果。兩省兩市之對外關係，固極特殊，然內政上之表現，則應力求其無一事特殊。不惟施政上應與中央法令完全相符，即組織上亦應與中央法令完全不背。此其有裨於舉國之觀聽者，可謂至大，當局可資以免謗，政府可資以釋疑。中傷挑撥之技，自無所施，激憤懷疑之論，亦無自起。當局愛國家，愛政府，愛個人，均應從此點作起。所謂不言之辯，其辯彌雄。以當局之明，或不至見不及此。然吾人之掬誠奉告，則固分內之應有事也。

吾人對青年之遊行請願，已一再掬誠致其忠告。顧其結果，則平市中小學校，已一致提前放假；大學復課，迄無曙光，舉國學校，咸感退步。此爲青年與國家之何等損失！瞻念前途，可爲悚慄。青年之苦悶已深，非吾人片言所能解，亦非學校或官廳之制止所能戢。羣衆運動，如人之病瘧

，宜解表不宜遏制。其解表之道，在目前者，為溫厚之撫慰，在日後者，為雄壯之事實。吾人之愛當局，一如其愛青年，固不容對青年一再忠告，而於當局則獨甘緘默也。假期甚短，瞬即開學，當局在目前者如何，在此後者又如何，即以瞻滬學潮之進止耳。返當二字，最關扼要。觀聽轉變，其事匪難。希當然當局，熟察而力行焉。國家，地方，與個人之保全，殆捨此莫由矣。

在野聯合陣線之需要

（錄十二月二十二日北平晨報）

中樞改組，匆匆竣旬，一般輿情對於新局開展，可分樂觀與悲觀兩派，前者鑒於此次改組之後，一方而將氏政權抬高，中樞漸一元化，他方面對黨外人才延攬甚多，政權開放，可以翹足而待。而悲觀者流，則因當軸者實質未生變化，縱在黨政機構與人事上略有改換，而內政外交依然如故，國民命運，唯有江河日下而已，因此抑鬱消極，益不知所振拔。吾人對此兩種觀察，均難附和，理由亦甚簡單，因兩者議論雖異，心理則一，即國事完全責諸少數政府人員，對自身之國民責任，完全忘卻是也。

國家危機，演至今日，政府政策固應負其應有責任，而廣大國民失卻政治意識，亦為根本原因之一，此吾人首當認清之點。固然，近年以來人民之於國事，已露骨的表現焦灼，不滿，然在焦灼不滿之程度以上，鮮能作出何等積極結論；少數放言論政之士，亦祇希望政府如何如何，於政府以外所潛在之嚴正渾厚，豐富純潔之絕大多數人民力量，反忽視之。迨至政府政策着着失敗，民族生機，寖假斷送，輒又悲觀失望，拊髀哀呼，此種病態觀念，實為國家前途，莫大障碍，此吾人所以主張凡處在野地位之國民，應即積極參加政治，發揮人民固有之雄厚力量，放棄倚賴少數為政者之幻想，一心一體，為國家之永久生存作一最後奮鬥是也。此處需要解釋者，即「在野」二字非我國傳統上所指一度出現政治舞臺今已退出之人而言，乃非政府黨且對現在統治制度有起而為實際矯正能力及魄力之人，此在今日國民黨獨裁之下，即為全體受治之國民也。

中國目前所處之國際地位，為列強分割中之準殖民地地位，不待申言，因而保持政權者，在勢不能不依附於一個或數個列強，而國民黨政權所以能支撐八年之久，正因其善能維持列強在華勢力之平衡。世人每責中央政府始終無一確定之外交政策，實則維持此種平衡，即為政府之政策。顧此種政策，執行亦頗不易，因列強在華利益，矛盾甚深，顧此失彼，在所難免。況此平衡之局，已被四年以來之事實推翻無遺，受殃列強猶感鞭長莫及，國民政府能復有何作為乎？準此以觀，今後當軸之政策，除仍唯列強之馬首是瞻，尤其對於優勢列強繼續因循遷就之外，別無蹊徑可尋，殆已明甚。情勢如斯，果欲救亡圖存，舍在根本上脫離傀儡式外交政策，樹立國民自主外交不可。而在政權本質未經轉變以前，至少應以純正國民之聯合壓力，監督現政權，力爭外交公開，將今日以前所讓步者作為最後限度，逾此則無論任何條件，當為國民一致反對。吾人深保，最高政權者果尚有忠於謀國之自信，當以此種壓力為對外之真正後盾。但達此目的之前提，厥惟在野聯合陣線之確立，企望當軸者，自動改轍易途之時期，已過去矣。

復就內政言，今日中樞陣容，固為鼎革以來最為有力之陣容，然此陣容之構成，實係蔣氏一人組織之成功，無論何人，不能諱飾。因此在以今後國家復興大計期諸現在中樞以前，首當回顧過去蔣氏大聲疾呼努力以赴之復興運動的實際收穫，果為如何，吾人於此，不勝感喟繫之。然而蔣氏一人，不能獨尸其咎，良以其客觀環境決定如此，支配蔣氏之政策者，不容見中國有真正之復興也。故中國內政之整頓，已超過現在當軸者能力以外，縱集中更多之人才，亦無益也。因此國民自身團結一致，羣策羣力，以謀政權之徹底改造，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圖。

最近一中全會決定於明年十一月召開國民會議，可視為中樞領袖覺悟於本身能力已不敷用之明顯表示，然國民會議為期已迫，民衆在野團體尚

無合法存在之權。明年五月憲草頒布，距一中全會所規定國民會議代表選舉之日，（十月十日），祇五個月，眞正民衆代表屆時能否選出，大是疑問，因此國民政治活動之自由，有立即爭取之必要，而無分派系，携手共進，尤爲勝利之唯一保證。國勢日蹙，不容坐視，凡屬國民，盍速圖之。

（錄十二月二十四北平晨報）

國際政治一年之回顧

歲末之國際形勢昨日已撮舉而略論之矣，玆更回顧今年一年國際政治之全局，作一綜合的叙述。憶本年之初，忽有法義協定之發表，二月又有英法協定之成立，使人希冀自德國退出國聯後之歐局能得暫時安定。乃未越月而有德國重整軍備之宣言，雖其間有斯特雷撒會議之調解，（四月）然終繼之以法蘇之互助協定（五月）及英德之海軍協定，（六月）同時在遠東復有日蘇之糾紛及中日間河北事件之擾攘，於是世人遂疑世界大戰危機將不可免。其後雖暫得無事，而義亞之紛爭逐漸閙大，而有八月中旬之三國會議出而調處，迨荏苒至十月之初，竟有義亞之實行開戰，其結果使英義及法義間之關係幾經緊張或緩和之變化，迄今猶未解決，同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事實，再現於年末，在遠東之日蘇及中日間又起糾紛，而以英日美鬥爭爲主要內容之海軍裁軍談話會復於此時開幕，日英美三國各不相讓，益使世人感覺國際政局之不安。國際政治關係上之一九三五年，蓋一喜，一憂，更一喜，更一憂之年也。

如將一九三五年之國際政治事實，歸納而言之，過去一年間之國際政治實有三大特色：第一，一九三五年爲滋生問題之年，而非解決問題之年；此從一九三五年不但未能解決一九三四年最大國際問題之德法問題及德蘇問題，而且擴大之，而且於此等問題之外，滋生義亞問題，英義問題，中日間華北糾紛問題，等等事實觀之，當能了然。第二，一九三五年爲打破歐洲列強間之舊有勢力均衡關係而未能建設新勢力均衡關係之年；此從上述法義，英法，英德，法俄等等協定之一面成立，一面相互打消其作用（例如英法協定與英德海軍協定），英法義三國會議之屢次開會而屢次無結果，及列強時而高唱國聯中心主義及國際集體安全主義，時而在強國本身之間力求妥協（尤其最近已告失敗，以犧牲亞國爲主要內容之英法和解方案，最爲明顯），等等觀之，雖不欲作如斯解釋不可得也。第三，一九三五年爲遠東問題重登世界政治舞台之年，此從英國對遠東採用積極政策，美之白銀高價政策近忽變爲白銀低價政策，日之使用全力全策，急圖控制華北，蘇俄之增加東部國境軍備，等等事實觀之，自屬不可否認之論斷。

吾人於玆最宜注意者，一九三五年國際政治之三大特色，皆與中國有甚深的內部關係。何以言之？蓋從第一特色言之，國際政治問題之解決，胥有待於世界資源之重分配亦即有待於弱小國之重被宰割，所謂世界資源重分配論即其理論，前述英法對義亞戰爭之和解方案即其實際，故我國之將遭否運：實無可逃。次從第二特色言之，歐洲之國際舊有勢力均衡已破而新勢力均衡未建設，正足以引起遠東問題之擴大，乃理論之必然，亦爲歷來事實上所證明者，故依此第二特色而吾人不能不有來日大難之感。至於第三特色，顯然與我國之興衰存亡有關，當不待論。由此言之，一九三五年國際政治之三大特色，殆非僅有研究家之回顧的意味，而實含有令吾人覺悟，發吾人深省之啓發的意義矣。一九三五年之國際政治特色是否延長至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六年之國際政治傾向如何預測？中國民族在一九三六年應有如何覺悟？——此俱爲急需研究答復之問題，吾人亦略有所見，以限於篇幅，容另題論之。（錄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擲鉢禪院

疑盦

滃然衆山合
於中開堂皇
面南獨曠朗
雲氣澄青蒼
端凝擲鉢峯
瞻對几席旁
精藍新構造
四闢琉璃窗
窗前有餘地
頗可敷籐床
床頭蔭怪柏
一朶涼雲扛
細味竹樹馨
靜納烟嵐光
寺額不可求
我思潘與湯（潘之恒初名曰一瓶湯賓尹題額改今名俱毀失）
了悟浮生飛鳥瞥
我心匪石終不頑
點頭默契生公說（是日住持倓虛上人說法聽者甚衆）
仰看銀牓擘窠書
筆力橫空盤勁鐵（殿牓爲海庵書）

湛山寺後殿落成抗白子厚同游仍用聚星堂韻柬梅庵

瓠盦

世尊拈花笑迦葉
佛性圓明澈氷雪
南能北秀各競爽
淨域宗風今未絕
自從海印還太清
緇流苦被黃冠折（勞山自海印寺恢復太清宮後惟華嚴庵僅存餘皆道觀青市附近則向無禪林）
一庵崛起繼華嚴
欲向至人求寂滅
妙法心傳龍象護（來歲寺中將擬建僧校）
磐基力鎮鯨鼇掣
衆生頂禮大歡喜
瓔珞纔瞻眼生纈
梵唄出林喧海潮
栴檀繞座霏香屑
試從初地參上乘

鄭午昌補繪諸貞壯病起樓圖丹林屬題

秋湄

天地無情秋一室
維摩病起欲呼出
回頭隔世又成塵
不似與君論詩日
向憐鳥瘦並銜愁
昔壯今衰語亦休
漫慰深情重一諾
寒林如淚落山樓

別舊京垂三年比忽北行適子長以思玄堂詩屬校車上感賦

秋岳

石城汗漬葛衣煩
淮上秋風被失溫
涼燠乘除才一夕
邱原浩蕩謊南奔
重來臨睨知何補
思舊深悲在不言
展卷郇須論載酒
市中寧有酒人存

贈別榆生之嶺南

遐庵

寂寞明珠黯海南淵藏川媚儻虛談待從象罔玄中索
且向驪龍頷下探作苦永憐三食蠶自纏渾感再眠蠶
西江法乳期回哺重挹曹溪一勺甘

奉懷纕蘅貴陽　慎登

嫋嫋秋風過洞庭辰陽西去芷青青玉簫茅酒遠游樂
莫字鄉詩荒微靈豈讓柳州嫥惠政更開石室講遺經
湘纍別後增顦顇霞綺明湖望使星

九日東山登高得匡字　壺天

來撐奇骨鬭霜匡邊微何曾節候乖酒釃人方爭健者
詩鳴天誤寵吾儕四山排雨珠簾隔衆壑噓雲飯甑排
吹夢西風吹帽落下窺城郭狹如蠹（貴陽城形似蠹）

靖陶杌示杭徽道中詩依韻奉答　佩秋

翩翩羃屐少年行今雨交游古性情自有才名誇日下
相逢談論喜風生建安文骨堪追接吳會詩盟好共擎
珍重嚶鳴求友意祇慙反舌老無聲

冬日再游玄武湖　公孟

平居凝坐似枯蠅腰力偏從涉遠增野曠出城風轉大
湖荒向日景爲澄凍荷低繞環堤水游艇來敲隔夜冰
麈障忽開空徹境滿天寒色最宜僧

嘿園與陳弢老聽水第二圖攝影　年橋

與齊歸聽水潺潺饋詠春風一日閒萬事淒涼兩行淚
暮年恩禮勝虞山
師子窩頭夕照蒼戀深三宿況滄桑后山集裏留黃預
定有心期付後堂

題李稱淸女士花影吹笙室塡詞圖　衆異

秋人微抱向誰論不待牆蕉早斷魂老去阿兄（可拔）空愛
畫雲山何處大姚村
人間暫駐沈飛霞仙去還疑萼綠華並世詞人休自慙
嬌花寵柳是名家

眉嫵　鶴亭

正微涼蘇骨薄酒生肌秋意晝屏滿信步瑤光寺西廂
下疏簾猶裊香篆翠蛾暈淺似玉京花底初見只無奈
蕭瑟梅村老便詞賦都懶燈畔依稀回盼有替裁官
紙親捧蠻硯看寫松陰石琅玕更添株風竹零亂笑顏
乍覷強呢人還署邊欵又臨去殷勤留後約共齋飯

九日雅集分得心字是日余適獨游東山賦晾同人　纕衡

衆山環一城。將知秋氣深。豈無適野懷。勞者難爲吟。東皋今再游。傑閣堪憑臨。蕩蕩萬井廬。對之開我襟。平生孤往心。與山共嶔嶔。何期落此邦。堆眼皆遙岑。願覩斯民康。何辭吾顏黔。吾詩奚足存。未可留東林。

黃山白猿圖歌寄酬善子贈扇　山腴

黃山仙猿毛白雪。騰掉希閒矜巧譎。長松磊砢挂懸崖。蒼藤欲胷虬枝折。白雲滃起涵空青。兔絲千歲藏伏苓。仙猿不死松更壽。上與蓮花通窅冥。原題云白猿相傳在蓮花峯上張猨兩度黃山谷。曉躡蒼巖見行跡。夜深清臥文殊臺。雄呿雌吟聽不得。歸來日坐猨偃舫。網師園舫齋李眉老所築黃山如在几席上。故人別後憶猿公。方麴幻出青松障。我聞葛洪仙人玉策篇。變爲老翁踰千年。又聞廬山東林白蓮社。叩門聽經能悟禪。遙想黃山老猿豈其裔。君之摹寫神態何緣沿。笑睨飛揉弄玃父。擲筆四顧如委土。塞瘖拔箭本凡材。伯苗不用驚按弩。晴窓展畫人意閒。悠然一夢尋黃山。松風傳嘯萬壑響。何事斷腸三峽間。

梅庵見余黔蜀寇警之作再用槃星堂韻爲和疊韻報之　瓠盦

刻玉君能精楮葉。讀書我愧映寒雪。雕鎪險韻追髯仙。白戰頻鏖眞勇絕。詩壇角逐甘退舍。輸君此道肱三折。憐我羈棲夢鄉縣。且蘭何日妖氛滅。愁腸欲借黃龍浣。捷書時盼紅旗掣。永叔昔念寒邊兵。園林吟賞萬花纈。用歐陽文忠飲安元獻宅詠雪事相公遭際樂昇平。腐儒懷抱苦騷屑。乾坤慘黷今何時。頫仰盛衰眞一瞥。閉門客訪袁安臥。解頤詩從匡鼎說。提筆會掃千人軍。選鋒莫鑄六州鐵。

履庵損詩久未報頃持荊園賞菊圖索題即次來韻　鶴亭

夢裏寒花渺故園。籬根誰與護蘢孫。因君圖畫客心遠。猶見承平韻事存。除却酒杯能作達。欲尋詩境了無痕。上頭況有汪倫在。字字長城好七言。圖有江懷吾丈題七絕三首極翔實

送楡生之嶺南　公渚

符天生事付秋鐙。失笑眞如退院僧。別酒三巡歌慷慨。扁舟一往意崚嶒。此身共惜爲人役。自主猶難免盜憎。渡嶺詩篇須寄我。荔支計日逐行縢。

次均送楡生敎授遊粵　董卿

左顧萊妻右袞師。閒關江海獨攜持。三年茗椀凝生活。五字河梁古別離。步屧桃蹊回舊憶。行吟蘭畹待新滋。南園風雅今何似。揚扢煩君苦費詞。

重九有懷纕蘅　子威

持節西南萬里行。天風蕩蕩動高旌。黔疆甌北歸官舍。蜀道漁洋紀驛程。難得詩人來作郡。無邊秋色若爲情。年年此會吟身健。文筆峯頭又主盟。

秋日遊桂湖楊升庵故宅　孝可

深深花徑綠陰藏。竟日淹留愛夕陽。叢桂自成香世界。（湖邊桂花數百株方盛開）平湖眞照好風光。數行野鷺依荷屋。一代詞人託醉鄉。我欲卜居甘小隱。酒邊松菊未全荒。

城南　堯生

金碧崖前麥隴斜。縣南春色酒人家。東風不管前朝夢。西直門邊萬柳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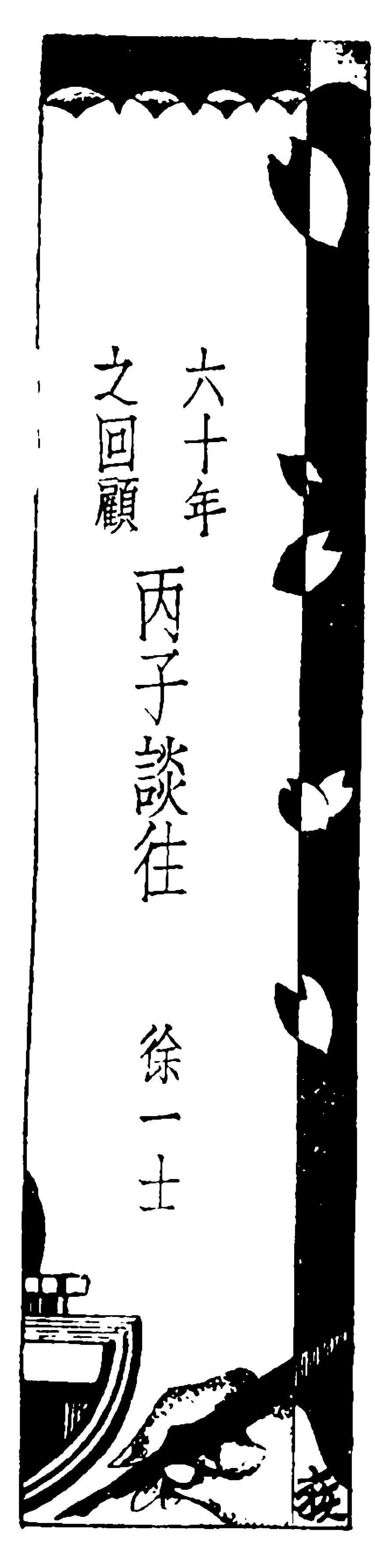
寄子威湘中　味雲

海燕江鴻自去來。故人一別幾時回。湘花湘草留君住。管領風騷要此才。

衰柳枯荷廢苑秋。當年同泛液池舟。今宵對月思君處。獨倚高寒水上樓。

一蕚紅　（泛棹西溪小憩秋雪庵登彈指樓之後爲兩浙詞人祠）　滄洲

泛清幽。有荻花楓葉。蕭瑟一天秋。極浦雲迴。寒汀潮落。宿雨還未全收。夕陽外低鬟擁翠。伴微吟船底起吳謳。莫管重來。只消今日。容我扁舟。　一角茅庵如畫。問詞仙在否。渦水空流。故國心期。他鄉滋味。今古長恁悠悠。憑寄語人生行樂。好時節休要怯登樓。料理殘醪半樽。更與盟鷗。



中國之有常駐外國之公使，自前一丙子（光緒二年，公元一八七六）郭嵩燾銜命使英始。嵩燾通才遠識，爲外人所重，與繼其任之曾紀澤，並稱郭曾，同爲名使臣，而當時士大夫錮於舊習，以與聞「洋務」爲羞，若遠駐外國，更爲譏笑所叢，嵩燾處境良不易也。董恂時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其自訂之「還讀我書室年譜」是年九月有云：

嘗與文忠言：外國使臣駐京者紛紛矣，彼知我情，我未能知彼情，我聽若言，我無以測若虛實，彼國聽若言，我又無從剖我是非，則以我無人爲在彼故，是宜早爲之所，惜使才難得，經理洋務之使才尤不易得也。相與咨嗟而罷。已而復論此事，愚以爲洋務謗藪也，總署之事，惟署中諒之，即署中猶或未盡諒之，至治洋務於外國，其勢當更難於總署，將來使果得人，總署不可不有以諒之，庶幾起有人，肯力任其難。文忠以爲然。至是郭侍郎（嵩燾）奉使英國，於是月二十五日出都。星使不遠萬里，往駐外國治所，自此始。乃文忠已於是年端陽前一日作古，竟不及見，能勿泫然。

文祥以大學士直樞廷及總署，用事之大臣也。嵩燾之以奉使受謗，如王闓運是年三月初三日日記有云：

……（裴）樾岑繼至，言時事，多拂人意，余不欲聞；唯傳篤鎬仙一聯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鎬仙晚出，負此謗名，湖南人至恥與爲伍。余曰：『衆好衆惡，聖人不能違』。

又李慈銘是年九月十八日日記有云：

聞郭嵩燾劉錫鴻以二十五日赴西洋，故十五日召見二人，以請訓也。此後分使各國者尙多。去年文相國等保舉之二十餘人，皆將出使。許竹篔雖歸，亦不能免。凡官二品者月支薪水銀千四百兩，五品以上者八百兩，七品以上者六百兩。（如何如璋等雖以侍讀用，仍以七品論（

。計朝廷歲糜帑金至六七百萬，於洋稅中提支，所使皆歸天下材，不知國體。許鈐身者，尤險詐無恥，洋人頗以其不由甲科，益侮辱之。此議發於粤人陳蘭彬，謂各國皆有使官駐我都城，而中朝官無駐外國者，欲以知情偽，通信命，非此不可。謀國無人，曲意從之；不知夷人挾其虎狼之威，犬豕之欲，近據輦下，外扼各口，唯喋一言，上下惕息，要求劫脅，無計不從，彼之臨我宜也，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類質子，供其驅策，隨其嚬笑，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力，況皆聞儈奴隸之流乎？蘭彬嗜利小人，敢爲大言，自以翰林改官，潦倒不振，深幸[illegible]矣，倒行逆施，祇以自便私圖，不惜賣國，言之可爲切齒。郭劉銜命至英，實以馬嘉理之死，往彼謝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

又是年五月朔復徐樹銘書有云：

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眞爲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爲之歎息也。

設使之舉與奉使之人，爲當時物議所詬病如是。嵩燾起家翰苑，曾任疆圻，以李鴻章推其通達外情，召直總署，旋持使節，清望爲之頓喪焉，嵩燾著論頗推重西洋政法，見者譁怪，出使而罵者聲大作矣。關於英翻譯官馬嘉理上年在滇境被戕一案，嵩燾疏劾署雲貴總督岑毓英，毓英時正以此案爲士論所崇，故嵩燾益遭抨擊。此案是年由李鴻章與英使威妥瑪議結，訂所謂煙臺條約，亦外交上一大事也。翁同龢七月三十日記有云：「滇事已冰釋，舉朝熙然如無事矣。」又是年政府准左宗棠之請，借洋款以充西征經費，中國之借外債始此。）嵩燾使英，副以劉錫鴻，本嵩燾所汲引，竟大施媒孽，致憤鬱乞退，（光緒五年受代回國）遂不復出。其解任後與黎庶昌書有云：

……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尚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內，以相齮齕。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

又復曾國荃書有云：

……亦使劉錫鴻之凶悖，譯署稍能裁之以正，不過相假借，嵩燾老病餘生，捐棄海外，亦不至乞歸。

既斥錫鴻，兼不滿總署之態度。迨嵩燾之罷，董恂固猶直總署也。曾紀澤於光緒四年奉命派充駐英法兩國使臣，所記八月二十八日召對諸語（「

使西日記」）有云：

……【對】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拚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旨】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够了。【對】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係一個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拚了聲名也還值得。【旨】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嵩燾之謗議沸騰，亦可見也。（對外設使，初命郭嵩燾許鈐身使英，繼改派鈐身使日本，而以劉錫鴻爲駐英副使，旋以何汝璋代鈐身使日。後裁副使，命錫鴻使德。）

光緒元年十二月，翁同龢以同治舊傅偕夏同善受毓慶宮授讀之命，（參看本報第十二卷第一期拙稿「乙亥談往」。）翌年（丙子）德宗入學，時六齡也。同龢丙子日記有云：

【二月二十一日】寅正入，與子松敬俟於朝房。是日上於養心殿東暖閣見侍學諸臣，恭親王偕伯彥訥謨祜景壽臣龢夏同善爲一起。上南嚮坐，設矮案，鋪紙，索筆作書，臣龢以墨染筆，即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書「正大光明」四字，極端正。臣等以朱書仿格進，上運腕稍澀，臣龢引袖，書四字訖。伯王等以清字條子授。（一字。）上略觀，即應聲曰「阿」。（滿洲字頭第一字。）臣等以「帝德」二字進，上亦應口誦數四。又以帝鑑圖進，指點開說，上甚會意，引手指帝堯大舜，若甚喜者；幷命臣書「帝德」二字，恭親王又接書「如天」二字，玩視良久，乃退。俛仰身世，不覺汗之沾衣也。凡三刻許退，時辰初二。

【四月十一日】是日入見於東暖閣，與同以勸夏侍郎同起。懿旨謂：「入學期近，爾等辛苦。」又言：「皇帝向學，即爾等退後，猶尋檢書籍，溫熟字號，無他戲弄。」（所講帝鑑，上能爲兩宮言之。今日上體稍不適，未暢講，猶屢催宣入講。）又言：「可謂近君子遠小人。」語次因流涕久之。臣龢奏對，謂：「皇上正在沖齡，輔導之責，臣等無所辭。首宜讀書涵養性情。功夫當有次第，不可驟進生厭。又騎射固爲根本，此時少緩，正所以保衛聖躬，專心講習。」語甚多，不悉記。退復待於廡中，惇親王起下，復偕諸臣入，勸講良久乃出。

【閏五月二十四日】上讀書極好，指書內「財」字曰：「吾不愛此。」又曰：「吾喜「儉」字。」此眞天下之福矣。

【七月二十三日】以第二起入對於養心殿西暖閣，（不垂簾，無帶起。）先論書房功課，極獎，以爲得宜。

【二十八日】日來正講人心道心之分，上曰：「吾作事皆依道心也。」

【十月初八日】讀生書十遍，不佳，自十遍以後則極好。上於是有日新之功，且於是非之界判之極嚴，如某號書幾遍未讀，某字某筆不到，歷歷言之，不肯廻護也。

【十二日】中官備言：每日黎明，上到書齋，朗誦書史，作字一葉，未嘗間斷。可勝喜抃耶！

【二十六日】……蓋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詼之病，亦當深慮；他時記取臣言！

同龢於德宗典學，始終其事，自授讀後，日記中排日所記頗悉，閱之可見德宗之聰穎好學，太后之重視課業，及同龢之勤勉任職。茲摘錄是年數則，略著梗概。

文祥崇實先後卒於是年。（崇實十月十九日卒。）皆旗籍名臣。文祥謚文忠，崇實謚文勤，蓋無愧忠與勤焉。同龢五月初五日日記有云：

榮仲華來，知文相國竟於昨日申時星隕，不覺鳴呼，蓋為國家惜也。此人忠懇，而於中外事維持不少；至於知人之明，則其所短也。

美猶有憾，當有所指。（或指保薦使才事歟；同龢是年日記中於使才之擢用亦有微辭也。）漢濱讀易者（聞即辜鴻銘也）「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上有云：

余同鄉故友蔡毅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笑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爾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如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日當朝之宰相文中堂也。於此想見我朝前輩溫恭愷悌之風度也。余謂文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略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諸賢，默贊方略，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洋務人材，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籌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遠略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

以同文館之設，極贊文祥，然曾國藩李鴻章不亦嘗奏定遣幼年學生赴美留學乎？至所述文祥對學生之情致款款，蓋張百熙蔡元培輩之先聲已。崇實以刑部尚書署盛京將軍，飭政剿匪，大有成績，經營東陲者兩年，盡瘁而死。今日而念及斯人，蓋有不勝感慨者。

是年有恩科會試及正科鄉試。會試以戶部尚書董恂為正考官，刑部尚書桑春榮吏部右侍郎崇綺禮部左侍郎黃倬副之。鄉試以工部尚書魁齡為順天正考官，戶部左侍郎殷兆鏞兵部右侍郎夏同善理藩院右侍郎麟書副之。其各省正副考官如下（以簡派之先後為序）：

雲南龍湛霖胡喬年，貴州顧雲李岷琛，福建孫詒經王緯，廣東王之翰郁崑，廣西朱文鏡李嘉樂，四川周家楣吳觀禮，湖南潘衍桐陸潤庠，甘肅黃鈺恩胡聘之，江西文澂劉恩溥，浙江潘斯濂王先謙，湖北梁大焯梅啟照，江南龔自閎邊寶泉，陝西洪鈞陳欽，河南汪鳴鑾楊霽，山東鍾駿聲曹煒，山西蕭晉蕃馮光勛。

丙子狀元為曹鴻勛（山東濰縣人）榜眼為王賡榮（山西朔州人），探花為馮文蔚（浙江歸安人），傳臚為吳樹梅（山東歷城人）。四人均本京官，鼎甲皆刑部司員，（曹七品小京官，王馮主事。）傳臚則內閣中書也。是科同膺館選後獨入閣者，為戴鴻慈。



啞謎

一個瑣碎的小故事

歐陽山

當生活受了過度的逼害，內心的習慣了的程序突然變換的時候，一個人常常是苦惱的，沉痛的，有的時候歇斯的里地愚蠢的，正像高空的氣溫遭到了突然的攪擾和襲擊，就會瞪眼似的閃電，咆哮似地響雷，最後悲傷地哭起來。而對於一個迷信的，屈從的，卑微的，沒有受過正當的知識底養育的女孩子一向能夠懾服她的啞謎突然破裂了，一向被她膜拜的偶像給人敲碎而成為一堆塗着釉彩的乾泥了，她也是要深深地頹喪，悲哀的。

阿福就是這樣一個女孩子。那一天，——事情終於意外地發生了的不幸的一天，她感到自己被猛力拋進半空中，在雲霧裏面，她發狂地追趕一個逐漸顯明起來的美麗的影子，同時卻有一頭黑色的野獸在後面追趕着她。這個可憐的幻覺還不曾開始之前，好像這三樣東西，影子，自己，和野獸——都是緩緩地走着，差不多成為靜止的狀態的，但一下子都迅速地奔跑起來了……她非常恐怖地絕叫起來。

但在事實上，這一切都不過是很簡單的事情。由於偶然的疏忽，或者，由於沉醉在天真的稚氣的嬉戲裏面，她一隻防身的玉鐲子給打粉碎了。

為了她——一個已經到了成熟的年齡的女孩子，戴着那隻綠色的，有白色斑點的玉鐲子，人家常常要嘲笑她。但這只有引起她底單純的惡性的反感。

「你既不是一個老太婆，一個小孩子，又不是一個搭棚佬，一個泥水匠！」別人這樣說，那是因為生命脆弱的，或者容易碰到危險的人才需要防身的玉器的。

「你已經是一個大姑娘！不要給牠把你扮成蠢頭蠢腦的樣子，而且……」和她同屋住，性格暴躁而會賺錢的男孩子東生常常勸她。「你底手，腳，整個身子，連你底眼睛，都已經長大了，再也不是一個小孩子了；可是你無論如何

不像一個有主見的大人，好像一隻木頭刻出來的貓……好像一個柑子在剛剛要轉紅的時候停住不長了。你底魂魄裏面缺少了什麼東西。一定是那隻玉鐲子——牠把你限制住了，牠不許你長大，牠叫你露出半死半活的樣子……」

「把牠除掉了吧！」每個人都這樣命令她，請求她，或簡直是在戲弄她。

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假使她底無知和軟弱是該受責備的，那麼該受責備的只是她自己，不能夠說因爲她戴着一隻古老的，暗啞無光的玉鐲子。

「但是牠彷彿是一個鬼魂。——附在你身上你就不相信人家的話，不明白什麼事情對於你有利益……後來，阻止你那一個决心。」

東生底話是一條無情的皮鞭，使她痛苦到淌下眼淚，她對東生怨恨起來了。

「這變孩子！」她自己安慰自己似地給他定下了一個名字。

然而她仍然得不到安息。東生是一個生活力異常豐盛的男人，古銅色的緊張的皮膚，在各部關節上隆起的瘤子似的肉腱，粗而黑的頭髮，粗沙的男性的聲音，非常適當地配合着。他底臉是一張妖魘的臉，闊大而多肉；眼睛，鼻子，和嘴，都用最大的勇敢儘量向前面伸出來，常常是牠們最先碰到別人。滿佈在臉上的許多瘡疤和傷疤，使人想起一頭在殘酷的世界裏長大起來的野熊。

——她不能夠抗拒他，不能夠冷淡地對待他，她只能夠躲避。在他面前，她常常把右手放在背後，或悄悄地把玉鐲子將進袖筒裏面去，使他看不見牠。

每天有兩次，他們結着伴從郊外的宏發襪廠回到家裏，要經過一個很大的草場。牠底名字叫福神地，在牠上面沒有火煙，沒有建築物，荒涼而寂靜長滿野草和矮小的灌木叢。只有兩棵合抱地生長着的小榕樹，——依照附近居民的傳說，牠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變成的，緊緊地依偎着站在路邊。

從這里經過的時候，他們就變成兩個毫無拘束的小孩子。互相追趕着，扭打着，瘋狂一般地玩耍着；撕裂了衣服，擦破了皮肉。阿福再也不是跌宋的沒生氣的脚色，反而很頑皮，很毒辣了。東生在這個時候是她底讚美者，他會在猛烈地嬉戲着的當中，突然緊緊地抓住她底手臂，搖着她底單薄的身軀，嚴厲地對她說：

「這樣就好了。照這個樣子活下去」！

那一天，他們在搶奪一個小而鮮紅的桔子，——誰也沒有想到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只是在追逐一種濃厚的趣味罷了。一個人把桔子托在手裏跑到遠遠的地方，另一個人像一隻野鷹似地迴旋着身子撲上去。……東生不知道怎樣地一

推，她就仆倒了在地上，那隻玉鐲子完全打碎了，散開滿地都是的。

猛烈的陽光被碎玉底裂片反射進她眼睛裏，一把針戳住她底腦筋，有些什麼壓住她底心臟，生出一種想哭的欲望。初春的風很驕傲地從前面那座矮山繞過來，輕拂着她底發燒的後腦，和有冷感的脊骨，隨後鑽進站在她後面發獃的東生底胸膛裏。那個粗魯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的年輕織工蹲下來了，一隻腿跪在地上，用一隻粗糙的手板扳她底肩膀，說：

「我眞是料不到有這回事。你想，我不過輕輕地碰了你一下……你相信我底話麼？好，那麼就起來吧……你總不能夠爬在這里爬到過年，難道你要那樣麼？………」

十二點十分鐘，所有的理事，工頭，和男女織工，都通通吃飯去了。宏發襪廠對過的那一個大廣場，除了一邊離五六丈遠有一條山溪在稀哩沙啦地流瀉，一邊隔二三十丈遠那家大染坊有些工人在那兒晒布之外，完全讓和暖的風擁抱着。草蟲底叫聲成爲一陣沒休止的喧嘩。東生試想用哄騙小孩的法子，在草地上檢起那個小桔子，拄到她底鼻子前面。

「我不吃，」阿福動動她底腦袋。

這不是一個快樂的局面。年輕的東生幾乎不能忍耐了，他底牙齒互相磨着，嘴唇顫動着，彷彿他不久就要叫罵起來的。

伏身在綠草上面，腥熱的氣味鑽進她那鼻樑低矮，鼻頭尖削的兩個小鼻孔裏。她底發楞的眼睛望着前面，覺得自己正對着一個沒有邊岸的綠色的海……雙手使勁抓緊兩株草，像怕誰把她强擄了去，一直到她差不多要把那兩株草連根拔了起來；懊悔和驚惶漸漸使眼睛充滿了血，她糢糊地瞪住那一灘帶住威嚇意味的，被無意的過失破壞了的「傳家寶」……兩個女人底面貌，她底媽媽和姑媽——她們說話的姿態，一種溫和的一種嚴厲的，來回替換地塡塞滿了她底回憶。

東生到底把她扶了起來，把桔子塞在她手裏，然後對她說：

「讓牠跌壞了，爛了，就算了吧。牠把你守得很久了，現在讓牠回到牠自己本來的地方去。——你脫下了牠，在你是有益的。此後再沒有人笑你，再不會做傻女……可是，我底心是不安的，因爲使你受了驚……」

「東生，你頂好不要再說那些話了，我自己是我自己……我不願意你承認是你底錯處……」阿福底喉嚨像給一種膠質的東西堵住了，輕輕地咳嗽了兩聲，說下去：「你不要騙我吧，你是不會對誰認錯的。從前沒有過一回。你說出這樣的話等於你在譏笑我……你一向是

沒有停止過罵我的……」

從深黃色的眼睛裏放出不安寧的光波來，這年輕人把頭垂低了，拿兩個手指在那條黑褲上，一圈發黃的機油印漬那兒，輕輕地搓弄着。

「我很難說得出我對你的感情……」他說，「但是我從來沒有傷害過你……」

「這一點上——我多謝你！」

第二天，阿福狡猾地藏起她底手來了。在廠裏的大茶櫃旁邊，她碰見了東生，她底手腕被一塊灰色的麻布重繞地纏着，好像那地方因爲受過傷而發了腫。眼睛鬼祟地閃動着，避開一切東西，又不能制止地投射出隱微的恐怖。東生做出一種緊緊抓住不肯放鬆的神氣，收縮起他底大鼻子，很容易令人誤會那是惡意地，盯着阿福。

「法子是眞好了。可是你以後打算怎樣呢？」

「不要逼我，不要逼我！」阿福叫着，就一溜烟跑掉了。

有一次，她曾經懺悔地對東生說：

「沒有辦法的，我前面已經沒有路了，想逃開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了！你是從野蠻的發霉的臭泥裏面滋生出來的，不會明白我。去反對一個可憐地死了的媽媽，這是有好處的麼，做得到的麼？我羞辱了她，令她傷心，把我看做忤逆不孝——但是，我實在是走不掉的，我能夠朝那里跑呢？……」

但是東生狠毒地罵了她：

「不要以爲我家裏能夠收容你。可憐麼？你這齷齪仔！」

阿福不能夠使東生明白她，她難過得很，於是在所有的場合裏都沉默起來了。他們經過福神地那塊大草塲的時候，阿福就把自己停駐在長久的回想裏面。她一味子將自己縮小，盡記憶力底限度，退到好遠，好遠：「過去」底邊界差不多。他們像兩朵不會說話的烏雲似地繞過那座矮山，穿過幾條田基路；連平時最喜歡指點着來說笑的那兩棵合抱地生長着的小榕樹都沒理會地便走過了。東生有時低聲下氣地問她一兩句簡短的話，她却沒有領悟似地漫應着他。

跟阿福同住在一起的她底表妹順芬，一個長於寫柳體字的師範學生，額頭低矮，一對小眼睛位置得很高的，用哀憐的神氣注視着她，突然流出一種親愛的感情把她摟抱着，呼吸困難地說：

「阿福——你……再不能等了，再不能留幾久了！你全身都給悲哀纏住，已經開始煩惱，——牠一發生了，就永遠不會自己消滅的——實在是一種少女日記式的憂愁呢！阿福，要看看這本書麼，……或者，我可以讀給你聽……你頂好先明白自己的煩惱是一種什麼煩惱。」

阿福抓住一把有一根長長的竹柄的

椰皮帚把在掃地，地上的果皮和乾了的鷄屎被刮了起來，同時揚起一陣輕微的塵土。她拒絕了她表妹順芬底熱烈的接觸，一面用手指勾着那軟軟地下垂的頭髮，一面想着：她底煩惱和她是不會一樣的，沒有可能的。順芬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女孩子，放縱，愛嬌，而且矜傲。

她淡淡地說出來了：

「我有我自己的心煩。……你是有智識的，有本事的，你底心煩和我不同，我也想不到。」

順芬苦着臉離開了她，躲到房間裏，爬在牀上嚶嚶地哭起來了。

「有些時候讓讓她吧。隨便她說什麼，不要跟她計較——至少，再讓她一兩回吧。」阿福常常會給這樣一種想法擾亂了自己。

為了要拚命拉住那個在腦子裏浮起來的幻象，想多親近一些那個獨一的，用謬誤的方法來疼愛過她的，死去了的母親，阿福就坐在那兩棵合抱着的小榕樹底蔭蓋之下，閉起眼睛，好像她已經昏迷了似地，想起許多事情。

她七歲那年的冬天——阿福開始做起長長的回憶來了，——一個傍晚，風好像決鬥那樣不斷地吶喊。那已經沒有了玻璃，用硬紙片塡補着窗框子的窗戶，和那些罅縫塞得進手指的板障，被搖撼得砰砰地響，眞是適宜於發生什麼悲慘事情的場合。她在那以前確然是沒有一點東西，沒有一個人物底影跡留過在腦筋裏面的；甚至不會實感到：她竟有過一個多病的，不快活的母親。（阿福用手按住自己的收縮的心。）她那個相信命運是被嬰孩出世的第一個哭聲所決定了的媽媽，非常賢德地，不埋怨丈夫在阿福四歲那樣大的時候就死掉；不埋怨自己因為和人家打架，就一直病到這樣沈重；不埋怨那個老板一個錢不給她就開除了她；只是躺在床上，因為肉體上的痛苦而呻吟着。那塊臉，比甘蔗渣還瘦而同時比竹葉還青的，從破舊的棉被裏面伸出來，隱約地顯露着；一把又黃又灰，好像蟄雞籠的乾草那麼糾亂的頭髮，幾乎遮蓋住她那對暗暗無光的眼睛。她是決定要死的了，——但仍然不時想使勁做些甚麼事。實際上，她只能夠微微地把身體顫動一下，把兩片乾裂的嘴唇失望地張合着，——唇皮上裂開幾道縫兒，有些細細的醬色的肉絲倒流進口腔裏面。那些陪守病者的大人們，知道她想要求些什麼了，（每一個臨終的人都會這樣要求的）便一齊走過去她床邊，圍住她低聲詢問，做着各種的揣測：

「要叫一個親人麼？那麼請四伯來吧」？

「是不是六嬸呢？她剛剛去抓藥去了……」

有一把破鑼似的女人嗓子說：

「……哦，可是想叫你底阿福？」

聽見誰這樣問了，阿福底心跳了一跳。（一直到現在，她還能夠感到那種聲音底巨大的撞擊力）……她讓身上那件又寬又大又硬的陳年古代的棉袍緊緊地壓着，動也不動地靠住那扇板門站着發獃。 媽媽不睞眼地楞着她， 她因害怕而想逃逝到別處，但又給那陰暗無光的，完全沒有表情的眼睛扯住了。不多一會兒工夫，媽媽輕輕把腦袋顫動了一下，她就很伶巧地使力拖動那件又硬又厚的棉袍，走近牀邊，呆呆地站在那兒。因爲受了磨折，就變成現出跟年紀不相稱的老貌來的女病人，全身痛苦地動了好一會兒，才拿了那隻白而不靈活的，肌肉差不多完全收縮了的右手出來，在阿福臉上不停地審慎地撫摸着。阿福那時候看見自己的母親，正如二婆講故事所說的，在深山野嶺裏，坐在墳墓前面哭泣的女鬼。阿福記得，她當時曾經怎樣害怕過那隻手……以後又在怎樣後悔的心情裏憶念過牠……現在，——使她感到一種要透一口大氣才舒服的哀傷的那隻醜陋的手，再也不會撫摸她，不會觸到她了。

媽媽把那隻玉鐲子給了她。

「……現在，沒有男丁來承受牠了。……眞悽慘，悽慘……但是你要記得，那就是禮讓……禮讓……唉，什麼時候都要顧全禮貌，什麼時候……能夠讓人就讓……人……人……」她喘着氣說了。掙扎着，忍受着高度的痛苦，她企圖完成她底遺囑。「……福，福，記得了麼……這里有一大篇故事，說到這隻鐲子的……要好好地記住啊：把牠小心收藏着，等到你戴得上的時候……呃？十七歲，十八歲……牠傳了三代，你公公做一輩子官，你爸爸做一輩子賭鬼……他們都沒有離開過牠……牠在的時候就是吉利在的時候……會保佑你的呢，福！今天你承受了牠，從今天你就得記住：祖宗的吩咐。祖宗底吩咐——」

那時候，阿福簡直不曉得她說了些什麼，只是拿一雙無邪的眼睛盯住她不動。病人底嗓子突然變成啞而且非常混亂，不會再說話了。喉嚨裏面彼擠出一種痰塞的格格的聲音，像那裏面眞是有一具小的轆轤。

那間又淺窄又寒冷的小屋，來了許多說話急速而冗長的人。她正如一匹沒人注意的小貓，茫茫然在大人們底大腿中間鑽來鑽去。時時出於意外地有些冰冷的手從各方面伸出來撐撫她底臉蛋，或者輕輕地拍拍她底腦袋。……結果她被那些人擠到床邊了。有一個老婦人指示她跪下去，她抬高頭望望媽媽，只看見兩個張大得很難看的鼻孔……

甚麼是祖宗的吩咐呢，從那時候起就變成了一個啞謎。她常常站在田邊望

着遠遠的，母親葬在那兒的，有許多松樹的山，自己一個兒想到出神。所有紫色的野芹花，油綠的長禾稈，流動的美麗的雲，和那些常常做着朋友的紅蜻蜓，粉蝴蝶，都不能夠抓住她底興味了……有一個永遠的缺憾。不是母親叫一個仙人吹了口氣而再生沒有法子塡補得起來的

她整個心浸在無從理解的惆悵裏。

她發覺了她底四伯在注意着她。四伯從嘴裏拿開了那枝旱煙袋，舉起那有繭皮的農民的粗大的手，用手指搓搓她底柔軟的頭髮；對住她搖搖頭，又回過臉去揩鼻涕，好像企圖遮掩一種不想讓小孩子看見的感情，兩個肩膀抽筋般地縮了兩下。——帶着一個缺了邊的小孩子的心，阿福到姑媽家裏去了。……四伯替她揹住個大包袱，垂低頭走着不和她說話。但阿福知道他有時乘她不覺，就會用雙眼偷偷地望一望她那細小的身軀，搖搖頭，表示他那幾乎壓抑不住的感慨的。

姑媽是個有兩個孩子的嚴厲的寡婦，第一個晚上就坐在她牀邊，講了許多：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因爲恐怕裝載不下這許多東西而從腦子裏溢了一點出來，她惴惴地閉着眼睛，整個晚上沒有睡得好。——但無論如何，她在那兒開頭是滿足了，那兒多了兩個人跟她玩耍，而孤獨的孩子會覺得有個表哥又有個表妹是一樁美滿的夢底實現的。

以後，她就嘗到寄生生活底滋味了。

晚上跟傭婦阿二姐睡在一牀。阿二姐稱讚她柔順，說她溫文，沉實。但她欺負她，私自懲罰她底淘氣。有一天早上阿福醒了，見阿二姐那隻肥大的脚伸到她耳朶旁邊，就貪玩地用手指搔搔她底脚板心。阿二底回答是使勁一脚踏在她鼻頭上。看見旁邊沒有人，二姐就叫她倒痰盂，叫她掃地；甚至有一次明明當姑媽面叫阿福換烟袋水，姑媽也只是笑笑地不做聲。

一個遍體黃色透明的「吹糖老鼠」——明明是她自己出了一個銅板跟一個外江佬買來的，在那個糖販子走了之後，表妹順芬就誣賴地哭鬧起來了。這在阿福是一個機會，——憑着牠，阿福底媽媽臨死的時候對她說過些什麼東西，得到了較具體的說明。姑媽完全不預備明瞭這回事，開頭就大聲罵起來，也沒有讓她好好地分辯，就一巴掌打了下去……

「爭，爭，成天爭！那個妹子有多

大年紀呢，整天不是跟她爭這樣就是吵那樣。」

「沒有，她——」

姑媽又打了她。

「敢還嘴！哼，看不出你年紀輕輕……」

表妹縮起手站在一邊不敢動，也不想要那隻「吹糖老鼠」了。

晚上，在姑媽房間裏，阿福接受了那些祖傳的教訓。

「……我們家裏歷代都是積德的，可是天沒有眼睛，——從祖太公到現在，沒有一個人不做好事，現在，出了你這個寶貝，是絕了後了！這雖然沒有話說，可是祖宗的家訓是不會絕的，是絕不了的……你媽媽臨死，給你那隻玉鐲子的時候，沒有告訴過你麼？」姑媽嚴正地告訴她。「我們一代傳一代，沒有一個人不是抓住個『讓』字做人處世的。能够讓人，就有一百種福氣！……祖太公說過，誰承受了那隻玉鐲子，誰就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跟別人爭。你不久就可以戴得上那隻玉鐲子了，可是你懂了這句話沒有？想想自己，阿福，你真配得上說守家教了，真算得什麼都不跟別人爭了！看看你底妹子有多大年紀嘎，死猴子！……」

姑媽突然提高了嗓子，大義凜然地說下去：

「不過這才是最要緊的，夠你一輩子有光彩的事情。你將來如果養下兩個兒子，那麼其中有一個是要『姑子歸宗』的，——還要倚靠你，把這隻玉鐲子和祖宗底教訓一道傳給他，還給他！」

「祖宗是這樣說過的麼？」阿福悄悄地，軟弱地問了。

姑媽把房間裏所有其餘的人都叫了出去，用兩隻生氣的抖顫的手捧住阿福的腦袋，兩顆眼珠正如兩條毒蛇般伸出紅舌頭來舐阿福那塊黃瘦的，歪斜的臉頰。阿福敏捷地接受了一種警告，渾身發抖，兩條細軟的手臂孱弱無力地垂在背後了。

挨打並不是阿福第一次痛苦。她在神聖的義務裏面把那些不幸福的記憶堆積在時間的倉庫之中。貯藏慢慢增加起來，她自己也跟住明白許多東西了：怎樣揩地才乾淨，怎樣洗衣服才清爽，怎樣燒菜弄飯才適合姑媽底口味。……以後的五六年期間，阿福就逐漸更加忙碌着。姑媽辭退了阿二姐，一切大小事務全叫她承補上去，姑媽娶了媳婦，阿福多燒一個人的飯，多洗一個人的衣服；姑媽添了孫子，阿福抱孩子，洗尿布；

姑媽跟表哥表嫂表妹去看戲，阿福坐在戲院門口等散場，他們坐手車，她跟在手車後面跑。她底名字在這個家庭裏成爲最熟悉的，最多機會被人叫喚的一個。

這許多年頭裏，阿福依然一個人在那兒找尋着禮讓，不和別人爭執的好處。但無論如何，她已經失去了那種宗敎的虔誠和殉難者似的熱情，而且開始懷疑起來了。每當祖宗底敎訓像一個可疑的生物在後面追趕她，威嚇她的時候，她就奇怪爲什麽母親要用那樣决絕的命令叫她受難，爲什麽要囑咐她不和別人爭執，甚至在將要斷氣的那一瞬間。

這時候，東生闖進她底生活裏面來了。

姑媽出的主意，說現在阿福應該自立了。同屋住的那伙人底兒子東生一個月賺差不多二十塊錢，她年紀已經這樣大也應該出去賺錢。這是阿福底命運底轉移點，姑媽撅起的嘴巴和喉哩咕嚕的咒罵，讓師傅急躁的臉孔，督工發怒的姿勢，工頭兇惡的催促代替了位置了。

秘密的尋求，考量，和實驗，消耗了她底生機，有十年那樣長久。她不敢笑，不敢哭，不敢高聲說話，不敢大步走路。姑媽用獵人那樣的眼睛在她後面監視着，鼓勵起那條粗大的頸子把她罵到魂魄都不齊全：

「人家上前兩步，你退後十步」！

在這種聲音後面，那寡婦做出非常和靄的面容，舉起手輕拍着阿福底肩膀，說那隻玉鐲子已經保佑過她十年，平平安安地在姑媽家裏有吃有住了。——但使她感到劇烈的苦悶與惶惑的，是東生常常跟她說：

「人家上前兩步，你至少要上前四步」！

於是有一次，她練習着試想開步上前了。

姑媽整天嚕囌她，說李家阿妙不過學了兩個月，而屠家阿賤不過學了四個月，她已經學了半年。姑媽要知道那個理由，阿福也要知道的，她呆頭呆腦地跑去問工頭何老四，卻被那個肥矮的頭髮差不多脫光了的傢伙噴得她一臉的唾沫。聽見了這件事情，東生笑起來了，他一點都不表露驚訝，平靜而帶着冷嘲地告訴她，說還有學師學了五年，看看要期滿出師了，就被捏造一個緣由革除了的。

「現在，正是你底世界了，一點都不錯了，你赶快來禮吧，來讓吧」！

那隻玉鐲子終於碰到了不能避避的

命運而被打成粉碎了。阿福知道遲早會發生什麼事情，而且——遠遠地對住母親底墳墓發生冥想，在沒人看見的時候才悄悄地擦眼淚——這一切，在把她踹得稀爛之後，是已經過去了。

她開始和東生明目張胆地結着伴跑出去，到小戲院，俱樂部，和別的各種玩耍的地方去，當姑媽對她說，她想把她許配給前街那姓趙的人家的時候，她抗議了姑媽底安排，甚至拒絕了她底解釋。表妹順芬用吃驚的神氣望着她，姑媽傷風了，用手帕握住鼻子，說起話來鵝公一樣聲音地對她下了種種的警告……

……

東生圍繞着她不住地跳躍，時常嘻嘻哈哈地笑，那張嘴好像一個螃蟹被劈開了蓋子。

「你有了一個限從前完全不同的面貌，再也不是一個『戀女』了！……會知道什麼是真歡喜，什麼是真憂愁的呢！——不要緊的，讓你自己找些苦來給自己吃吧，只要自己當真走了出來世界外面，飛起來，常常都是自由的，那就常常都是快活……他們知道了麼？」

在一些長長的狗尾草中間站住了，阿福抬起頭望着崇高的天空，回答他：

「他們遲早是會知道的……不過我不會因爲這個發愁。東生，我底腦筋裝得太滿了，我不知道我現在恰好是想着什麼東西，就再也沒有地方來發愁了………『管牠吧，由牠去吧，隨便怎樣都好了吧，』——彷彿是這樣的。『要這個，不要那個，』但是什麼是這個那個呢，又沒有一件衣服或一條裙子那麼簡直的？……好吧，等他們知道了，我就反駁他們，橫竪那隻玉鐲子老早就已經是摘裂了，有一條裂痕了……」

「所以咯——」阿福搖搖手把他止住了。

「那是沒有關係的。……不過你一向都把牠看得太重了，不要以爲牠有什麼魔力！一隻鐲子範圍不了一個人，實在是我自己的原故。打碎了牠也不就是解開了一個人，仍然是我自己的原故。——生活教會了我：並不是啞謎已經有了解答，不過牠已經給我看清楚了，再不成爲一個啞謎罷了！」阿福說着，身子發軟地跌了下去，坐在草叢裏面，沉思而倦息地。

巴爾先生

陳銓

（一）

房東太太今天早上告訴我，說巴爾先生要來，巴爾先生究竟是誰呢？

十二點鐘下了課，急急忙忙跑回來想看巴爾先生，但是一進屋一點聲音也聽不見。客廳裏的鋼琴，靜悄悄地立着，灰色的大貓，沈沈地睡在沙發上，我把他的頭搖了兩搖，他連眼也不張，立刻又熟睡了。我此刻纔覺得家裏沒有一個人，大概房東一家人都出去了。

進厨房去把早上剩下的麵條加上一點白菜煮來吃了，再吃一個又大又紅的橘子。回到屋裏，躺在床上，想睡一會，但是沒有一點睡意，心裏老不斷的想：巴爾先生，究竟是誰呢？

一會兒聽見門響，趕快跑下樓去看，原來是瞎子回來了。瞎子是房東太太的大兒子，在學校裏長期修理鋼琴。

「保羅，你母親同你弟弟到那兒去了？」我迎着向他道。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到克利弗蘭得去接巴爾先生去了。」

「巴爾先生是誰？」

「巴爾先生你都不知道嗎？」保羅說着把外套脫了，我替他接過手杖，放在屋角。我再把擋路的椅子移開，讓他走過來。他一直就去打開無線電音樂，我知道無線電音樂是他的性命，星期六星期日早上要想多睡一會，被他鬧醒，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

「陳先生，今天早上有沒有什麼好音樂？」他一面對準地方一面問道。

「我今天整早上都在上課，從十二點回來，到現在，我還沒有聽過呢。」

他湊巧剛得波士頓的銅樂隊，震天的聲音，把什麼談話都打斷，他自己本來善忘，剛纔我問的問題，他早已不記得了。

我看見他聽得那樣入神，我覺得他的生活太痛苦了。只消想：一個人看不見東西，一天到晚不作工就只有坐在家裏，不能隨便出去玩，這是多麼難受的事情？現在他正從音樂得一點快活，我怎麼忍心去攪擾他？我把懷裏的錶掏出來一看，原來已經一點過了。我記着圖書館參考書須得早去纔能得着，我馬上上樓去穿好外套，拏上書，預備要走。

沙發上灰色的大貓還在熟睡，我忍不住又去摸弄他，他不高興極了，睜開眼睛看我一眼，眼裏充滿了睡意，我一放手，他又沈沈地熟睡。

我一面走到圖書館，心裏一面想：巴爾先生究竟是誰呢？

進圖書館去，已經一點半，架上參考書，早已無影無踪，這一急非同小可！今天下午不看，明天月考怎麼辦呢？四圍一看，圖書館靜靜地只有三四個人

○在極遠的東邊，一位同班最喜歡笑的女學生拏着一本書正在努力的看，好像恨不得一口吞下去的樣子，我心裏明白，一定是她先拏去了○我沒有法子，只有到她面前，同她商量，請她看完以後給我○她笑嘻嘻地答應，說只有二十頁，半個鐘頭，就可以完，看完了她一定給我○我很高興，表示感謝她，她不講話，斜着眼向我笑一笑，把我到弄得有點不好意思，一轉身就離開她○

因為要等着看書，所以在圖書館架上隨便拏一兩本書來翻看○中間有一本是講拳術的，裏面有好些像片，都是有名的拳師，一個個筋暴脈漲，魁梧奇偉○忽然有一張像片下面註的名字是「巴爾先生」！

我趕快讀下去，書上講他是一位有名的拳術家，一九○○年在倫敦得全世界拳術比賽的錦標○說他是英國利物浦人○

我想：難道我要見的就是這一位巴爾先生嗎？

（二）

看完參考書，出圖書館，已經五點過了○回家去，剛上階簷就聽見裏面滿屋的人聲○進門去，我的房東太太就叫道：「陳先生回來了，陳先生，來，來會巴爾先生！」

我此時纔留心，看見一個魁偉的大漢，坐在沙發上，但是已經有半百年紀了○我同他握手，他很和靄地講兩句客氣話，但是我卻聽不很清楚○房東太太接着告訴我巴爾先生是英國生長的，我纔明白他講的是到地英國話○

我同他講了幾句話以後，接着就是其他的人同他講話，我只坐在旁邊聽○

巴爾先生的談興很高，不過老實說，他確乎不是一個長於講話的人○不單是音調不容易懂，講起來也沒有什麼條理○他想着什麼就講什麼，一會是倫敦，一會是紐約，一會是一九○○年的拳術比賽，一會又是克利弗蘭得的銀行搶劫○你如果不留心，往往要把紐約的事情弄到倫敦，拳術比賽弄成銀行搶劫去了○

不過這些都是沒有關係的事情，只消巴爾先生揮舞着他斗大的拳頭，提起十足的精神，露出射人而和靄的眼光，他的字字句句就充滿了生氣，聽的人也就不知不覺地入神○

我不知道其餘的人心理如何，我當時確乎覺得巴爾先生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他的一舉一動，一談一笑，都使人感覺着世界上真正有生命這件東西○

巴爾先生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了○他還不願意留鬍子，然而頭頂大部分已經光了○膀膊雖然還不少氣力，然而少年的氣力，早成過去了○骨格仍然一樣地魁偉，然而筋肉已消去不少了○巴爾先

生已經不是圖書館書上像片一樣的人，巴爾先生鐵打的身材，也當不着時間的鎔化。

但是時間可以鎔化巴爾先生的身體，時間不能鎔化巴爾先生的精神。三十年前的巴爾先生，在倫敦打完了拳，捧着五尺長的金字銀牌，受着千萬人的歡呼喝彩。三十年後的巴爾先生在河柏林一間小屋，高談闊論，仍然一樣地令幾個聽衆驚心動目。

時間，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人，更是一個奇怪的東西。歷史上多少的英雄，豪傑，美女，詩人，通通經不起時間的淘汰，一個個地消滅了。然而堦下的楚歌，塞外的寒月，潯陽江頭的琵琶婦，高歌縱酒的李青蓮，却永遠在人們的心坎。

使我心裏稍爲感覺不安的，就是巴爾先生精神雖然好，講話時却不斷地要咳嗽，有時竟自咳到兩三分鐘。剛聽到他講得痛快淋漓的時候，忽然接着一陣咳嗽，使聽者不免把他的過去同他的現在相比，這其間又含有一種悲哀的滋味了。

（三）

機械般的上課下課，日考月考，世界上時間過得最快的地方，莫過於美國的大學生活了。在一個美國大學裏讀書，使你只感覺四圍都是川流不息的活動，自己也不知不覺地隨着大家進行。你沒有時間多想，你沒有時間徘徊。有課的時候你忙功課，無課的時候你忙着消遣。你自己不覺得你是一個人，你只覺得你是一個一刻不停的機器。

春假轉瞬就到了。

在春假前我們就聽說巴爾先生的咳病很利害，房東太太已經去看過他一次，現在他們又要去了。他們問我去不去？好在汽車裏加上我也不多，我也就隨着去。

巴爾先生果然消瘦了許多。身材還是一樣地魁偉，談興還是一樣地高，精神也一樣好，不過咳嗽越是多，咳的時間也越是長。他看見我們來，高興極了，同我熱烈地握手，請我坐，請我抽烟，我告訴他不抽，他又問我喜不喜歡聽留聲機，我說喜歡，他馬上就選幾張片子給我聽。

我口裏不好說，他選的片子，沒有一張中我的意，差不多盡是一些戲台小丑開玩笑的，我聽了一點不懂，不過巴爾先生的一番熱誠，無論誰也不能不感

動的。

忽然我想起巴爾先生的大銀牌，我請他給我看，他也很高興，立刻叫他的兒子領我上樓去看。

他兒子把布套解開，電燈弄燃，一塊五尺長的金字銀牌，就在眼前。銀牌上的金字，鐫得有年月及巴爾先生的名字。

我想：這就是巴爾先生的少年嗎？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嗎？時間，就是這樣地消逝嗎？我們再也不能把牠挽回嗎？再三十年後，我也會同巴爾先生一樣地年紀嗎？我現在就有天大的成就，三十年後，也不過只賸一番的回憶嗎？呵，少年，生命，英雄，美人，歌，舞，酒，老，病，死，——就是這樣一幕一幕地過去嗎？

當我下樓時，我心裏充滿了深深地感觸，但是一同巴爾先生談話，我的心理又完全變過來了。巴爾先生似乎是生命的象徵，無論他身體怎麽樣頹壞，只要有了他在你面前，對你談話，你決不會感覺到生命的幻滅的。雖然他不斷地告訴我，「陳先生，我現在也活不了幾天了」！尤其在他剛咳完後，這幾個字，滿含着射人心深處的悲哀，但是巴爾先生少年的豪氣，是永遠也不向命運低頭的。他知道死，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死，他仍然提起全副的精神來生活，他談笑舉動，處處都貫注了他全部的靈魂，巴爾先生始終是一個健者。

（四）

美國禁酒不過是一個名，無論什麽地方，你都可以得酒吃。晚餐的時候，巴爾先生吃酒了，吃了酒，巴爾先生的談話越是多，越是有精神。

「陳先生，」巴爾先生一口氣喝完一杯酒講道：「我現在也活不了幾天了！不過這沒有什麽關係，一個人早遲是要死的，活得長又有多大用處？一個不要活得長，只要活得痛快……痛快！……我是講只要活得痛快，死了也值得的。」

巴爾先生說得高興，又喝一口酒。

「三十年前我在倫敦，那個時候的生活真是再痛快也沒有了。咱們比賽一共四十個人，全世界，四十個人。咱們一個個地打，一個個地來，最後一天，我居然勝了。………我去年到紐約，看見他們打，他們那裏打的是拳？要是我退轉三十年怕不一拳打翻了他？……是的，倫敦的生活真不錯！錢，我是有的，朋友，我是有的，氣力，我是有的，

酒量，我是有的，我的管事，老不讓我吃酒，我不理他，不過他再三勸，我纔答應比賽前一個月不吃，後來實在熬不住，還是偷着吃了兩次呢！……哈，哈，眞痛快！」

巴爾先生說得高興，再喝一口。

「倫敦的女孩子，眞漂亮！打完拳那一天，不知道多少女子來同我握手，有十幾個同我接吻……但是這不算什麼。當天晚上，咱們開一個大跳舞會，四十個拳師全到場，每人有一個女孩子。那一天晚上，一直跳到天亮！也就是那一天晚上，我同我的妻子第一次認識。

「第二天我又去找她，繼續玩了一個多月，我們訂婚，再兩個月，我們結婚了。那個時候，眞痛快！我有的是錢，有的是朋友，現在我又有妻子了。我帶着她去旅行，到歐洲，巴黎，柏林，羅馬，各處重要的地方都走遍了。我每到一處，都受許多人的歡迎。我妻子的身上帶滿了金珠寶石。她柔順得像一隻小羊一般。……眞妙！眞妙！眞痛快！」

巴爾先生忍不住又喝一口，一大杯酒，一滴也不剩了。

「陳先生，你知道後來怎麼樣嗎？」

「怎麼樣？不是很快活嗎？」

「她跑了！」

「誰跑了？」

「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

「對了。那時候，我們正轉來在巴黎。我有一個相識，也是一位拳師，常到我那裏來。後來他們竟自一同跑了。我當時氣極，恨不得殺他們！我馬上離開巴黎，跟着到意大利，又跑回英國，找了一年始終過不着，我氣極了，拳也不想打了，我也漸漸變窮了。我的舊朋友，都勸我丟開，我丟不開。到後來仍然在巴黎，又遇着了他們，眞痛快！……

……拏酒來！」

巴爾先生說得興高采烈，馬上叫他兒子去拏酒，他兒子看見他吃得太多，有點遲疑，我們也都替巴爾先生担心，不過他無論如何要吃，他兒子也沒有法子，只有給他再開一瓶。他一見酒，滿心歡喜，一口氣喝完一杯。

「我剛纔不是講在巴黎嗎？眞妙！眞妙！我住一家旅館，晚上老睡不着，忽然聽見隔壁有人在吵架，仔細一聽，原來就是他們兩人的聲音！

「我心裏盤算了好一陣，把行李收拾好，輕輕走出來，到帳房算了帳，叫

車到輪船公司買好一張到美國的船票，行李也交了。這些手續上的東西，我一年來天天計算，早就弄好了的。辦完了跑回旅館，一直到他們屋子門口。一聽，沒有聲音。一推，門沒有關，心裏高興已極。一進去，把被單連頭將兩人蓋住，腰裏拔出刀來，不到十分鐘，什麼事都辦好了。眞痛快！」

巴爾先生口裏不斷說痛快我們都緊張地望着他。他此時感情也很緊張，一連咳了三四分鐘，咳完，再喝一口酒。

「現在你就知道我爲什麼到美國了。到美國以後，我拳也不打了，妻子也不要了。這個孩子，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收的。我這二十幾年，天天作工，我是個誠實的工人。陳先生，我現在已經活不了多久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三十年前，我曾經過了最痛快的生活。我妻子對我不起，不過她也得了她的懲罰。我心裏一點也不失悔，我很感覺到痛快的」。

巴爾先生此時有好幾分醉意了，我們都勸他去屋裏休息休息，他兒子扶着他去。臨別時，他再同我握手，說我是一個好孩子，希望我有工夫再去看他。

（五）

暑假前房東太太忽然接着她二兒媳婦的信，說要搬來同住，我只好另外找屋子。暑假中我出去旅行，回來又忙着開學，連舊房東那裏也沒有 工夫去了。

那一天在街上，忽然遇着瞎子，我上去牽着他過街，同他走了一段。

「你知不知道，巴爾先生已經死了」？

「死了嗎？眞的嗎」？

我忽然聽了這個消息，幾乎不相信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

「我眞想不到他會這樣快就死」！

「這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情。他病已經不只一天了。他自己早就知道活不久了。眞可憐！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雷

蔣牧良

天上湧起了墨塊一樣的烏雲，朝西北烟苞嶺一帶閃着急電。

團總老爺喬世倫打洪口鎮回來，一直爬上祖師寨，還不時把頸子扭轉去瞧瞧後面：他像怕後面有誰追着他，又像是留戀着鎮上一些什麼；那雙三角形的鬥鷄眼睛，打寨門柵邊上一溜轉去，就放出兩道夠人尋味的光。

說到留戀，洪口鎮在喬團總眼睛裏，可沒有什麼留戀的。要有，也除非是存在韓八太爺手裏的那一百担米。

這一百担米，說是說希里區的賑米，可是明白點兒的，就知道已經成了喬世倫和王團總兩個手裏的一筆橫財。要發給希里區那些災民的三百担米，老早由他們兩個團總在前次領的兩百担內弄了點兒鬼把戲，發夠了數目；現在的這一百担，除了賑他們兩個團總的腰包，你道災民還有什麼？

不過這筆不折不扣的橫財今兒還沒領得到手，喬團總從鎮上走出來，一直都在這麼滴溜着。倒霉的，就碰着這一次是韓八太爺來放賑，要不然，今兒也早到手了！

今年的水災地區寬，賑務委員忙不過來，縣裏就公舉了這位大慈善家韓八太爺來辦這件事。其實，這位大慈善家辦事，也不見得怎麼認真，他近來進了同善社，老喜歡和一些和尚道士往來：成天是那麼打打坐，運運氣；玩膩了，才找人走盤把棋，或是哼幾句詩，或是幹些遊山玩水的玩意，放賑倒不擱在他心上。

像今兒的事情，就完全是他這麼誤成的！喬團總巴巴地從希里區跑到鎮上來領米，眞是作古正經當一件大事幹：昨天晚上，他就把那張百担米的領據蓋好區印，用油紙裹了又裹，揣到懷裏不讓汗水浸濕牠。東邊的天上剛發白，他就一個勁兒趕他的路。可是來到鎮上呢？韓八太爺還是八點鐘以前 ，跨着一條驢兒到什麼廟裏去了。聽差的說，今兒還不知他回不回來哩。

這一來，喬團總滿肚皮高興像給誰澆上了一瓢冷水——喪了氣。這是怎麼說？約好今兒來領米的，又逛廟去了；可是他這些大人物的事情，老是這麼着。喬團總懊惱地抽了一口長氣，看看那個聽差，可又不敢說什麼。走出了韓八太爺住的旅館門，他滿肚皮盡是脾氣，一面嘟嚷了些什麼，一面又留意去看河邊上停的那條米船，不知怎麼一來，他又在肚子裏轉了念頭：

「不要這麼性急吧，有點兒甜頭的事情，性急可不成」。

想到了那點兒甜頭，喬世倫的精神似乎壯旺多了：兩條腿子在大路上拉得又長又快，他想趕急跑回家去吃中飯，

好在王團總跟前報點兒旅費。

冒着脚底下翻起的蒸熱走不上三五里路，天上可像要下雨，煙苞嶺那障大山邊上的雲，在疊成層峯一樣向這兒壓來，四周的閃電是那麼縴勁着，喬團總掉一掉頭，知道大雨馬上會來，就攢一把勁，想快點兒跑過寨去。

爬過了祖師寨那張門柵，汗水浸到眼睛裏來睜不開，他想歇下來透一口氣，猛的一陣像有幾十萬匹馬力的風，從山底下衝起一股塵土，用一點鐘一百啓羅米突的速度，捲上山來，不到幾分鐘工夫，祖師寨的整個天空，統給罩在塵土裏。

「嚇！」

這麼炎天暑熱的七月間，喬團總驟然給風一吹，也兀自震了一震，像打了個寒噤。接着，嗓子裏嚇出一聲，才使勁殺住脚步，他兩手朦着自己的眼睛，想歇會兒再走。

大風灌進了鼻子裏，呼吸顯得非常吃力。天彷彿塌了下來：風聲有點兒像海濤，又有點兒像無數飛機在空中打盤旋。尤其是橫在寨門柵邊上那排撐天大樹，樹幹朝前發瘋般地撲去，好比誰打中了牠們的要害，那麼怒吼起來。

喬世倫把身蹲到大路上，頸子縮進去像個烏龜，讓背後的風刮起那些枯樹葉和塵沙什麼的向他擲來，一步也不敢移動。剛才被汗水濕透的那件竹布大褂，膏藥一樣貼在背上。祇有兩個衣袖，給吹得在「犄崎」地發響。

蹲着大約四五分鐘，風可沒剛才那麼狂了，呼吸也覺得順利起來，喬團總放開兩手，想趁這機會走下寨去。可是他才動脚走不到七八丈遠，又是一陣大風：路旁邊那些草呀柴的，都一順頭伏了下去，和一鋪毧毯一樣。兩邊的地像沉了下去幾尺深，那條青石板大路，馬上驀突地顯得和一條圩堤一樣，他又本能地蹲下去。

「糟了，這樣大一陣倒霉的風，祖師寨會不會給吹翻！還有……還有那一百担米在船上……」他張開着一張大嘴，驚惶地想。

祖師寨的天空，像罩起一口厚厚的鐵鍋，烏雲飛捲地把前面的峯巒吞去半截，又壓到這些小樹尖子上，黑得和夜裏一樣。稍遠兒的樹林，祇瞧見黑茸茸地一大叢，辨不出樹木的株數來。雷在雲端裏隱隱響着，閃電和鞭子一樣，時不時把喬世倫的眼睛抽得有些發脹。

喬團總從剛才蹲着的地方又走上了十來丈遠，可是天上已經有了大拇指大一滴的雨滴摔下來。一摔到這條石板路上，就有那麼酒盅大一個的濕疤。

「怎麼辦，雨來啦！」

一句話沒響得完，那大滴大滴的雨從樹尖子上和機關槍子彈般的射來。起初幾滴像冰雹，打得樹葉子「嘩嘩」地

響，落到人身上也有些兒痛。喬閘總再也沒有閑心去記惦着船上那一百担米，趕急把兩手抱住腦袋，放開兩腿打那條大石板路上沒命地奔。

「洒啦洒啦……喉……」

騰地飛來的滂沱大雨和秧針一樣的密，兩腳顯得非常有力，他祇差沒有給這雨推翻在地下，那些樹枝子一齊向東北拂去，不到一刻工夫，祖師寨的整個天地，都混成了水銀色，眼前再辨不出東西南北來。

喬閘總奔上一程，雨從背後跟上一程，擠密的白條，像大股煙，從雲裏斜刺地射來，對地下直倒；聲音，除非是站在幾百丈高的瀑布底下才有過。一轉眼，這條青石板大路成了河流，喬閘總腳底下那對雙皮梁鞋子，全浸在水裏。可是他沒去理這些岔，還是兩手緊緊兒地抱着腦袋，老母鴨似地擺動着屁股，在這條河裏飛跑。陡的，齊天兒有道紫光一閃：

「嘩啦！」

這一聲雷，腳底下踏的這塊地像翻了個身：岩石和山峯也全跳了起來，兩邊那些合抱圍大一株的樹，都像站不住腳，馬上得倒下來的樣子。喬閘總的眼前一黑，身子蹲在大路上：他的神經，祇差點兒沒有給震昏，就本能地把兩個食指去塞住耳朵，心在「噗咚噗咚」地跳，他又忙着抽出一隻手來向胸脯上拍着：「我的媽！」

定一定神，他張大着眼睛瞧瞧自己，覺得自己還沒有給雷劈着。再看四面，四面全是昏的，就趕急把身子從路上爬起來。可是剛一抬頭，那上面又是「轟」的一下。

這一來，喬閘總的臉子可變了色，嘴唇皮是黑的，牙齒在咬得「吱吱」地叫。他記起許多老前輩的話，一些聖諭書上也是這麼說的：雷公爺爺專門喜歡劈那些不孝父母的傢伙，還有做虧心事的人。

不孝父母，他喬世倫的父母倒死得早，沒有打過他們，這可以放心。祇有做虧心事——說到做虧心事，到了今兒，他喬閘總自己也賴不掉。就是上次他和王閘總兩個弄那兩百担賑米的鬼，這還能說不是虧心事麼？白白的賑米，給他們和進去許多糠粃同河沙，又倒上了十担熱水，才來發給災民。「舉頭三尺有神明」，你瞧，這樣鐵憑鐵據的事情，菩薩還有不明白的？

「唔，這點兒可……這點兒……」

這點兒什麼，到底？他喬世倫幹了點兒虧心事，雷公爺爺今兒不會劈他麼？想到這裏，喬世倫的眼睛驟然睜圓了，氣喘得非常利害，胸脯就一高一低地波動起來。他側着腦袋，想看看天上的雷公爺爺，雷公爺爺是不是躲在他頭上沒瞧得清，可是電光一抽，他的身子又

是一震，手脚就和那些酒鬼發夠了酒癮時一樣地抖。

到了這時，他開始有點兒埋怨了，可是想一想，又不知道要埋怨誰。埋怨王閘總？認眞說，王閘總還壞不過他：兩百担米要做三百担發，這個提議還是他出的。怨自己碰了鬼？淸一白二做的事，鬼也怨不上來；就是自己碰了鬼，他也用不着到今兒再來埋怨。最後，他就祇有怨天。

把河沙倒進賑米裏去的那天晚上，天上幹嗎不像今兒？要像今兒，他喬世倫自己也相信不會這樣幹。那晚上的天倒沒有一絲雲，西邊掛着一輪圓圓的月亮在照着他們挑河沙的挑河沙，潑水的潑水，星星跌在那深藍色的天空，擠眉弄眼，似乎在說：「唔，幹！人無橫財不富」。當時的他們倆，忘記了一切，以爲天上除掉月亮和星星，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哪里記得還有雷公爺爺，會愛管這些閑事的雷公爺爺？

「天害了我，這是天……月亮和星星……這是天害了我，那晚才幹這些……

……。」

他這樣怨着天，又內咎似地想到那些賑米，可是他不敢從口裏說出來，像一說出來，就怕給雷公爺爺聽了去似地。

「給雷公爺爺聽去不是玩兒的！」自己警告自己。

現在，喬閘總有點兒怕雷公爺爺。他想想自己做的事，都是雷公爺爺要管的，世界上，再沒有什麼菩薩比雷公爺爺更可怕，光看了祖師殿元眞道士在公德上畫的那個雷公爺爺，就够人膽寒了：尖尖嘴，藍靛一樣的臉，還有兩個大大的翅膀；手裏的一鎚一鑿，是專門劈惡人的。喬閘總記到這張相上，忽然，雲中間的金條一閃，他好像看見了雷公爺爺的鑿子要鑿了下來似的。他的根根汗毛都豎得筆直的，臉子白得更不成樣了，那顆心不像跳，猛一蹦，像拚命地想從嘴裏迸出來。他聽見他的肚皮打得做鼓響，又覺得那顆心已經竄進了嗓子裏來，他就下死勁地一嚥。

雨逞着風勢在發狂，想把祖師寨的樹木什麼的都打到泥底下去的樣子。雲中間的雷也響得更勤了，不是暴燥地像炸發了個大砲彈，就像有幾個人拖着一個什麼圓東西在樓板上滾的一樣響，老在喬閘總腦門子上轟來轟去。唔，雷公爺爺說不定今兒有意要給他喬世倫一點兒利害嘗嘗，不然的話，怎麼他老不響開去？

「遭天雷劈的……你們兩個……白白的賑米給你們……天會不饒你的！天會……」

這是發過賑米以後，得大漢和吳三老頭他們那些人在希里區區公所邊上罵兩位閘總的，現在可在喬世倫的耳朵邊

上又響起來了。

是三老頭的眼珠子裏透着血，他和得大漢兩個最先發見賑米裏面有別的東西，他就舉起兩條火柴般的臂膀在人中間撓來撓去，壓尖着嗓子告訴大家：

「你們瞧，你們……這是什麼米……米內有石子，你們瞧！」

大家聽說米內有石子，都撮起一把到手掌裏，嗅的嗅，瞧的瞧，不到一會，全體的人都鬨了起來。得大漢最兇，他帶着大家要打到區公所裏去要好米。可是喬世倫用死力關緊那張大門，王團總在窗戶裏面擺出架子來，說他們要是再鬧，就要到鎮上去請兵來，說他們是造反。這一來，這許多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老，除了罵他們兩個幾句「遭雷劈」的話，就祇有叫天。

「罵靈了，罵靈了，這一次給他們……雷公爺爺……」

喬團總惶恐地一面把眼睛瞟着天上的雷公看有沒有下來，一面又唸着給「罵靈了」。

眼前一叢一叢的小樹和柴草，給風掃得那麼前仆後仰的，可是喬世倫看來不是小樹和柴草，是許多災民餓得那麼東倒西歪，踉蹌地來領了賑米回去，看着他們燒成飯，可又嚥不下去。小孩子嚥呀嚥的，兩個眼睛發了白，老太婆給哽死在路邊上，躺得東一個西一個的。不到一會，這些災民都變成了死尸，又一會，變成了髑髏，最後，又變成了冤鬼。

變呀變的，喬團總眼前的世界，都成了鬼世界。那些大大小小的冤鬼，都長得有寨門柵邊上的大樹那麼高，張開臂膀，伸出舌頭，手牽手的聯成大長串向他撲來。那個尖嘴藍臉的雷公爺爺，鼓着翅膀，飛起在天上給他們擂鼓，給他們助陣。

「啊，冤鬼……冤鬼……雷公爺爺，這許多冤鬼……冤鬼來了！」

喬團總像發了瘋，從路上跳起來，還麼狂叫着，一面又撒開着兩腿，想逃命。天曉得，他身上那件竹布大褂的後襟子，給絆在一棵樹的禿幹上，剛把腰子撐起，可伸不出脚，他就疑心着衣襟子是給後面那些鬼撈住了：

「不要抓住我，不要抓住我，賑米不是我一個人……還有……還有王團總，王團總叫我……」

他的聲音尖得像鬼叫，嘴唇皮黑了又轉白。接着，把身子死命地對地下一扭：骨碌碌地翻了上十個筋斗，跌去好

幾丈遠，才給一個石子擋住了。第二次爬起來，他可死也不敢再去看後面，伸着山坡向右邊拐一拐灣，投身望祖師殿那邊竄去。

閃電還在不斷地抽着，一會兒亮似一會，也一會兒密似一會，老圍着喬世倫的身子打圈圈，不放鬆一步。雷公爺爺也像跟着他趕過山來，隔不上幾分鐘工夫，又在他腦門子上「轟隆」一下，他的身子就跟着一挑，就趁勢又向地上一蹲。可是他現在不敢蹲得太久，暴雷的炸聲剛剛過去，又站起身來向前衝。他知道這條山路上反正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祇有前面的祖師殿隔這兒不遠，要是到了那兒去，祖師爺爺說不定還可以給他討饒。

他的全身麻麻地在狂瀉的雨中竄着，脚底下那對雙皮梁鞋子，不知什麼時候掉得一隻也沒有了，不管高山和平地，赤脚在石塊上碰出血來，還是忘命地祇顧奔他的。

祖師殿這棟龐大的屋子，沒有平時那麼顯得雄偉了，縮緊在那叢大樹中間，聽不到鐘聲，也看不出什麼煙火，在潛聲息氣地讓這些發狂的風雨欺凌着。喬團總奔到跟前，就想到廟子裏搶，還隔得四五步路，忽然，一道火光朝廟門邊上一散，全山寨裏的一切都罩在血光裏，一瞬之後，猛的又是一聲暴雷：

「嘩啦」！

天空中像有一把沙子什麼的向地下一洒，大殿門口的牆壁上那些石灰塊子撒了一地。喬世倫的全身攪了幾攪，鼻子裏那股硫磺味，和燒焦了一塊大橡皮膠似地那樣嗆嗓子。接着，他跳起來有幾尺高，搶進了山門，身子彷彿飄在雲中間，他耳朵裏祇聽得「嗡嗡」地響，眼前全是一抹黑。可他那兩條腿，使出了全身的力氣，和一個火車頭開足了馬力般地，東倒西歪撞上了大殿。

「咯噔」！

雙膝跪在祖師爺爺的香案前，把腦瓷對地下搗：

「砰！砰！……祖師爺爺……那些賑米……那些砰砰……賑米內的河沙不是我倒的，不是不是……是王團總，王團總說兩百担米要做三百担發……賺一百担米……來……這些全是王團總……全是！祖師爺爺！雷公爺爺！砰！砰！」

額角撞到地下和築牆一樣地響，他也不知道痛。他簡直像瘋子，眼睛朝天上翻着，嘴裏一面和說夢話樣地把自己和王團總兩個幹的事情數出來在神前懺

悔。他又說，不過這一百担米還存在韓八太爺手裏沒領到，明兒領了來，他一定把自己分的五十担送到祖師爺爺這裏來修廟宇，祇要祖師爺爺肯給他討饒：請雷公爺爺不要劈他。

「雷公爺爺……不要……我再不……
……饒了我這一次吧！饒了……祖師爺爺
……我心願……我心願把那五十担米來
……祇要……祖師爺爺……」

他是這麼歇斯底里地喊出一斷一續的句子，腦瓜子搗一會，又叫一會，肚子裏的心臟也似乎縮緊了，他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些什麼，也沒有去瞧兩邊，祇是糊里糊塗的，像對着法官認口供。

天空中全是烏雲壓着，大殿上給前面那排大花格子門關得緊緊的，一絲陽光也透不進來，只有神前那盞長明燈，在厚厚塵封的玻璃裏，發出那微弱的昏光，看去好像是灰色的。

喬閣總顛顛倒倒，在神案底下作揖磕頭，嘴裏的囈語，隨着那些泡沫，在一哼一唧吐出來。大殿上那些神帳和遠年的寄名符給風飄得在空中一起一落，喬世倫就覺得是雷公爺爺打發了些神兵神將來把繩子什麼的套他。

「媽！媽！雷公爺爺……」

他用了全身的力把身子朝神案右一讓，想不要給這些繩子套了去，猛不防跌到一個什麼軟軟的東西上面，等到他翻身爬了起來，那軟軟東西幽靈般地顯在前面，像個人。

喬世倫臉上的眉毛，腿毛，身上的汗毛什麼的，一根一根全是鋼針一樣，豎得筆直了。眼珠子不像嵌在眶子裏，像用些什麼東西黏起在眉毛底下一樣突露着。嘴巴圓得像個大洞，還有十個指頭灣屈得和鷹爪似地。他把兩手舉起來和兩肩成了一條平行線，一面抖，一面就朝背後退。

那個幽靈似的怪東西，冉冉地站在前面，像和他隔得有層烟。一把長鬚掛在下巴上，給風吹得那麼盪呀盪的，長長的尖臉上，眼睛眉毛都在跳動着，有些像韓八太爺，又有些像閻王殿上那個翻篩子的泥鬼，祇是身上沒有塗金，穿的是件灰色大褂。

「菩薩……爺爺……」喬閣總那麼出的噪音，簡直是像哭。「菩……薩……

…老爺……我我我……」

他是這麼抖肝抖肺地叫着，身子一仰一仰，儘管朝殿西退去，可是那個幽靈般的傢伙，是那麼慢條斯理地對他一步一步走來。喬世倫全身的血管像有些什麼東西在發脹，頭上給誰箍上了一個鐵箍似地，又緊又沈重。他的腦子裏也像有些什麼擠滿了：不能思索。他不知道自己是求饒的好，還是找一個洞鑽進去躲着的好。退到了殿西的牆邊上，再沒有什麼地方可退，就把兩手撐在前面。那個幽靈一樣的人，現可隔他不過一丈多遠，他伸出一個指頭指着他，又發出幽靈般的聲音來。

「你知道吧……你！吞蝕賑米……這是要遭天譴的，你……當着神前，你該把那張一百担米的收據送了出來，你！」

這幾句話響得一清二白，不像是什麼鬼話，聲音彷彿很熟，不過喬世倫現在的腦筋非常紛亂，記不起像誰的。他楞住一下，正在疑想什麼，剛一忽，那位長鬍子的幽靈，可逼到了他跟前。

「祖師爺爺！菩薩老爺！我我我！我把領據拿出來，我把……我說過把五十担……一百……指到……我……」

他來不及再遲疑什麼，一面叫，一面從懷裏掏出那個油紙包對前面一扔。可是那個幽靈般的人，反朝着他跟前撲來，這個使盡了全身的力氣，對殿東衝去，沒留神脚底下礙着了個蒲團，「古咚」一下，人就跌在地下，他昏了過去。

× × × ×

晚上，洪口鎮河邊上那條米船，忽然由韓八太爺那個聽差的發出了命令，叫船戶馬上駛回縣裏去。

第二天上午，鎮上喧傳着韓八太爺要走了，大家都在忙着送這位慈善家的萬人傘和紀念碑。楊鎮董和商會幾個出頭人物來送行，想留着他多盤桓天把天，可是韓八太爺說，賑放完了，還要把收據送到縣裏去。他家裏一封快信，還是昨兒到的，本來昨夜就該動身，不過昨天下午他找祖師殿的元眞道士談禪去了，回得遲，今兒可不能再捱了。等到鎮董他們送了韓八太爺到船上之後，街上有些第一次看見這位貌瘦神清的大人物，除歌頌他這一次的功德之外，還讚美他是個美髯公。

原文献残缺